

集二第·集家作進新

魚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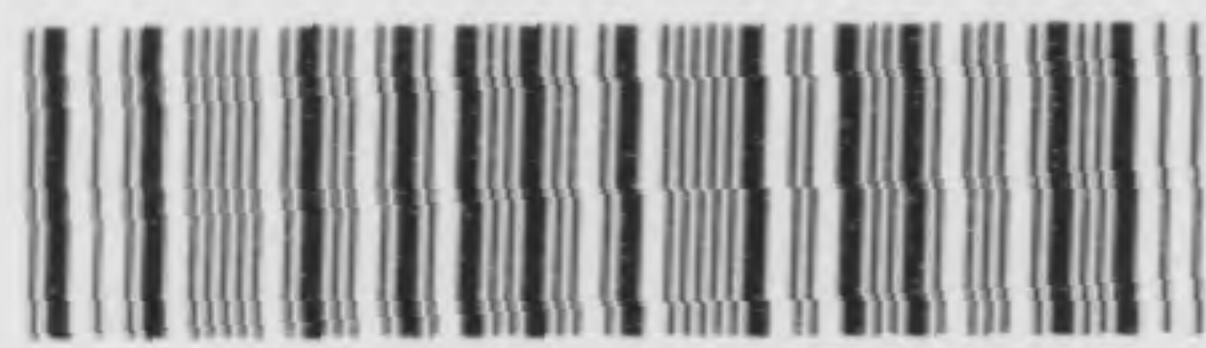
著 娘 梅

MG
I246.7
694

集二第·集家作進新

魚

著娘 梅



行發館書印民新

裝
幀

玉
城

寶

新天印書館發行

目次

侏	儒	一
魚		二七
旅		三五
黃昏之獻		三
雨	夜	一〇一
一個蚌		三五
跋		阿茨

短篇集

魚

侏 儒

外面有一個人在我叫，我出去了，那是房東處唯一的小徒弟，房東開着油漆店，專刷新屋子的。

他很矮小，看去也不過十一二歲的光景，頭大得很，怪可笑地擺在他狹小的髮膚上。肚子大得凸出來，腿因之更顯得細小可憐了。雖然我見過他不止一次，我却從沒有仔細地瞧過他底臉，趁着和他對面的機會，我仔細地打量了他。

臉和全身相反的生得很可愛，紅紅的唇，小小的牙齒，鼻子也很端正。但臉上的表情却癡呆的，相彷彿於白癡臉上那種木然的傻樣。

他全身都沾滿了各色油漆的斑點，連頭髮上也疏落地黏着。

「你是找我的嗎？」我問他，看着他彷彿完全不動的眼睛。

他瞧着我，瞧了有一分鐘之久，半晌，才含糊地應了一聲，隨即用手指着房東的住處。



我發現他底眼睛很大，而且黑白分明。我佇立著接受他底凝視，我又覺得他似乎沒有在看我，像把眼睛停在我身上，而心想到了另外一件事體一樣。

我底鄰居們都從房東那兒聽得了對他的談話，大家奚落他，無事時拿他開心，叫他「木頭老道」。據說是他比攤子還不中用，有的已經搬進來三年的住戶，都沒聽見他說過一句話，說他平日就會偷嘴吃，什麼都作不了的。

我却沒從他臉上找到他們跟我說過的他底醜態，相反地我倒覺得他很好看。我想他若是洗淨了臉上的泥垢，穿上乾淨的衣褲，一定比房東的胖少爺還體面的。

我跟在他後面向房東底屋子走，幾次他都落下來，站在側面瞧我，像瞧一個怪物似的細細地瞧。

我心裡充滿了不能言說的狐疑，我覺得奇怪又好玩，我想他是不傻的，要是傻，也一定是跟大家公認的傻不一樣的傻瓜。想着，我慢慢地接近了他。

這時候，我聽院中的最愛說笑的李大嫂跨進大門來，一手提著繫在一起的醬油加子，另一隻手裡握了一個小小的油瓶。

「買菜去啦？」我招呼她。



「是，還沒作晚飯哪！」她回答我。

接着，她把左手裡的幾個茄子使勁往我身邊的小徒弟頭上一掄，嘴裡笑罵着：

「你這個傻王八蛋，你也知道女學生好，跟我走你怎麼不這樣往近靠呢？」說着，哈哈大笑，又找補着：

「您可別見怪，他太蠢。」

我只好笑着，隨着她帶着她燦亮的笑聲從我們身邊走過去。

他底頭上留下了兩個茄子的小小的紫色的刺，他並不拂掉它們，連用手摸摸額角都不，像完全沒有被茄子打過一樣。

我倒十分過意不去，原來是我挨近他的，他倒挨了無辜的掄，雖然茄子不是什麼堅硬的東西，但那藤太的圓球。總是有相當分量的。

我憐惜地爲他拂去額上的茄刺，就便着他攤攤額上的積土。

他也往我身邊靠着，但又怔忡的，用疑惑的眼睛細瞧我底臉，嘴裡發着含糊的聲音，遲疑地承接着我底露土的撫摸。

我揚起我底手帕，頭備用力地甩從他髮上沾下來的土。就在我揚手的那一瞬間，他一

隻野鬼那樣敏捷地從我臨下跳出去。

我驚愕着，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瞧他在牆角保護似地蹣跚曲着他有着大肚子的小身子，想他也許以爲我也是要打他才跑開的。真無怪大家都說他傻，實在是看不懂事，我覺得又可氣又好笑，又覺得他變得可憐，這樣蹣跚曲着，頭固然是不要緊了，可是腰和屁股不都還可以任人自由地踢麼？

我過去，拉起他底頭，他不抵抗，只用力地閉緊了他底眼睛。

我只好不耐煩地嘆着，等着他自動地站起來，他一定是被責打得失去他可憐的辨別力了，不能明白什麼是愛撫和責打在動作上的區別。

我們這樣可笑的相對地蹲着，半晌，他偷偷裂開一隻眼睛，一瞧見我，又急急地閉上。我消去了適才覺得好笑的心情，心裡只有憐恤和奇怪。我尚不十分清楚他底生活，只知道他底工作是給其餘的工人提油桶而已。我搬到這裡來也不過剛一個禮拜，我想他或許是受僱於房東來作雜活，因爲過度的貧窮，所以不得不在這心受着兇悍的女主人底苛苦待遇。也許已經是無家可歸了，無從脫離這長年伴着油漆的日子。

房東太太一臉橫肉，厲害是遠近知名的。

他一直蹲著不動，我裝著不在意地把臉轉過去；我一轉開臉，他便睜開眼睛瞟著我，像一隻洞裡的老鼠瞧著洞外的貓一樣。

我不知用什麼方法才能消去他對我的懼怕，我想撫摸他，又怕他在我抬手之間逃去，拉他，又怕他誤認爲打。我想這樣繼續蹲下去一定是對他不好的，他主人既然打發他出來辦事一定願意他快辦好了回去。晚了，兇悍的房東太太能輕輕地放過他嗎？

我想我還是繼續保持著不動手的姿勢好，我竭力在我臉上作出最和善的樣子，但我不正面看他。

果然他像安心了，慢慢地站起來，香襟貼著牆，眼睛不隱地看著我，而且一點一點地挪開他底身子。

他從我身邊走過去，輕輕地，輕得像一隻貓，我依舊蹲著，像完全沒看見他一樣，但我偷偷地用眼睛追隨著他。

他轉到我背後去，我直覺到他的眼睛癡固地瞧着我底背，很久沒有移開。過一會，我聽見他走了，慢又輕地走去。

正在我要旋回身子來的時候，我聽見一聲霹靂似的吆喝，夾雜著肉擊撞著肉的清脆的響

聲。

我立刻站起來，轉過身去看。

他底肥大的女主人站在他底面前，他底一如剛才我見過的那樣蹲曲地跪下去，閉着眼，左頰上紅紅的。

我瞧着房東太太底橫臉，不知是爲他說情還是裝着沒看見他好。我們所有的難處都是不以爲他的被責打爲意的，甚至有人還說「打！該！打死也不多。」這樣助虐的話。有時實在瞧着他被打得太厲害了的時候，便都躲避地走開，讓他們主僕丟自己了他們底賬。

幸而房東太太注意到了我，她走向我，而且向我微笑着。平日我是很少和她說話的，她笑，我無端地心慌，她不至於賴我留着她底小徒弟，就換了她家的工作而對我大發威風吧。

她依舊微笑着。帶着有話不好意思開口的樣子。她尷尬的情態更使我狐疑，我還沒跟她打過一次交待，不知她究竟是怎樣的人，只聽大家都說她厲害而已。

那孩子還在蹲着，閉着他底眼睛。我想以往她底女主人一定不是打他一下就住手的，他之所以閉着眼睛是在等候着接連而來的責打的吧。

她閉口了，用着柔和的聲調，她說了很多恭維我的話說我比男人強，又罵她底丈夫——

我們底老房東不中用，末了才說出要請我去爲她家的工人們填寫各份辭籍警察要的職歷表，她底丈夫雖然讀過幾年書，但對於這種新式的表格却怎麼也弄不清楚。最後她吞吐地說，她曾一度去求衙門的測字先生，她置那再惡的先生竟壓她索銀五元錢之多，她又委委地倒不是在乎錢，她怕那先生也寫不好，接着她又恭維着我。

她躊躇了這半天，只是想求我白替她寫幾張職歷就是了。這還不是什麼麻煩事，我立刻爽快地答應了她。

我底爽快令她意外的高興，她張着手像想拍拍我底肩，又像要拉拉我底手，可是又怕這種在她們之間表示親熱的方法冒犯了我，把手那靈又舉又放地伸着。

我底心完全安定下去，我說請她先回去，我鎖上門就來。她笑着：她說她不忙，她願意站在那兒等着我。

我底心却不是專爲回家鎖門法才支開她，我想她先走了，那個可憐的孩子也可以找個機會偷偷地回去。我想他一定是女主人打發來請我的，這麼久沒回去，就是不厲害的人也會生氣。

我鎖好了我底小小的房門出來，房東太太正對着我底門笑嘻嘻地站着，我底眼睛越開了。

她底肥碩的身子去找尋那可憐的孩子，他又在慢又慢地站了起來，一點一點地挪開他底身子。

他底女主人把全幅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說着恭維的話。我也轉回我底眼睛來，怕驚了那正驚嚇逃開的小東西。不知道爲什麼，我覺得我在可憐中有點喜歡他的意思。

房東太太求我作的事情並不難，我很快地就寫好了他們夫妻及三個大徒弟的履歷。

在我放下筆的時候，房東太太忽然像想到了一樣遺忘了的事情似的問我。

「那個雜種有沒有都不要緊吧？」

「哪個！」

我不明白她說的雜種是指人還是東西。

「那個傻子，叫他去請您都說不明白的傻子。」女主人有些愾然了。

「他不是在這兒住麼？」

「不在這上哪，誰能收留他那樣的傻子。」我不明白房東太太的話是蔑視那孩子還是顯

示自己的寬大。

「若是在這住還是寫上好吧！」我說，重新鋪開那張已折好了的紙。

「他可姓什麼呢？」房東太太不耐煩地沉吟着。

「當然是姓劉了。」一個在我們說話之間走進來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工人，這樣頑皮地插着嘴。

「什麼？姓劉？你知道，你跟那騷狐狸有過交待是怎麼的？你說姓劉，我看他姓張。」房東太太立楞着眼睛，臉逼向那個說話的張姓的工人底臉上去，咬着牙說。

青年工人忙着躲開她底逼視，轉到她身後；自己解嘲地伸了伸舌頭。

「姓劉，好哇，他要能姓劉是個野種都能姓劉了。連掌櫃的自己都不說他姓劉，你倒說了，他媽叫你撲了幾回，死了你還替她護着她底野種兒子。」房東太太怒猶未已，這樣接着責問。

工人早已跑到裏間去，但却在裡間大聲地接着說

「前十六年我才六歲，就是叫她撲了也沒關係，一個二十歲的姑娘撲撲六歲的孩子，誰也說不出什麼來。」

「好姑娘，什麼姑娘。得啦，歇着你那張臭嘴吧！」在鬮嘴上，房東太太是失敗了，但她底威嚴壓倒了她底敵手，裡間沒再發出聲音來。

「我這如來到五里路中，完全村裏不出他割新說的話中的故事。又不好問盛怒中的房東太太。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墨盒中潤着我底筆，留神地聽着門，看那個可憐的小娘子是不是已經回來了。」

這時，房東回來了，他站在玻璃門的外面。正在推門的時候，忽然着他把蓋和臉。我覺得這臉迎根熟，彷彿像一個我見過的人，那整齊的牙和輪廓很好看的呆然的眼。我猛然記起那孩子正是有着一個這樣的臉的。那麼說，孩子是房東的另一个弟弟所生的嗎？

房東太太回頭，瞧見了正是房東進來的時候，她一陣風似的掃了過去，指着房東底鼻子。

「都是你，你這個老混蛋，作的損陰喪德的事情，叫我跟在裡頭爲難。你說，你說吧，人家女兒等了這半天了，你說那一個野種姓什麼。」

房東瞧着我，頗窘地笑了笑，又向我點頭。

「姓什麼就姓什麼，什麼不一樣，你看着寫吧。」房東睡着怒氣沖沖的太太，小聲地說。瞧太太一立眼睛，趕緊接着「要不就姓王。」

「倒是你記得真，可不是得姓王，姓子的雜種苗不是得跟着她媽姓。」

房東太太捨了老房東，重走到我坐着的橫的條案前來。

「我也不怕惹笑話，」她說，狠狠地向地上唾了口吐沫。「那個優王八蛋慫知道是從哪來的，是我們那位爺辦的好德行事，在外頭拼上了個野鷄，租房子過起日子來啦。瞞得一絲不透風，錢花的可就別提了。天老爺有眼，可巧兩人上街叫我遇見了，我這才知道。那樣子兼着個大肚子，我叫他散，他倒挺好說話，我說散就散。誰知道冤我，不但沒散反倒撒了個大房子，想是一鬆開我就完了。真是神佛保佑，一回又叫我給抓着了，孩子滿地跑，肚子又鼓了。好哇，拿我底錢他們過享福日子，我不管青紅皂白，給她一頓槌。那騷娘們不禁打，小畜死了。死了就算了。咳，也是我心軟，攔不着那老混蛋又哭又求，答應把那雜種領回家來。屢說，這十五六年的光景，我在他身上白搭了多少錢，那錢用什麼好學徒的沒有。這還得聽着別人不乾不淨的閒話，我爲的是什麼，女先生？」

房東太太怪委曲地述說着，像是她在那孩子身上費了天大的心，而別人完全沒理會到她底賢德似的。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稱贊她底賢德好。「寫什麼，就寫姓王嗎？我只好把話轉到那份職歷上去。」

「王師傅，要不就王傻子，十六，從一會走路就拿油漆桶，一直到這會還拿油漆桶。」我在那張紙上分別地填寫好了王傻子，十六歲，提桶小工等等的字樣。然後放下了我的筆。

她拿過那張紙去，橫豎地看了好一會，才滿意地收在一隻裝着帳簿的抽屜裡，開始向我道謝。

辭了她，我走向我底家，房東隨在她身後，也笨拙地謝了我。

小那晚上，我遇着李大嫂，向她說起房東太太說過的故事。李大嫂說：「她見誰跟誰說，可誰也沒說過她好。那女的真是好人家的姑娘，張老太太看見過，說長的愛人着呢。就是窮，沒爸沒媽的。」李大嫂又把身子湊向我眼前來，「那孩子全是叫她打傷的，她那樣打法，窮人也能打扁了。」李大嫂小聲地說。

「那房東怎麼不管？」

「還管？房東那熊樣，哪是她底對手。起頭房東倒是挺疼那孩子。越疼她越打，冬天三天兩天不給飯吃。餓的連街上的果皮都吃，房東也就不敢伸手了。可是人家也，倒是真能幹，咱們住的房子不都是她經手買進來的。這錢要放到房東手裡，早不定又靠給哪個娘

在房東和那孩子之間，我想着一個美麗的女人怎樣悲慘地結束了還在青春期的生命。她一定是溫柔又美好的，美好得一如小說中描繪的佳人。她底孩子若是正常地養育起來，不定多麼可愛呢吧！

想着那蹣跚到牆角去的用着細細的腿支撐着可笑的大肚子的孩子，我彷彿看見一棟亮的星墜下來，墜下來變成一塊石頭，一塊被大家惡意地踐踏得成了一個四不像的東西。

又過兩天，我通過房東家的後門，正碰着房東太太像拋擲一樣不用的東西一樣地拋出那孩子來。孩子的身上黏着未乾的藍色的油漆，房東太太底腳下，有一隻傾倒了的藍色的油漆桶。

她擲他出來，就立刻碎地關上了門。

那時已經是薄暮了，北地的秋末的薄暮是比暖地的初冬還凄冷的，那孩子穿着一件撕了許多斤子的單衫，赤腳披着一雙大人穿舊了的鞋。

他不動地蹲在他被擲到的地方，用細瘦的小手覆蓋着他又青又紫的臉，奇怪的是他臉上並沒有眼淚。

瞧着他底傷，我覺得挺難受，我手裡正拿着一包剛買來的餅干，我拿兩塊放在他抖動着的膝上。

他偷偷地從指縫間望着我，像上次望過我時的姿勢一樣。

我再放兩塊在他底膝上。

撕下了一條包餅干的細紙，我轉到他底左面，爲他擦着左臂上的一條滲出血來的傷痕。

這次，他沒有挪開他底手臂。

突然他用右手抓起一塊餅干，迅速地放到嘴裡，吞食一樣地硬嚥下去。嚥完，依舊用小

手捂着臉。

一會，又迅速地抓起來一塊。

又一塊。

又一塊。

我再拿兩塊放在他膝上。

房東院子裡有聲音，怕房東太太出來，我拿起一把餅干扔在他前面，便走回自己家去。

那之後，他不像怕別人一樣地怕我了，在路上遇見我的時候，用黑白分明的眼睛凝視地

看着我。撫摸他，雖然還怔忡着，但不逃開了。

我不知道那一晚上的餅干他都吃了沒有，我想問問他，可是不敢斷定他真的是不是會說話。

隨後在晚上，他到我底窗前來，隔着玻璃偷望着我。第一次，我叫他嚇了一跳。他把他的底臉貼在玻璃上，因為身量矮，只看見那樣一個蒼白的臉。燈亮的時候不覺得，一熄燈，突然看見的時候，我下意識地聯想到鬼身上。那時，我新婚不久的丈夫正爲了件公事到遠地方去，我們底小家裡是只有我一個人的。

等我看清楚了是他，我覺得很高興，我想他之來，一定覺到了我所給與他的同情。至少，他也一定明白了有一個人是不跟別人一樣打罵他的。第二天，我把當日吃的餃子放幾個在他貼過臉的地方，早早地熄了燈等候他來。

直到我睡，他並沒有來。那一夜我轉側着，我怕他被打得動不得了。可是天亮我出去，餃子已經沒有了，放餃子的地方很乾淨，不像餃子被貓或其他動物偷吃了的樣子。

一連幾天，我都挑着那隻他曾貼過臉的玻璃上的籠子，而且在同樣的地方放下我當日吃着的食物。

他有時來，來了，我臨窗看見他耗子一樣蹣跚地走到窗下，隨即不動地靠著屋裡，末後才迅速地吞下碗裏的食物。有一天，我忘了他將窗簾全部掩好，那一天正患着感冒，頭痛得早早便睡了。

朦朧中聽見他來了，他似乎在窗前停了好久。

但第二天我去拿那隻專給他盛着食物的碗時，碗裏的東西一點沒動，碗邊却和往日一樣印着他帶着漆味的小小的手印。

第一次他已是十六歲的大孩子的意識在我腦中浮起來，他總然傻，感覺也不是一點也沒有的。我覺得在他底小心靈裡，對我一定有一種另外的感情了，我想他底原質一定是挺聰明的。

因為頭痛，我草草地料理了家事便躺在床上，意外地他白天來了，且推開房門走了進來。

我不知怎樣作好，我早就有意叫他到屋裡來，但怕驚了他。我一直沒想出用什麼合適的方法才能叫他明白我底意思，我想他要能上我屋裡來，至少也可以暖一暖他底小身子的。

今天難得他自己來了，我閉上眼睛，裝着睡，我聽見他行在牆慢慢地挨近床來。

我閉着眼睛直感到他一步一步地離我近了，他身上積年的油漆味刺激着我底鼻子。

我一直閉着眼睛，幾次想睜開，都強抑制下去。他已經來到我底床前了，就在我放拖鞋的地方蹲下去。一會，一隻冰涼的小手放在我裸在被外的右手上，那絲涼，而且顫抖着。

我有一點心跳，但沒改變我睡覺的姿態。我不知道我底小侏儒要玩什麼把戲，我任他底小手放在我底右手上，那冰涼的小手一點點地暖過來了。

會又一隻小手拉着了我底右手，我底小侏儒站起來，而且把我底右手拉到了他底膝下。我聽見他在喘，而且在我底右手上磨動着他底腿。

這時我們有男女之別的觀念在我心裡清楚地翻上來，我張開了眼睛。

他正可笑地搖擺着他底小身子，臉上流溢着一種異樣的但欣悅的光輝，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濕潤的像汪着淚水，小小的唇邊流下來濁重的唾液，鼻上有一塊剛被實打過的滲着鮮血的傷痕。

我底心驟烈地跳了起來，臉不由得熱了，我抽出我底手，重重地在他肩上打了一下。

他叫了一聲，像一隻誤觸着機關的耗子那樣地叫着逃開去，推開門跑了。

我舉起來，他已經逃過我在窗子裡所能看見的地方。我激動着。

開始後悔那樣輕率地打了他。我想他也許像往日那樣蹣跚在什麼地方，我扣好了我底睡衣，一分鐘都不願意耽擱地追出去。

外邊吹着風，風中捲着枯了的葉子。我覺得冷，但心裡激動的，我只一意地想找到他，像往日一樣地爲他擦着傷處的血漬。我想他一定是剛挨完打，找我去爲得到一點撫慰。至於他的下流的行動，那是因爲他傻，不，那正是他底真情，他跟那些荒唐的年青的工人是學不出第二樣表示愛的方法來的。也許他們那樣糟蹋過他。

越想越覺得對不起他，我悔恨得幾乎哭出聲來，我走過房東的前門和後門，兩處都靜悄悄的。工人們一定去作工去了，他一定是在作工時受了責打，特意地跑回來的。

我站着，任風從我寬大的睡衣縫裡吹到身上，我想喊他，我叫他什麼呢？什麼是他底真名字呢。

我底淚從臉上流下來，流落在我赤着的腳上。好久，我無奈地轉回屋裏去。

在床上，我底眼睛釘着窗戶，窗外一直沒人通過，我軟弱地哭着，冷得在被裏顫抖着。

下午，我底丈夫回來了，我們分離兩星期了，他抱着我的時候，爲我底熱度所驚。

「就是感冒嗎？你不騙我。」他貼着我灼熱的頰問。

我點著頭，再四地承認只有一點感冒。他不放心，終於去接了大夫來。

晚上，吃了藥，他去放下窗簾的時候，我求他留下那隻一向留着的簾子，而且請他裝一碗菜飯放在窗台上。

他問我爲什麼。我說留給我底愛人。

「愛人，」他驚異地睜大了眼睛，「愛人就把菜飯擺到窗台上嗎？愛人與窗簾有什麼關係呢？」

我堅決地請他聽我，他笑着依從了我，但說：「你好了的時候，可得給我講明白爲什麼。」

我請他爲我墊好了枕頭，半倚在他身上，注視着窗戶，焦灼地等待着我最可憐的孩子。

他真的來了，我喜歡得不知怎樣好，我沒加思索地喊出來，「傻子！」這是我們相識以來的第一句話。

他站着了，樣子好像比平常明了似的，靠着我最底窗戶，透過窗戶瞧着床上的我和丈夫。兩隻手捧着自己底肚子。

我坐直了；我要下地去拉他進來，我底丈夫擦着我。

「你瘋了，舊，再招風就找死了。我替你去拉他去，他就是你底愛人嗎？」
我點着頭，我推他快去。

他穿鞋的時候，再看窗外，我底小侏儒已經不見了。我急得揉着我底髮。抱怨着我底丈

「瞧你，這樣慢，走了，已經走了，快呀！」

「這樣的愛人我倒是可以替你去追的，你可得聽話，不準起來。」我底丈夫笑語着

關門出去。

我等着，急得無可奈何，手來回地掖着蓋在身上的被。

我底丈夫回來了，一個人，髮上沾了一層土。

「你底愛人真厲害，揀了塊磚頭往我頭上扔，虧我蹲得快，不然頭非打壞了不可。」

「爲什麼？」我急得瞧着他底嘴。

「他挨着牆根跑，我很容易地就追上了他。我正要拉他，他回手給了我這麼一下子，完了就跑到房東門裏去了。」我底丈夫用手巾擦着頭，半開玩笑的：「這小精敵倒真有胆量。」

聽說他回到房東底門裏去，我覺得安心了一點，我詢問我底丈夫看見他身上和臉上有沒有新傷。他告訴我沒有。我想他只要今天不再挨打就好，我知道他若是有感情，今天我一定

叫他「通過」了。若是他今晚沒挨打，我心裡還稍好一點。我告訴了丈夫我和他之間過去的一切。聽了後，我底丈夫說，「我們想法把他送到感化院去，也許他慢慢會好起來的」。

「你願不作這樣事嗎？真的。」

「爲什麼不真，我也可以像你那樣愛他的。」我底丈夫笑吻着我。

我們計劃怎樣脫開房東家人的注視把他偷出來，感化院中的管理人跟我底丈夫是很好朋友，那一面想來是無問題的。

一夜。一想到可憐的他就要脫離他這畜牲似的生活時，我便禁不住的笑，那夜我很安適地睡了一夜。

翌日，我底熱退了好些，我起來，穿好了衣服，我底丈夫伴我到醫院去，我先出來穿出了大門，預備叫一部車子，我底丈夫在後面鎖着我們底房門。

我底小侏儒正好走出來，提着兩隻大的油漆桶。

我多麼高興啊！聽見他，我欣快地向他走去，一邊柔聲叫着傻子。

他怔怔地瞧着我，眼睛濕潤的。

我從來沒看見他有過淚，他底濕潤的眼睛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我撫着他底頭，蹲下

去，用手拾起他底臉。

他後退着，像是要躲開我底撫慰。我底淚轉在眼裡，我拉着他底小小的褲子，用另一手撫着他帶有血漬的鼻子。

突然，他尖銳地叫起來，後邊有人的吶喊聲。他丟了手中的桶，繼續發着我聽不懂的聲音，用力往一邊扯着我。

我一驚，很快地迴回來我底身子。

我後面，一個紅了眼睛的大狗正咻咻地跑過來。我底心跳着，本能地把身子貼在大的門扇上。他二次去提他的油漆桶，我急忙去抓他底手臂。

這一瞬間，那大黑狗撲倒了他。

後邊很多穿着黃衣的衛生夫吶喊着跑上來，把一個大網甩向狗身上。

我想起昨天聽說的那個兩次出現在我們街上的瘋狗。我底心猛烈地跳起來，我去看我底小侏儒。他已經被拖開了，拖在那一面。眼前的人們正注視着已經罩在網下的狗。一個黃衣人狠狠地用棒子逼着我，嘴裡大聲地吆喝着。

「去！門裡去，這還好看，拿性命當兒戲嗎？」

我只好退到門裡去，門立刻被關上了，我底丈夫正跑過來，還有其他的鄰人們。

他們問我是不是那隻瘋狗，他們都慶賀着我底沒有被害。

我驚心被撕扯着，我只能用力揪着我丈夫底手，我竭力地從門外嘈雜的聲音裡找尋我底小侄蟹的聲音。剛才，我沒能看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已經被瘋狗咬了；他半斜蹲着的後影很安靜，他並沒有哭。

他是從不哭的，他一定是被咬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見狗撲倒了他。

我不能忍耐地脫開了我丈夫底手，我去拉門，裡邊的人阻止着；外邊的黄衣人罵起來

了。

「混蛋，不要命嗎？」

我底丈夫拖着，我順着他底腿躺下去，把臉貼在泥土上；從大門的底縫裏看着外面。

我只能看見許多一樣的腿，許多來回奔跑的一樣的腿。

「舊，你別急，」我底丈夫使勁地拉起來我，「我替你看去，你現在着急沒用，走，你回屋裡等我去。」

我被他拖回到我們底家裡，我聽見了兩聲悲慘的狗叫。

他跑出去，把門在外面鎖了，隔着玻璃看着我，「等着，我去替你辦去，我什麼都幫助你。我明白你底意思。」說完他很快地走過去。

「你開門，開開門。」

我敲着窗戶，他隨着玻璃說話的姿態使我更想我底小侏儒。他很快地走了，走到我看不見的太閤那邊去。

把臉貼在那塊小傻子第一次貼着的玻璃上，我嚐着自己底唇，雙手互握着，眼瞪瞪地瞧着外面，我聽見人們安靜了以的。那隻大狗已經打死了。沒有呢。

眼睛迷了。心主的戰慄傳到手上，我從這一隻窗櫺摸到那一隻，我喊着我丈夫的名字，我要他來爲我開開門。

他來了，安靜靜地走回來。

小傻子被咬了一點，不要緊，抬到醫院去了。」他說，瞧着我底臉。

「真的。」

「真。」

「走了沒有？」

「走了。」

「那我們上醫院去吧，我心裏難過。」我說，扶着他底手臂。

「你再休息一會。」他推我到床上躺下，替我脫去了鞋子。

「他大爺，看熱鬧去吧！」李大嫂在窗外招呼我，走向窗前來。

「呦，他大叔昨兒回來的吧！」這樣招呼着我底丈夫。

「房東的小傻子叫瘋狗咬了，咬到肚子上，當時就死了。老房東只抹眼淚，還沒拉走

呢。別人說您也在門口來的，沒受着驚嗎？」李大嫂說完，看着我。

「你，你，」拉起丈夫的手，我覺得胸口的血逆泛上來，眼前黑了一片。

(三十年十月)

魚

別那樣冷冷的吧！琳，我求你，風颳着，雨不久就會停的，停了你再走，你不是爲避雨才到我這兒來的嗎？撇開我倆之間的一切，單接着人情來說，你也可以多留一會的。你能看着你底朋友底太太，一個帶着小孩的軟弱的女人，獨自在一所大房子裡，聽着風吼，聽着雨噓，爲恐懼的聲響嚇得顫抖着而吝於給與一線壯胆的慰藉嗎？而且，燈滅了，天，燈爲什麼要在這一瞬間壞了呢。

琳，好琳，你別那樣，你稍稍把臉轉過來一點，你聽，風更大了，不，風哭了，牠在哭着呼喚着一點什麼，牠也是在尋找着一點失去的東西吧，琳，你再待一會，到電燈修復了再走，我想電燈一會就會好的，看，連路燈也壞了，他們不會叫他黑得太久的，不是嗎？

我底孩子睡熟了，你容許我把他放到臥室裏去嗎？我記得我底抽屜裡還有半截臘的，有了它，我們可以光亮一點的。

琳，我知道你厭倦，不，我知道你對我是過去新鮮的時候了。你根本沒有愛我，琳，你也不過是基於憐憫的一點同情而已。但這對我已經足夠了，你給我的最大的啓示是叫我明白了我自己。而且你叫我知道了愛，愛原不是胡胡塗塗就可以享受得到的。

琳，爲什麼你那樣一點點地挪開你底椅子，你以爲我沒察覺到嗎？放心，先生，我是不會觸及你一根手指的，我要的是愛，從心底湧出的真正理解的愛。擁，抱，吻，撫摩，那算了什麼，我很容易就可以從我丈夫那兒得到，雖然他給我底拳頭相等於愛撫，但於其強取之於你，我是寧肯違心地去接受他所給與的一切的，你……

啊！你站起來了，你預備走是不是？是的，我忘了你說給我的，「人們底飛短流長。」對，今晚正是給人以飛短流長的絕好資料，外面是暴雨，屋裡是昏昏的臘燈，我底懂事的孩子又睡了，這裡只有我和你，我和你單獨地在昏暗裡相對。你怕說，你爲什麼來呢？

你不願意回到你底寓所去，那裡只有寂寞，你想我這兒無論如何比起寓所來是好的。你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杯熱的紅茶，另外一塊流着乳酪的點心，而且我一定要用乾毛巾擦乾了你底濡濕的頭髮，還許溫存地替你擦落褲管上的積水，你可以懶懶地坐在沙發上，瞧着一個自以爲是獲得了你底愛情的女人在爲你佈置着一切。但你得要明白，她以爲有愛，她才那樣

作的。她知道她底愛情也不過是換得了你底一時消遣之後呢。

「聽對了，你可以說是爲着看我底丈夫才來的。告訴你，他雖然是昨天才從P城的他底家中返回來，但剛才，在你來的半點鐘之前，他和我鬧翻了出去，今晚是不會回來過夜的。這情形你都可以想像得出的。不是嗎？」

「你更煩了，那閃亮的電光已經把你底臉清楚地照給我，雖是那樣短短的一瞬間，我已經看明白了你皺到一起的眉毛，你用你底牙嚙着你底唇，你在罵我也不一定。你要走開，趁早別想，你動一步我就嚷，我說你趁着你底表哥不在的時候強姦了他底太太，你怕什麼我說什麼，你要臉，你要面子，你就一點別動。你騙得我夠了，也該我享受一回。雨這樣大，風搖得屋子彷彿要倒了似的，雷響得震耳；我怕，我一人沒勇氣在這樣的暴風雨裡支撐着這樣大的一所房子，我要你陪我一回，到燈來，到雨住，我會放你走的，你放心吧。」

「琳！別那樣靜靜地站在窗前，你連到椅上坐一會都不肯嗎？你可憐我一回，我再不會麻煩你的，你別看輕我，我絕不討擾你什麼，我們是好好地愛上的。也叫我們好好地分離。今晚，你知道我是多麼難過嗎？琳，像往日我們相會時那樣，張開雙臂，叫我在你底懷中彎曲

一會吧！我底心，激烈地撞着胸膛，她要能擠出來倒好，牠不，牠只那樣激打着我，那樣劇烈的，琳，我說不出我是恨是愛。但是，琳，恨也是愛的，琳，你可憐我，你給我底憐憫的愛，我也要，你抱我一回好嗎？我剛才受了過分的刺激；又加上這暴風雨，我底胎兒在體內不安地轉轉着，我底跳動的心因着牠底轉動是這樣的空虛，頭也昏得難過。今夜我也許會流產的，我覺得我底腿麻得利害，你叫我靠着，你休息一會兒，容我暫時閉上眼睛，容我暫時享受一點撫慰吧！琳，你知道我們剛才怎樣劇烈地吵過嗎？

琳！你底手真熱，有你這一隻手已經夠溫暖我了，我覺得我恢復了一點，琳，你不屑於張開你底眼睛嗎？我知道我今夜的形狀是相等於鬼的，你不張開眼睛也好，你留着，你記憶中的我底美麗的印像吧！你會無數次地說過我好看，我美麗，你會無數次吸乾我眼中滿儲着的淚水，因為你底愛，我才有委屈的淚。今晚我底淚枯澀了，我的全身因為少了往日的溫存的淚水的濕潤，乾得快裂了，骨節痛着，兩點鐘前受的擊打還殘存在身上。琳，你肯用你底熱手輕輕的撫摩我一下嗎？

啊！琳，你還是愛我的不是，你抱得我這樣緊，琳，別把頭俯在我的肩上，讓我看一下你。琳，我現在相信我明白你甚於明白我自己。我知道你愛我，而且我知道你愛我到什麼程度，但你是懦怯的，你抵抗不了周圍的一切，你才想拋棄了我。你是舒服慣的公子，你拋不開你底安樂，你沒有決心和我一塊奔出去和饑餓鬪爭。我呢？琳，我也是不會累你的，你該明白。離開家的這三年中，我明白生活的擔子的重量，我決不會把我和孩子底重擔放在你底肩頭。如果我底丈夫真的踢開我們，我是寧死也要養起我底孩子來的，我什麼都可以作，甚至可以去賣淫，我幸而生得美麗，而且我還年青，一個二十四歲的好看的女人想還不至於十分難於獲得職業。孩子失去爸爸，但他有媽，我要竭盡畢生的精力作一個好媽媽。沒錢的寡婦不也都沒自殺嗎？琳，你相信我，我要受之於你的愛，是同情，是理解，我……琳，我太孤獨了，我沒有一個親人，我很早地失去了媽媽，我底爸爸是跟我離得太遠了，我們之間有的只是恨，他恨我不肖，他恨我掃了他底門面。弟妹們小，而且從爸爸那兒襲得了驕縱的性情，他們看不起我，給我底同情，不，可憐，還不及我隣居的大嫂給我的多。我，我自作自受，我原是可以聽從他們的主張嫁出去，作一個安逸的少奶奶。我背叛了他們，我揮出來我自己，三年前穿着我底繡花鞋時我就有受苦的決心。現在，我覺得我進步了，雖然生活

底想辛磨光了幻想的稜角，但我並沒有氣餒。琳，我底有錢的少爺，我知道你是留戀於一杯咖啡甚於一杯冷水的，你當初愛我也不過因為我好看，而你在這兒是寂寞的關係。琳，我後悔於這樣的愛，這樣的愛我已經從我丈夫那兒得到了一回，不同的只是他是起於新奇你是起於憐憫而已，琳，我底話中傷了你不是，你又生氣了，你別開頂去，琳，你再轉回臉來，我不說了就是。琳，我不是說我要享受這一晚上嗎？讓我們僵傍着，看看那電光在漆黑的天上怎樣閃動。外面彷彿正有人在撞着電線桿子，大概是修理着，燈一會就許來的，我說過了燈來就放你走，我不叫今晚破了我從來沒跟你說過瞎話的例。我真傻，這樣短短的際會，我爲什麼單找不痛快呢。

琳！爲什麼那樣看着我；我像鬼，我剛才受了劇烈的踢打，你容我再向你申訴一回嗎？就這一回，我預想我們今天以後不會再見了。明天，我底丈夫回來，我們之間的一切總會找出個結果來。我，我看破了，網裡的魚只有自己找窟窿鑽出去，等着已經網上來的魚再把牠放在水裏，那是比夢還飄渺的事，幸而能鑽出去，管牠是落在水裏，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後來的事。若怕起來，那就只好等在網裏被捉去殺頭，不然就斃死，不是嗎？琳，你不這樣想嗎？

你笑什麼？琳，你笑我又是說的空話，也難怪你笑我，我以往的懦怯連我自己都覺得可恥。不，那不是懦怯，那是糊塗，那是我還不知道怎樣邁動我底腿。今天，我知道了，我一定得要走，走一步被打死，被殺害我也是走了一步，你不相信我有那麼大的勇氣是不是？

琳，你聽，風哭了，想到以後不能再見你，我的心，像有圈粗繩子糾搏着似的痛楚，我想嘆一下，我悲吐盡胸中氣地大叫一聲。我羨慕風，那樣自由地隨心所欲席捲天空，把心中窩藏的兩滴酒下，就那樣豪哭的一瞬間，已經足以洩盡心中鬱煩了。我，哭得得飲泣，淚得叫他往肚裏流，愛的不能說，不愛的得曲意奉承。這只因為我是人，我是這男性中心社會中的一個作了人妻的女人。人們不拿我當人，只當我是林省民底一個附屬品。我底朋友這樣說：「得問問你們先生。」下人說：「這可得問問少爺。」林家底人更來得利害，說：「什麼東西，騷老婆，民兒還不把她一脚踢出去！」林省民自己說：「憑什麼你白吃我飯，吃我飯就得聽我說，我叫你往東你休想往西。」這就是我受的全部待遇的，這就是出了嫁的女人所被安排的地位。這都是應該的，這都是你們認為對的事，女孩子從生下來，就被咒咀，幸而碰見了明白的父母叫讀書，叫明白了點什麼，這明白的一點更給自己招禍。如果我是個安分的你們認為典型的女人。我接受了林家的意見，歸到林家去，安安份份地作林省民底二姨

太太，好好地養着林家底承繼人——我底兒子。懺悔我以往和林省民的戀愛，不，該說是懺悔我自己引誘林家少爺的下賤。那樣我就能享福，能使奴喚婢，林省民愛別人，隨他去，男人有幾個不愛那道的，這樣，我就對了，我是好人，人家都恭敬我，我可以離開這個照料着孩子又得作飯洗衣服的醜陋的小屋子，我可以穿得像個樣，孩子有人替我帶走，我自己垂着兩隻手納福。我爲什麼那樣作，原來愛林省民時也沒預備享他的福，我不能叫我兒子也長成那樣糊塗的人，林省民碰了個機會騙了我來，厭了，想找個機會再拋出去。他明知我不會回到他家去，不會甘心作他底二姨太太，他就挾了他底勢力——這社會承認男人應有的一切權益，壓迫我，虐待我，我能聽地，他少了麻煩，不聽滾你的，穿破了的鞋原是該扔掉的。還林局長的兒子還怕找不着會捲頭髮的女人。

剛才，就是這樣吵起的，他從外面回來，喝了很多的酒。粗着嗓子大聲唱。小民看着害怕，哭。小民愈害怕他愈唱，聲音乾得鬼噪似的。抱着小民坐在牆角，我底心邊上來無根的把肉。他昨天才從林家回家，我們已經半月多沒見。昨夜說是有約出去走到那會才回來，回來就那樣惹得孩子只哭，這是離別了半月又見面的結婚剛一年的恩愛夫婦嗎。

「會，小民好容易睡了，他過來摸孩子底臉，不叫摸，就說「不是我底兒子嗎？你若說不是，我就不摸。」叫人回答不得。我只好不出聲。不出聲更招禍，「好！」他說：「你外邊有人了。不愛理我，這不是我姓林底家嗎？」抄起花瓶就往地上摔，濺了我滿身水。我跑到洗臉間拿手巾擦乾水漬這個工夫，屋裡可碰的便都摔了。我不知怎樣才好，站在洗臉間流着淚。一會，他旋風似的擁到洗臉間來，而且摘下來我眼前的鏡子。這回我真忍不住了，我說：「別這麼碰，有話明說，我也沒賴着你，幹麼這樣呢？」

「沒賴着我，你不滾。」

「滾，那麼容易，你想愛便愛，不愛便甩，這又不比你泡餐姐。」我幾乎氣炸了胸，這樣回撞着他。

「啊！」他蔑笑地張大了眼睛：「你自己覺着不錯，你比餐姐高多少，反正不是整貨，我不要你，你要飯都摸不着門。」

「好！」我說，「林先生！人都得有良心，我知道，你，你跟你爸爸一樣，就認得錢，再不就認得姑娘。你爸爸叫我拐了我，你跟我也算屈得可以了，你走你的，你走回林家去作那份少爺，你爸爸有的是造孽的錢，我底兒子又不能歸你，你叫我滾，我自己會走，我餓死

外面，算我自己瞎眼，怎麼就千挑萬選地遇上了你。我賭氣地往屋裡走去抱小民，他扯着我底膀子，「走！你走把我的衣裳給我脫下來。」我們就那樣地撕扯起來，他不分頭腦地扭了我一頓，自己跑了出去。

他走，我自己在地上滾着，胎兒受了劇烈的刺激猛烈的在體內轉動着，肚子痛得眼前只發黑，心裏泛著欲嘔吐的惡心，我無法平靜我那已經達到高潮點的憤怒，我球似的翻滾着，我撕扯着自己底頭髮和衣裳。我狠狠地嚙着自己的雙手，嘴癢癢地嘶啞地說着什麼。我願意我底胎兒流產，我不願林省民底孩子再在我底身裏成長起來。我想少一個孩子少一份累贅。我決心離開他，我決心再教育自己一回。

小民醒，傍他躺在床，看着那紅潤地寓着希望的小臉，我看見我生命中的一點光明。撫摩着那柔軟的小頭，我底淚滴在他底小臉上，想到孩子底爸爸，我突然歇斯迭里地大聲哭了出來。小民被這意外的聲響嚇得大哭，小頭緊緊地靠在我底懷裡，我又後悔那樣忘形的大哭。嚇壞了孩子，才是我最可怕的事。孩子只等於我底生命，我要教育起我底兒子來，我要使他成一個明白人，這社會上多一個明白人女人就少吃一份苦。撫着小民底小臉，我喃喃地：「小民，你原諒媽，媽快驚得瘋了，媽愛你，媽誓死也不離開你，那樣的爸爸，有沒有

鄧可，小民，我底！」我忍不住地再次抽噎起來。

就那樣怔怔地傻了似地抱着小民坐着，望着燈，聽着突然襲來的暴風雨，心翻騰着，旋轉於恐怖與絕望之間。

突然，我聽見了叫門聲，我疑竊我自己底耳朵，我想也許是小民的爸爸又跑回來。我恨他，但我不能說一點愛他的心思都沒有，二年來的日積月累相對，我覺得我不是那樣說離開他就可以走得了的。我下意識地盼他回來，我想要一點撫慰。感情真是奇怪的東西。我那樣地恨了他，決心離開他，他若回來，我想我們也會再合好的。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孩子。多麼矛盾的想法啊！多麼矛盾的感情啊！

敲門聲又起，再傾聽，那是另一個熟稔的聲音。我想到你，我彷彿看見陰天上升起的太陽。但立刻，我記起來你這幾天說給我的話，你底若即若離的態度，我抽回來要為你開門而跑出去的雙腿，我躊躇着。

風突然吹折了一切似地怒吼起來。

想着外面的冷雨，這時電光閃動着，跟着雷來，那樣乾裂的立劈下來的巨響，我不由地顫動起來，我沒再猶疑地跑出去為淋濕了的你開了門。

就在那樣興奮的情緒下接待了冷淡的你，我說了許多氣你的話，琳，你生我氣嗎？我，別給我擦，隨淚流下去吧，哭了我也許會痛快一點的。我，我知道你，你原沒有愛我，只是因為你寂寞，常來我這兒一點，我們過從得親密些，生了較普通友情還濃郁的一點感情就是了。所以你可以說，怕人家說閒話，怕你底表哥——我底丈夫不理你，跟你拚。這在真正的愛情中，都不是能夠成爲問題的事，不是嗎？

我呢，琳，我今晚才知道，才知道我一樣的並沒有真愛着你。只是因為你安慰了我，在我覺得過分的孤獨時給了慰藉。仔細想起來，你對我只如遙遠的一棵燈，你的光亮照及了我，但我不能把那燈握在手裡，用牠底光亮來伴着我衝出黑暗，你安分，你不像我丈夫那樣放蕩，你努力於你以爲人生之極的音樂。不過琳，你別生氣，你送來的那一套貝多芬的交響樂，我只在受了委屈後唱了一張，但我沒感到牠底美好。一個忙於家事而又爲孩子糾纏的心的不寧的女人，是沒有閒情去理解那種崇高之美的。

還有，琳，使我覺得對你負疚最深之點，就是我從你太太手裡搶過來你！不，這樣說，太抬舉我自己了。該說是我侵佔了你應該回家去和你太太歡聚的時間。我不願意我底丈夫在該回家的時候留在外面，你的太太當然也和我一樣。我沒有從她手裡搶過來你的權利。所

以，琳，還是你愛唱的那句：「這樣分離是最好，在你也好，我也好。」

啊！燈好了，聽！琳，雨也彷彿小多了，你走嗎？我……：

琳，雨真涼，我有一點冷，我底鞋裡也進來水了，小民許醒了也不一定，我不送你了，再……：見，至晚到明天這個時候我一定離開這兒的。你……：你保重啊！

啊！琳，是你，是你嗎？你什麼時候走回來的，剛才我聽見好像有人隨雨走過來，我以為是鄰家的先生，你爲什麼不叫門呢？你嚇了我一跳，我看見門玻璃上恍惚的有個人影，我以為是賊，我屏息地窺看了好久，閉了燈後，影清晰了，覺得有點眼熟，但也不敢斷定是你，後來才索性大胆地開了門。你進來坐一會嗎？我還沒睡，在整理着一些東西。

琳，你願意聽我講給你一點什麼嗎？一點我和我底丈夫怎樣愛了和我走出我父親底家約故事，說了，我會痛快一點的，你也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笑我的，是不？

還有兩個月要結束高中的生活了，同學們都聳起了雙肩，惋惜着那最後一點的黃金的學生生活，而且那城裡是沒有女生底最高學府的，畢業就等於失學，一般家庭誰肯花好些錢把挺大的姑娘送到浮華的都市裡去呢，認兩個字就可以了，女孩子念的什麼書。

我才煩呢，那時候。本來上高中就是因為媽一力主張，高中完了，我也快結束我底十九歲了，爸爸不會再放過我去的，他一定要把我嫁出去，他底信條是，女孩子過不得二十，過二十就沒人要了。

還有，琳，你別笑我，我正偷偷地愛着一位教我們國文的年青的溫柔又沉默的先生。他並不理我，只看我和一般學生一樣，甚至說，他並沒覺得我的存在也可以的。

那時候班上的同學，大多都比我大，正是需要愛情灌溉的年齡。但在女學校，那種拘束你也許是知道的吧，住校的學生除了星期和例假是不準出去的，即或出去也不過是買點東西看看回電影。隔絕了一切和外面交際的機會，那蕩漾勃地生長着的活潑的姑娘們，那樣尼姑似的生活是怎樣潤壓了豐富的還沒經過折騰的純潔的感情呀！

這樣，姑娘們底神經都尖銳着，一聽着一點愛情的故事便都借着別的話哄笑起來，班上有一個同學戀愛了，不，也不過是剛認得了一個陌生的男人，就哄傳得全校皆知。

一天，那樣悅人的一個初夏的薄暮，挾了倍地爾的「婦人進化論」我從教堂裡跑出來，我想到禮堂後面去讀完它，禮堂後面有一個寂靜的遮滿了白楊的蔭影的小丘，丘上有軟草，丘下有我們同年級的兩組種的五色的草花，那一小塊地帶是劃歸我們作一個小小的公園的。平常，除了用功的同學很少有人到那兒去。禮拜六的午後，除了花香只有鳥語的。

我愉快地走着，晴明的藍天上飄飛着白雲，初夏特有的軟軟的小風，吹拂着我底白綢的短衫，我暫時忘去了一切——那盤旋在我腦中的一切都是煩悶的將來，我走着，唱着短歌。

撥開白楊根旁的茂密的羊齒草，我爬上了小丘，琳，那一剎那間，我轟地一下覺得血都從頭頂射了出去，你猜我看見了什麼？

我看見了他，那位國文教員，他擲着，用着手裡的草棍在地上畫着字。對面，和我穿着一樣白衫黑裙的姑娘。那是我們叫她小玉的一個和我同年級乙組班上的同學，她手裡也拿着一根草棍。她抬起了頭。

臉上，是那樣的起之於心的甜蜜呀。

一陣不由自己的戰慄通過我底全身，我覺得我底臉彷彿立刻變白了，我不記得我胡亂地說了一句什麼，我抽回我底身子，兩步便邁下小丘來。

我開始跑着，竭盡我全身的力量，心裡並無目的，只是想跑開那兒，那兒有的是鬼，那鬼是會吞了我的。

跑，不知怎樣跑到操場，眼前什麼東西都濛在霧裡，我看不見一切豎立在我面前的東西。

西。

猛然，一個人扯着我底脖子，我立定了腳，那是，淋，你不笑嗎；那是一個挺喜歡我們的我們底級任先生。

「爲什麼那樣低着頭緊跑呢？差一點撞着籃球柱子。」

他說着放開了手。

籃球柱子的新刷的淡藍的漆在夕暉裡反射着光亮。

我定了定神，瞧着級任先生底臉，我才覺出我底眼裡不知什麼時候儲滿了淚水。我無言地旋過來腳，兩步併一步地跑回宿舍去。

在我身後起了群衆的哄笑聲。

到宿舍，扯過被來蒙着頭，我蜷一縷地在被裡左右轉動着我底身體，我底心跌宕於受挫與忌妒之間，那樣強烈的處女底忌妒呀！

那時，我們學校裡正爲着水災籌備着公演話劇，公演期就是下一個星期六。我擔任「煙妻」中的女主角，小玉是扮演「孔雀東南飛」中的蘭芝的。我想我在公演期中一定可以壓倒她，我相信她不如我，琳，你笑我這無意識的自驕嗎？

但我不能消去我心中的不快，一連幾天我都心神不屬，我倘然若失——這之間，一個關於我底謠言開始流傳在同學之間了。關於我和那位級任先生，多麼沒影的事啊！我平常很少和級任先生單獨相對，除了事務上的接洽，因爲我正是我們班上的級長，這謠言更增加了我的悵鬱。我甚至想退學才好，女學校中的學生，因爲生活圈子的束縛和年齡的要求，多半把沒處發洩的蓬勃的感情傾向與年青的先生們。由於忌妒，某先生與某學生等等的話是最快的消息，琳，你想不到這是無恥的，跟一般人那樣。你不覺得那一群要愛而無從愛起的女孩子們可憐嗎？

公演的日子到了，我竭盡了我底能力作着戲，我聽見了台下不止一次的掌聲，我興奮得雙頰紅紅的。我彷彿得到了愛，我恢復了我底驕傲的自尊心。我多高興啊！琳，那一點時候。我心裏把我擬成那次公演的演員中的鳳凰，卸裝後披了我底制服上衣，我高高興興地跑向觀眾席去。

在門口，我遇見了國文先生，他戴着帽子，他剛來，他是專爲看孔雀、南飛來的。

剎那間，我丟了我底魂，我不相信我底眼睛，燈正輝煌地照耀着，我得挺清楚的是他依舊穿着那天在小丘後面的灰色的衣服。

我倒退着，把身子貼在牆上。

他笑着向我說：「完了嗎？」跟着不聽我底回答，就立刻走進劇場去。

我完全傻了，站了有五分鐘，才明白了一點似的跑向劇場的後面去。

那是一個很大的花園，園正中有水池，池中的鶴嘴正噴着細碎的水珠，我馳近了它，風把涼的水珠一陣又一陣地吹到我底臉上。

我瘋狂地繞着水池走着，那近兩千的觀衆的掌聲也不及那「完了嗎？」給我的刺激之深。

我甚至想死，一切我以往認爲對的事情都被推翻，我懷疑我所有的一切，我想我是連那個最笨的玉瑛也不如的。

我想那時我底臉一定是青色的。

許久，興奮平靜了一點，我站着，手插在衣袋裡，不動地望着眼前的燈，淚無聲地延着，頰流到翕張的唇裡。

苦澀的淚，避過了火熱的喉頭，流到心上去。琳：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了現實是一個怎樣殘酷的東西，我第一次否定了自己。

誰輕輕地呼着：我轉過來身子。

一個陌生的穿得很漂亮的男人，手裏拿着一條紅邊的白色手帕。

「是您的吧！」他說，而且遞過來手帕。

手帕正是我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從我衣袋中落下去的。

我點了點頭。

「因為只有您在這裡走，我想一定是的，劇場裡的空氣太壞了。」他說着，撫摩着在梳得很整齊的中分的頭髮下寬闊的額頭。

那個寬大的圍裡果然只有我們兩個，劇場裡的笑語紛紛，頭翻動在慷慨激昂的喧嘩中。

想起以往曾被輕薄的男人竊聽的專，我底心跳了起來。

「謝謝！」我說着，向劇場走去。

「我是！」他微笑着，追了上來遞給我一張名片，「您不至討厭於認識一個希望認識您底人吧！」

片子是：林省民

外交部××科

抬頭，我看見了一張溫柔地笑着的臉。

琳，你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相逢嗎？

公演後不久就考畢業了，和國文先生之間我們保持着僵硬的關係，我底諍言也因我底異常冷漠的態度消沉下去。我本想立刻就離開學校，除了必要的上課，我停止了一切課外的活動，我連球都不打了。

琳：這時我受了一個致命的打擊，我底衰弱的母親死了，我失了魂地從學校奔到家裡，從家裡又回到學校，每天幽靈似地起來，睡下，一切人生的空虛，樂趣都從我底心中飛出去。我覺得我十九歲的前程充滿了黑暗。

學校的生活完全結束，我也結束了我底夢想的愛情，我拒絕離有同學們底挽留，在一個鬱熱的晚上，一個人登上了回家之路。

在車上，琳，我簡直不知道用什麼話才能說給你我那時的難過。沒有母親的家，直比牢獄還苦，我底頑固的爸爸，妖媚的媽媽，甚至可以說是像陷阱人一樣的叔叔和姨媽們，我怎

樣時候他調去呢？我，琳，我抱了像去接受活埋一樣的勇敢的心境向家走，國文先生給我的刺激強烈地烙在我底心上。我想我一切都不如人，我沒有跟人競爭的能力，只好斃在那牢獄一樣的家裏，等棺材裝了我去。……

彎曲在車座的一角上，這一切都擁塞的車廂裏，稍稍地自由了我寄住的呼吸，我開始願意慢慢一點，永不禁止才好。我回的什麼家，那家有什麼理由可以稱作我底呢？

車到P城了，這是這條鐵路的中點，車站內喧嘩着，賣包子的響着熱氣的屜，站外的高大的建築物上，霓虹燈閃爍着，作着刺眼的光輝。

站起來，扶着車窗，我覺得彷彿應該作點什麼，是的，我該吃點什麼了。

望着蜂擁出來的乘客，我算計着通到飯車上去需要的時間和困難，我不由得氣餒了地再坐下去，因為坐下了，好像餓的意識也更清楚了一點似的。我從拉開的窗口間，把頭伸出去。

一個漂亮的白衣的男性招呼着我。

「誰呢？」我搜尋着我底記憶，我並不認識他。我怔了一會，這之間，車動了，我沒有買成我要買的東西。

這時白衣的人已經站在我底身前，再笑着招呼着我。

噢，是那一個，那個在××劇場爲我拾取了手帽的人。

他笑着在我身旁的座位坐下，放下了手中的小小的提包。

我覺得有一點窘，兩次爲一個生人看見了正在悶煩中的自己，我覺得不大自在起來，我

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底招呼，我稍稍地把臉偏向了這一點。

他也沉默着。

一會，他輕輕地

「到C去嗎？」

我點了頭

「我也是，我回去上班，我底家在P城。」

他說着，我想起了他底片子，那是寫着外交部約。

「府上在C城嗎？」他說着，站起來，脫去了上衣。

我只能再點着我底頭。

「畢業考試結束了吧！」

我驚訝於他對我的清楚，那一晚上不會是無意地拾取了手帕的吧！不然為什麼單就他到園裏去呢？

我感到一點惶恐，但能爲一個漂亮的年青男人所注意，又不自觉地高興。

「那麼，」他接着，「我們有整櫃的機會了，」他望着我底臉，用年青的男人特有的溫和的眼光。

我覺得有一點徧促，但又不願爲他看出，我笑了，低下我升上來赭紅的臉。

窗外急驟地襲來了暴雨，車窗上一層又一層地印上了粗大的雨滴，在豪壯的雨聲中，車底奔馳聲被壓了下去。

涼爽了，我底心也晴朗了許多，把臉貼在窗玻璃上，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我忘了我正是在旅途上，而且不久這輛車子就要停了的。

他彷彿幾次要說什麼，因爲我底沉默，他噤了口。

快到C，他要求我寫給他我底地址。他說他住在X區的獨身公廨裡。

我猶豫了一會，終於在他片子底背面寫了我家底地址。

到站，他拿下來我底東西，說：「我送您去好嗎？」

我拒絕了他。

這樣，我們結束了第三回的相見。我底單純的心理印着那頗高的溫柔的影子，我覺得我喜歡她甚於那輩顯文先生了。

到家，聽了爸爸一套長長的訓斥後，我開始我底小姐生活，很晚才起來，慢慢地吃飯，在城娘的女客三缺一的時候，陪她們摸檯牌。

但我底胸裏却湧着憤怒的高潮，那行疑似的生活加重了我底煩惱，牽到到我底小屋裏時，便拿許多不會說話的傢俱出氣，我踢開她們，掙回來，掙回來又踢出去。

我底書信都經過管事的三叔檢閱過了才給我拿進來。小說是一概不許的，糊塗了的時候便看家裡藏的一些木版的唐宋史什麼的。

琳，多麼無聊的生活呀！我簡直要悶死了，我時常夢想我有一天能從窗戶飛出去。

因七期，幻想的時候最多，我常常蓬天地躺在床上，隨着腦子去想，想累了的時候便翻頭一睡。那樣，精神愈加萎靡。頭一次痛到極，我擦擦是很健康的人體服的家却使我病了。

琳太太也琳，我接得了一封信，一封封得好好的白色的信，被託負責教我們的三叔恰巧吃喜酒去，這封信所以沒被拆開。

封面上寫着很大的「山林」，我底心驚恐地劇烈地跳動着，無緣由地給守着，我拿來信的打

釋外五二塊錢。

小五出去，開了門，放下簾子，我急急拆開了牠。

信上寫着敬慕但不失於諛媚的話，字寫得很好看，我完全滿意於那封信。我高興得跳躍起來，我在我底小屋子里走着，跳着，揚起了手下的東西。我半年多沒那樣高興了，這興奮的感情一直使我跳得喘息好的時候，才把身子轉在床上。

溫暖的床更助長了我美麗的幻想，你，你不笑我嗎！我虛擬了許多兩人在一起玩樂的甜蜜的情景，我抱着我底枕頭，抹柱，還有我床旁的小小的座燈。

不久，那興奮的感過去，我第一次受挫於愛的創痕鼓動着，我再次地懷疑了自己，我想這一次我一定還是扮演悲哀的角色，那位漂亮的人是不會看上我的。

這樣我哭了好久，淚乾了的時候便睡去。

第二天我整個爲驚懼所佔着，我怕再有信來，我認爲我們全家知道了一個男人給我寫信後的憤怒和嘲笑姿態，我想着爸爸底鐵青了的臉，和娘撇到耳根上去的塗得猩紅的嘴。我睡不下去飯，不能訴說的難過的感情充滿了我底胃。我不時地特意地通過內帳房，偷覷着

在叔底臉。

一天無事地過去了。我躺在我底小床上，慶幸地，又覺得失望地，結果帶着淚睡去。

第二天，我底兩個住在C地的同學來看我，她們帶給我C地銀行招考女職員的消息，徵求着我底意見。

託她們替我報名，辦理一切投考的手續，我決心換換我底生活，我想着疏通爸爸的方法。

那一天晚上我寫了回信，給林。

我冷冷地說了我家的一切，暗示給他別再來信的意思。

那封信的冷語，傷了我自己底心，我恨自己的愚笨，怎麼就想不出一個兩全的辦法來，我想像信去後的一切情景，我自己切斷了自己底希望，我還不如切斷了喉管來得痛快，我揪着梳得光光的頭髮，虐待另一個入似的鞭打了自己。

一夜，我不能睡，一會兒懊喪，一會兒興奮，我底幼稚的感情和想像激打着我，我失去對我所有的可憐的理性。

用一隻母親遺下來的翠鑷，又加上那兩位同學再三保證工作時只有女人，我貫通了爲甚

爸羅幸的斌，得到了到C銀行去投考的允許。

我儼倖被錄取了。

我底心爲這次能再留在外面的生活歡喜得顫動着，我用着最虔誠的姿態聽着爸羅底教訓。我竭力地裝着好女兒的模樣。我向我底家人說着冠冕堂皇的話，我顯示着學優登仕的女史底顏色。

我出了籠的鳥一樣地飛着，叫着，做着我底簡單又簡單的工作，但我不能晚一分鐘回家去。

工作熬習了，孤寂再開始襲來，我想着那位漂亮的男人。我變得沉默了。我需要的不是外形離開我底家，我要的是精神的解放，我要愛。我感到家底重量對我更重了。我爲什麼一定要在那定規的時間內回去呢。

男女同事間鬧着戀愛，我睨笑他們，多麼無聊的勾當！剛見了就愛，胡塗得連名字都沒認清楚的愛。

我躲避着他們，但，琳於其說我看不起他們還不如說是忌妒他們，我不能愛，我有一層門關閉着我，渴望於愛的人，真以爲啊！

有一天，琳，我在街上又遇見林省民了，他要求我和他去吃茶，那是午間休息的時候，我去了，帶着驚深與快樂的心。

我們很快地就互相愛上了，以後，他把信寄到我底班上，我們利用着短暫的午休時間。我完全不能判斷我底行爲的當否，我爲一種從未經驗過的愉快籠罩着，我不想一切不利與我的，我沉醉在我盲目的愛裡。

那真是我過去的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我會無救地受纏於愛，一切能這樣輕易地得到，我真快樂得忘形，我覺得自己是風凰，那一些與我同事地在演着戀愛的把戲的女人，在我面前彷彿褪去了顏色，我自傲我底愛人是人間最漂亮最懂得愛的人。

我完全不能忍耐家中約生活，回家癩癩寫信，寫得再熱烈地沒有，那些信有時候寄出去，有時因爲太興奮了，寫得自己看去都羞澀，便在我床前的小小的壁爐中焚了。我盡我所有的智慧早一分鐘離開家，待到班上，又希望早一分鐘從班上出去。

一天，琳，我帶著晚上外出的機會了，爸爸帶了姨和三叔爲了這項房產的事到城邊。

媽媽們平常就是不留心我的。我照常地吃了晚飯，支開了糾纏弟妹們，一人假說頭痛地躺在小屋子裡。

一會，天完全暗了下來。我加意地打扮了自己，從後院的一個小門溜出去。到街上，喚了一部車子，我馳向×區的獨身公寓去。

到了，茶房帶我走過那憂鬱的前道到他底屋裏去。——「幸，這屋裏有小門可以出去。他的屋子黑着，茶房不在意地替我開了門。屋裡排着舖得挺厚的床和軟軟的椅子。在那扭亮了的六十燭的燈光下，他底半身像向幾盞昏地笑着昏眩昏眩地閃爍着。我底眼淚站在那門口，過度的失望使得我丟失了我底智慧，我不知我那時怎樣作才好，是回去還是……」

「您進去候一會吧！林先生就回來的。」

茶房提醒了我，我是應該進去等一會兒的，多麼難得的出來的機會呀！

在那佈置得相當精緻的屋子裡，我徘徊着，強捺着爲等待而焦灼的心。

一點鐘過去了。

又一點鐘過去了。

我捧着那張笑着的半身像，仔細地瞧着眉，瞧着眼，瞧着嘴，那一切地方都說給我愛安聲音我底焦灼。

我終於不能再等了，再晚我家的門就會關的，我一定得要在我家沒關大門之前回去，九點鐘了，可恨的又慢又快的時間啊！

我找到了紙和筆，我開始寫了一張紙條。不同的情緒在我底胸裡洶湧着，我不知道是寫恨，寫愛，寫失望，寫焦灼好。

拈着筆，淚從特意擦了粉的額上流下來。

擲了筆，拿起了小小的錢包，我拉開了門，在臨行的再一回顧，那纏在床上的像片。彷彿委屈似的半掩在床單裡。

我想我是該把那照片擺在原来的地方的。

我旋回來我底腳。

這時，甬道上響起來我熟知皮鞋聲，擦乾了眼睛，我把帶着跳動的心的身子，迅速地藏到門後去。

他進來了，因為自己底不在而門開了的事情詫異的「噢」着，隨即把手中的包裹扔在椅子上，過來關上了門。

這一瞬間，他瞧見了我。

琳！那時我在他臉上尋找到的是怎樣的高興啊！

「啊！是你，我底小天使。」他捉住了我，熱烈地這兒那兒地吻着。

「你怎會出來呢。」

抱着我，他這樣問。「等了好久了吧！」

我點着頭，由衷的喜悅加上剛才的委曲，禁不住地淚流了下來。

「原諒我，小親親，我太悶了，出去走走，被一個朋友拉着喝了酒，我，我太悶了，我怎麼就沒預想到你會來呢。」

擦去我底淚，他揪着自己底頭髮，強烈的酒氣從他身上飄了過來。

我脫開他底手。

「我要回去了。」我說。

「什麼？」他跳了起來，「回去？剛見着又走？坐我氣了，不，不走，你是能原諒我的。」

他再次擁住了我，眼睛直看着我底眼睛。

我完全沒有主意，家和愛在我心中交戰着。抬頭，鐘已經是九點半了。

我底心一沉，這會回去，我已經是得替靈招呼門了。

一個不幸的預感捉住了我，倚在沙發上，我底心惶惑地跳着，我說不出話來。

這時，他過去在他的門上加了鎖。

胡胡塗塗地坐沙發上，我隨着他關了門，曳下來窻簾，再打開籬拿來包裹。

「吃一塊糖，這本來是預備明天帶給你的。」他在我底身邊坐下，拉起來我底手，「怎樣出來的，告訴我呀！」

我說了我是怎樣從家裏出來的。

他高興得跳起來，拍着他底手，「那樣，更不用忙着回去了，誰也不能知道你出來。你放心，沒一個人能到你底屋子去。我担保。多麼難得的相會呀！小芬，你不高興嗎？」

他底話使我安心一點，實在我也不能驟然地從那甜蜜的房屋中走出去。

我吃着糖，聽他軟軟地在我耳邊說着熱愛的話。

在愛撫中的時間是過得多麼快呀！

到我再想起走來的時候，已經午夜了。

「走，不走，小芬，信我，沒人會發覺你出來的，你這會回去倒不好了。我們再說一會話，

芬，你愛我，你不走阿！

他拖我到床上，滅了燈。

許多複雜的感情泛濫在我底心上，我想着不幸的未來，我想着我底家，我底周圍的嘲笑，我底心劇烈地驚恐地跳動着。

但一方我又遏止不着那由於愛極處喚起來的興奮。我把頭藏在被裡，完全失去了清醒的意識；那時，琳，身邊是懸崖，我自己也不會阻止着自己而不滾落的。

那一夜，我失身了。

第二天，他懺悔着，解釋着，譴責着自己，他的一切的話都從我底耳邊囔囔地飛走，我聽不出來他說的是什麼，躺在床上，瞧着白白的天棚，淚，大粒的無聲的從我眼眶滾滾流出來。

我的外宿很快地傳遍了我的家中，當然我底爸爸震怒了，他氣得頭抖着，咯咯地嚙着自己牙齒，他替我辭去了銀行的職務。

一切比預料中還殘酷的責難落在我底身上，我在衆人前連吃一口飯的自由都失去了，他們放我在我底小屋中，用一個老媽子軟禁着我。彷彿我不是人，而是一個瘋子，孩子們因為大人底態度，有的也學着別人嘲笑我，有的驚異地看着我。像是要在我的臉上發現點什

我躺在床上直如臨刑的囚人，什麼思索都從我底心中爬出去。又彷彿一切思索都僵死在胸裏，我不曉得他們要怎樣處置我，我的心盤桓在死亡，被逐，飢餓，責打上。

這樣的第三天，他們命令我嫁給一個他們早已預定了的公司的經理底兒子。

我的荒唐的愛情在我胸中作祟，我拒絕了那命令，我不能委身於那位只會跑狗的少爺。

這樣，我再次惹怒了我的爸爸，他罵着我，從我死去的媽媽一直到媽媽的媽媽，都遭受了無辜的咒咀，最後，他攢逐着我，他盛氣的說他沒有那樣的女兒。

琳，一個巨大的問題臨到了我，我迷茫的停在院中的柳枝前，我不知道怎樣作才對，那時，生活還沒教給我一點厄難，我不以僞離開家就會挨餓，我想什麼地方都活人，憑我還會餓死，還有，我的愛情鼓勵着我，我想到兩人同心土變金的故事，我一點都不疑惑我底愛人。我驟開姨媽教給我的怎樣去祈求爸爸的寬恕，也盛氣地跑出了家。

他依舊用最大的熱烈歡迎着我，擁抱着，請求着前夜的寬恕，他確不知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切事情，他只知道我三天沒去上班了，他担心中我已受到不堪的責難。

躺在那隻會一次睡過的床上，我底激動的神經逐漸平靜，也因爲平靜了，許多我想像中

可能的離家後的一切不幸的預想，再在我胸間澎湃起來。

淚從我溼了的眼中源源地流出來。

他抱着我，用着不能相比的溫存，這樣，我訴說了我底一切。聽後，他抬起臉來望着天，許久沒有說什麼。

那一夜，我以着極度不安的心留在他那裡，他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特別高興的情緒，雖然我們依舊擁抱着，但我底心上抹上了陰暗的影子。

琳，以後又經過了我底三叔兩次恫嚇式的斡旋；我都拒絕了，這樣，激怒了我的家人，我任性地我離開了那長住了二十年的家，從那富裕的家裏帶出來的只有一隻母親遺下來的戒指和一棵二十歲的不懂事的心。

這樣，他覓到了房子，我們搬進去，組織起小小的家庭來。

我是怎樣的高興啊！我在我底小小的房間裡跳躍着，歌唱着，佈置着簡單的家俱擺着我體底小安樂窩。我在我心裡造了許多樓閣，我計劃着幾天後我去找事，兩人一塊上班去，回來在小屋子裡讀書，吃飯，招待客人，把兩人的年青的精力揮灑給社會。

但是，琳，第一天我底快樂便被打了折扣，那一天，我收拾好了屋子，用着生疏但小心

的雙手做好了我們的晚飯，但我底愛人並沒在應該回家的時候回來。

我等待着，儘可能地在胸中找尋着可以原諒他的理由，但我如何也割不去心中的焦灼和寂寞，我有點懷疑我底愛人，但又不敢往那上面想。

夜深，他才回來，喝了很多的酒，並不理會我臉上表現的寂寞與期待地一下把我拉到懷中，不容我詢問的，「我準知道你在等着我，我就很着急回家了，我喝酒了，你別生我氣。」說了，便橫到床上睡去。

我僵立着，愛情從我的頭中飛出去，我憤恨得嚙着自己底牙齒，我撕碎了所有的可以撕碎的東西，摔了所有的能摔的家俱。氣稍微平靜了一點的時候，躺到沙發上委委屈屈地睡去。夜半，我被拖到床上，在愛撫後，受到了幾乎不堪的蹂躪。

第二天，我想是該有一番撫慰的，他沒有，他一直睡到必得上班去的時候才起來，穿好了衣服就預備走，在門口，他回過頭來半玩笑的，「別耍小姐皮氣，小芬，這是我的家，不是你們公館，摔了東西得我錢買呀！」完了，揚長地走了出去。

我一人躺在床上，狠命地哭了好久，哭够了，洗完臉，便跑到公園去。

初秋的大太陽晒着我，我木立在池邊，池裡有大划船，水在船尾不安地跳動着，曳着長長

的白線，白線上飄動着一枚黃了尖的柳葉。追隨着那枚顛簸的憔悴的葉子，我彷彿看到自己的縮影。一想到明天它就將全黃而腐蝕的時候，淚便禁不住地潑潑地流出來。

彷彿在園中，愛情給我的興奮已經一點無餘，扮演着悲哀角色的預想，眼前的靈光証實了它。想到剛離開的家，家好像退去了殘酷的外衣，那外衣披在了兩天前我邊當神仙供奉的愛人身上。我感到過分的孤獨，多麼空曠的世界啊！我第一次疑惑了人是感情的東西。

撫摩着殘花，搜集着枯草，它們都與我有着同一的運命，不久就會蝕化成泥吧！我呢，時光不久也會帶了我去的，我已經從時光的齒輪中轉落出來，就要落到溝壕裡去的。

日暮了，蒼灰的曠色映到我的心土，瞧着啞啞的羸弱的烏鴉，我覺得家底可愛了，但我失去了它，我沒有一個可以讓我休息的地方。那個剛築成的愛巢裡是有着一隻蒼鷹的，我底自尊心支持着我，我不能屈服地回去。

天逐漸黑了下來，夜無聲息地沉重地從我身邊掠過，秋涼透過了我底網衫，在我底皮膚上撒下冰涼的顆粒，我開始輕輕地顫抖着。

下意識地盼望他來接我，又胡亂地算計着口袋內的錢數，計算着手上的戒指；我想去覓一個旅館，想像着怎樣去渡過明天的生活；我尋覓的職業，那一天會發現呢。

幽靈似地踉蹌地走出園門來，我想招呼一部車子，一想到去處，一想到錢，我底話從唇邊反咽回去。望着眼前的燈光，我茫然地握起了小小的口袋。

一部車子急急地駛過來，在園口停住，他急急地跳了下來。

立刻，他搜尋的眼光看到了我，兩步便跑了過來。

「唉呀！小親親，你可嚇壞我了，是你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這兒若再見不着你，我就要報警察了，明兒府上賴我拐賣，我說破了嘴也洗不潔這罪名呀！」

見了他，我已經消失了早上的怒氣，剩餘的只有哀怨了，我無言地接受了他底安撫。

這樣，琳，我們底同居生活繼續着，他，不時出去，喝酒，遊逛。問急了的時候就說是爲我，爲了我們不名譽的結合，人們要脅了他，要他請客。

我呢，琳，那時我才明白了生活是怎樣一件艱苦的工作，我底職業一直沒有着落，在我底身體中一個小小的生命在開始孕育着。爲消遣我底寂寞，貪婪地讀着所有的我身邊的書籍，因爲他的揮霍，經濟拮据着，我摒除了一切娛樂，我盡力愛他，我努力作一作好的妻子。

我底身邊的人們蔑笑着我，連我底朋友也說：「就這麼的就算了，多晚，連結婚式都沒有。」我只有忍受這些蔑笑，忍受這些非難，愛的時候不吝選擇，留給我走的只有這一條

路，我走了；「苦笑」是他們底權利，我用我底大量安慰着自己，但一想到愛也空虛了的時
候，便自己流着淚。

不久，小民生了，我添了許多麻煩的工作，連一點看書的時間也被奪去了，從廚房到臥
室，從臥室到廚房，我底世界只有某個真孩子底啼哭。我底丈夫對我更一天一天也令愛下去，
常常幾夜不肯回來。

我把全付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悶極了的時候便抱着孩子悄悄地哭。

孩子逐漸可愛了。丈夫彷彿安定了一點，他有幾天按時回來，引逗着孩子，我們中間再
響起了歡笑。我高興着，在那一點短暫的甜蜜上又放上了我底全部希望。

一天，琳，那是認識你的一天了，多麼美麗的初夏呀！那一天是禮拜日，我底丈夫很早
地起來，裝扮了自己，又幫助我收拾了孩子，他要帶我們到許久未去的公園去。

在園裏，在我會行立過的池邊，你來了，帶着愉快的微笑，走近了我們。你們彷彿預先
約過，是不是，琳。他介紹了你後，便讓你坐在椅上，自己跑了開去。

那時，琳，我正高興着，我竊得我重新得到了愛，我底丈夫回到了我底身邊，我想着怎
樣去歡樂我底小小的家庭，我底憔悴的心上開放了花朵。

但你沉默着，你只簡單地說了你剛到這兒來，將來要打擾的話。我抱着孩子，孩子用柔軟的手去摸那飄飛着的柳葉，我順從着他底意思，來回地走着，追隨着那擺動的柳枝。

我們愉快地笑着。

你像心裡藏了一點什麼，時時偷窺我們，又時時把眼光避開去，因為初識，雖然我覺到了你底態度，我只故意地裝着並不知道什麼。

好久，我底丈夫才回來，他有一點慌張，他說他特意出去買了××戲院的票，請你一塊去聽剛來C城的名角××的戲。

因為有你，我沒問詢什麼，我厭惡聽戲，我底丈夫是知道的，尤其是孩子不堪戲院的喧囂的呀！

在戲院裏，你彷彿活潑了一點，你會兩次站起來，和隔着很遠的人打着招呼，我底丈夫曖昧地走了出去，又曖昧地走回來，一會，他抱走了孩子。

孩子在那邊突然哭了起來，我仔細地注意了孩子底方向，他正被抱在一個老的女人底手裡，我底丈夫站在那女人面前說着什麼。

我看到了我臉上的不豫，故意不知道似地側轉了頭，我覺到一切你們之間的變換，我猜

想着那位老女人，我再仔細地瞧著。

我只能看到她底背影，而且來往的人，擾亂了我底視線，我只覺得那背影我很熟習，其實我並不認識她，但她很像一個我熟識的人兒。

這時我底丈夫回來了，台上正響着大聲的鑼鼓，你們交換了短暫地我沒聽明白的話後，你便告辭了走去，我底丈夫陪我坐在那兒。

我問着他，他只含糊地回答我，一會，孩子睡了，我們便離開了那喧鬧的地方。

那一天晚上，我底丈夫很晚的才回來，他送我們到家之後便匆忙地走開。我底愉快的心上又蒙上了暗影，我聽見了一個不好的傳說，那傳說說是我底丈夫早已有太太，和家人一塊住在P城的家中。我獨自地村度着白天的事情，我想一定是借你來C城的方便，他底家人隨了來，叫在我身邊，以便他們看我的，後來你底話證明了我那天村度的不差，琳，最近的故事都是以那天的事情為近因而爆發的，那個老女人是你底姑姑，我底丈夫底媽媽，她看中了我底兒子，也並不覺得我臉上有下賤相，她還沒有孫子，所以願意把我們收揀回去。

我底丈夫呢？他。他原不是怎樣愛我的，琳，你別笑我，我這會才明白，才確切地知道了這件事情。他爲了我們底小家庭在經濟上也嘗得够了，所以他願意我回到他底家裡去，他

一方面可以有權勢的爸爸再和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再去騙一個女人的自由的。

琳，我呢，我叛逆了我底家，自以爲是獲得了新生，用着細嫩的小姐底手做起了一切粗事，耐心地看護孩子，辦法一切娛樂，在黯淡的燈光下寂寞地等候着丈夫。但我得到的是什麼呢？我底爸爸罵我不肖，我底朋友說我胡鬧，林家的人以爲我不要臉。我底丈夫結過婚家裏放着太太，他用他的愛情上的伎倆誘過來我；結果我得隨他回去作姨太太，不那樣，我就得受着蔑笑，受着責罵。我底丈夫說：「細米白肉的就那麼白養着你啊！」我說什麼呢？女人就只有這樣一個吃人家的細米白肉的地位，琳，我說不出來，夫婦的真義是甚麼呢？

琳，我底丈夫不願輕易拋開我，也許是憐我，也許是怕我反賴上他。但他又不肯聽我的，我自然不會隨他回去，結果就只有吵，這些天我受的劇烈的踢打都是爲了這原因的。

我忙着，收拾好了屋子作飯，吃完了，又是孩子，孩子睡了洗，一天直到晚，好不容易有一點坐着的工夫了，他就吵，琳，我心裡的苦我真不知道用怎樣的話才能述說給你，我只有怨我自己，怨我自己的輕率，仔細的想起來，自己也不該怨，我是人，我需要愛，我的要愛的途徑是只有這一條路的。

前幾天，我心裡還有一點光亮，那就是你，我在受盡了欺凌之後，一想到你，我的心便

溫暖了。我不止一次地重想着那一天，我們初吻的那一天，琳，多麼甜蜜的日子呀！記得嗎？琳，同樣的雨呀！

你來了，那正是在我知道了幾底丈夫已經有了太太的時候。那天，我哭了很久，到淚流乾了的時候，便抱了孩子僵坐着，我的丈夫正回P城去，我知道沒有人會光臨到我底小屋子裡來，便任興奮的感情支配着，把屋子攪得一塌糊塗，僅僅掃出來抹叫小民睡去。

但我聽見了敲門的聲音。

雖然想也許是你，但因為聽說你那幾天到另一個地方去了，我又不敢相信，琳，那時，幾幾法是盼望你的，只有你一個人沒對我洒下了蔑笑，而給與了同情。

我稍稍地清理了自己，開開了門。

當我看見你時，一切的委曲都湧上心來，我是用着怎樣的努力才壓下去那升上來的淚水呀！

你進來，我羞澀於你看見那樣的凌亂，我那時在你面前還端着架子，我竭力裝着我幸福，我是被愛的妻子。但，那一天，一切都揭開了，在你面前，我已不想再掩飾，我想我們之間的一切，你是比我還明白的。

你站着，瞧着屋裡的情況，輕輕地嘆了。

「民哥今天回來嗎？」站了一會，你硬找出來這樣一句話問着。

我搖着我的頭。

「已經這樣了，珍重自己一點吧！」

好一會，你坐下，臉看着地，像對我又像對自己說。

多麼溫存的話呀！那欠達了的溫存的語調翻起了我竭力地忍住的所有悲痛，我把頭藏

着的衣衫裡，拭去抑壓不住的眼淚，你走了過來。

琳，那時我底心是怎樣地跳動着啊！我怕又希望，我預感到你是會來安慰我的。

你揭開我遮在臉上的衣衫。

「芬！」你第一次叫着我底名字，「不哭了，瞧我，瞧，」你作了一個可笑的鬼臉，同

時拉起來我底雙手。

你的緊握的雙手拂去了我心中所有的悲痛，你直視着我，一點都不動地，那眼中是燃燒

着怎樣的愛情啊！

那愛暖了我的心，我覺得我心中有一點什麼生出來了，那是兩次欲投無處的一點愛之芽

躲過你底逼視，我底心開始慌亂着，許多受過的責難和蔑笑踢打着我底神經，想到我的丈夫，心無緣由地癢癢起來。我忍不住地投到你底懷中；盡情地哭了出來。琳，那是我有生以來的最痛快的哭泣，難得的哭泣呀！

你扶起來我的頭，溫存地吻了我含淚的眼。

琳，就只那一吻，我已經該感激你了，那樣溫存地，牠說給我一切愛情的甜蜜，牠啓示給我人與人間的溫暖的關係，你記得在你底變唇下我是爲感激支使得怎樣戰慄麼。

眼以後不久，我底丈夫便在我面前揭明了以往一直隱瞞着的一切。他說，他是結過婚，但那並非是他底本意，他說他的父親是那樣地震怒，爲了我們的不名譽的結合。他說他後悔於自己的輕率，他應該在沒和我發生關係以前遣走他底妻子。但現在晚了，一切都過去了。惟一的方法只有我歸到他的家去，用我們底小孩來贖買我們底自作的孽，他底父母親是急於一見孫子的，他底那個妻子沒有生育過，他們隨便就可以處置了她。總歸一句，他不能在外面受苦挨罵，他不能背叛他底父親。

琳，他底話奪去了我全部的幻想和希望，以往，對他底放蕩 我以着女性最大的忍耐原諒着他，我只想他是一時氣憤，我並不疑惑我們之間的爱情。但他推開了我心上的意

子，叫我看清楚外面究竟是怎樣一個世界；那窗子外面的陰雲，雖然我很早地就知道牠是快壓到了我，但我騙著我自己，我想那陰雲後面是晴朗的天，只要一陣風來，那陰雲就會被吹走的。多麼懦怯的我呀！

在他還沒說明一切之前，在我們底愛情間，我苦惱着，一面我不能拒絕你所給與的慰藉，一面又譴責着對丈夫的不忠，所以時常在你來的時候，我怔怔着，我不敢接受你底撫慰，以致惹怒了您。

但是，琳，現在我明白了，我試驗站到愈前去，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一切阻力都是可以抵抗的，我知道了我底丈夫給與我的是什麼，我也知道了你底。我想以往我是太珍貴我自己了，在你底愛中。你只是一個富人，並不在意地扔出了你手中的麵包，結果餓得要死的我拾得了，便自以為是無比的恩惠，你，琳，你並沒有愛我，只是隨手地拋出了你一點閒適的感情而已，我這樣說，你生氣嗎？

我說了許多話，你不討厭我嗎？我知道說出這些來是多麼沒用，但我說了，我想你是比較知道我一點的，我想解放我一點，我爲我自己底自尊束縛得够了。我多傻呀！爲什麼我要在人前裝着我丈夫是愛我的，爲什麼我要隱瞞着我們是沒結婚就有了小孩子的事，爲什麼我

誇耀着事實上早已和我沒關係的我底家，爲什麼我逢人杜撰着理由證明我底丈夫是沒結過婚的，我爲什麼一定要順從着人們底意思委曲着自己呢？我爲什麼要一般人承認我是和他們一樣的人呢？

我作的事情並沒有錯，我需要愛，結果愛了，我要創造我自己底家，那我自然應該走出我爸爸底家，我並沒有侵害誰，我並沒有給誰不便，我作的，都是只有一條路可走的。我還要我自己，我就只好走這一條路，我爲什麼要一定依照別人底意思呢？

如果我底家不是那樣逼我，我也許不會那麼輕率地愛上了林省民，如果林省民不是那麼欺凌着我，我也無由接受你底撫慰。但我底家是對的，林省民是對的，你哪，你也是對的。不好都是我。那我擔起來這不好有什麼關係，我爲什麼斤斤於這些不必要的計較呢？說對就真對了嗎？

我不能隨林省民回去作姨太太，我就只好離開他，他不能背叛他底爸爸，我却有背叛他爸爸的自由。真正的快樂不是依賴別人所能獲得的。我不能忍耐目前的生活，那就只好自己去打開另一條生活的路子。你不以爲對嗎？琳。

琳，今晚，你原諒我，我不否認我是一個多麼渴於愛情的女人，我知道你對我的愛，我

理解你幾次爲人蔑笑後生出來的對我關係中止的意念。你原是隨意擲出你底面包來的，既然有人說拐的不對，你犯不上爲這一點事情惹起公憤，不拐對你也無所謂損失。但人究竟還有感情，感情不是那麼說揪就兩斷的東西，這也就是你今免所以來了，也就是我遲疑着不能從林省民底懷中離去的原因。

我明白你，我知道我自己，但我不能放你走出去，我知道在暴風雨裡一人獨坐是什麼滋味，我要那溫暖的慰藉，我要一個存放我底豐盛的感情的地方。我知道我要的不該是你，但我，你，我身邊只有你接近了我，我，你，你原諒我嗎，你生我氣嗎？你：

(三十年七月)

旅

用最敏捷的步伐，和送行的朋友們一道別後，我匆匆地跨上兩行車的車階，還有兩分鐘，我便要離開這裏了，離開這實際上我是寂寞的都市。

再用惜別的眼睛看到車下的朋友時，我看見很愛我但不能理解我的姑姑急急地跑過來。

「有事嗎？姑，」我把身子探出去，臉俯向她問。

她驚慌地四外看了看，低低地，眼睛依舊看着前面的人群，用不尋常的聲音說：

「一個手殺親夫的蕩婦在這隻二等車上，和她底情人要逃到海外去，站外警察來了很多了呢？說不定要出什麼事，你下來，再一趟車走吧！」

這時，開車的鈴響了，姑急忙拖住我底手臂。

「不要緊的，姑，您放心，不至於有事情的。」脫開姑姑底手，我邁到車階上去，隔窗對着姑，竭力在臉上作出使姑安心的神色。

車走出很遠，我鑽到車庫中去，在我底座位坐下，拿出一本畫報來看。

車中有所有車中的喧聲，有幾個彷彿故意在大聲談話來擾亂別人，有的剛上車就跟賤賤打交涉，把頭在絨絨的車墊上來回擺動。

我底注意力不能集中在畫報上，我忘着話底話，我開始在車中的女客身上，停留我底視線。有幾個年青的女人圍坐在車中的一角，當然她們是黨婦案中的人物，她們都穿着得很朴素，質樸的臉上露着不真的笑。無疑的，她們是一群趁着假期出來旅行的女學生。另外有兩位老女人，正用眼望着窗外，在她們，有興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剩下的寂寞的老年，正用無興趣但珍惜的方法打發着日子，自然她們沒有精神付出全部的精力爲了和懂人的渺茫的私逃。其中一個正在咀嚼着一隻鷄腿。

再就是我了，我嗎？我自己晒笑起來，重拾起膝上的畫報來看。

這時候，車門開了，檢票員進來，檢票員後面跟隨着四位黑衣的警官。

警官吸去了全車的注意，旅客們都把疑懼的眼光停在那黑的鑲金色橫條的肩膀上，有許多人在竊竊私議。我想到話底話，目前的景色有幾分證實了，我開始覺到這次旅行意義的不同尋常。我拿出我底票子，當檢票員驗過了票後，我受到了比別人還嚴重的詢問。幸而警官

並沒覺得我有什麼可疑，隨後，他對我客氣地走了，發覺地走過去。

全車費了很大的時間才檢查完，這時間裏，大家都屏着氣，用小聲音互相耳語，村裏者所以來了這些位警官的原因。

由於我自己受到的嚴重的問詢，我想起蕩婦案，即或不是，也一定是有一樁圍繞女人的故事發生了；他們把我當作兇殺案的女主角了嗎？看着我底舊了的藍布衫，我不禁輕輕地笑起來。

這時候，我聽見一個低矮的婉媚的聲音在說話，我抬起頭來。果然是一位穿方少艾的女人，就在我對面的車廂裏，用一張報紙擋着臉。在和對坐的男人說話。

男人穿着適合節季的灰色的西裝，黑的鞋，打着灰地紅花的領帶，是一位壯年，有好容貌，有好態度而且像是很有錢的樣子的男人。他正在傾聽她底軟語，把身子斜過去，臉離得她底臉那樣近，顯得他們是多麼親密呀！

女人穿着花朵很大的旗袍，雖然顏色很嬌艷，但並不過火，從她坐着的形式看起來，我不敢斷定她有一個很美麗的身段。她穿着白色的挖空的鹿皮鞋，腳趾上塗着鮮紅的指甲油。

報紙遮着她整個的臉，我無從看見她底面貌，頭髮彷彿很長，鬆鬆地垂在肩上。

一會，男人把餐拿回來，在膝上擺着的大衣底下把手伸過去握着她底手。

我能夠想見他們底手是握得怎樣緊，男人底臉上有一種另人羨慕的甜蜜的神色，他用那樣柔情脈脈的眼睛看着她，那眼晴裏燃燒的愛情顯得他更英俊可愛，這真是一個使女人動心的面貌。

女人彷彿爲一件事情折磨着，時時不安地轉動她纖美的身體，而且總不會掉落在臉上的報紙。

剛才我沒能注意到警官怎樣詢問他們，他們底熱愛恰似一對情人，那男人的臉是有可以使女人爲他脫却了性命的魅力的。那麼，她是那個桃色三角案中的女主角嗎？她底手看去是這樣柔潤而白皙，那樣柔潤而白皙的手能握得着一柄殺人的刀嗎？

啊！我記起來了，我止車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個這樣花色的身軀從我身旁踏過去，一直到發覺去後，她才矍矍地回來，她是聽到廁所中脫過問詢的難關嗎？

我是這樣急於望一望她底臉，她恰在這時候把臉轉向了車窗，但她沒使我滿足，她在臉

對着外頭的漫漫大地後，才拿下來那張報紙。

羞赧地她是在躲避着別人的視線，她底憂愁的態度加強了我底猜想，我想她一定是那個

漢舞，舞了和愛人越比愛越烈。在一陣陣感傷的長窗下，殺了那惡毒的丈夫。但德底美姪的身軀和那男人的可愛的臉使我無形中覺到了對女人的同情，桃色案中要是拋開複雜的心理變化而來斷定誰是誰非是不對的。她底畏縮和慚慚的樣子表現了她心中的追悔和不寧。我想像她底丈夫一定是個過分胡塗的人。不然，他一定能聰明地讓她出走；就是不然也能巧妙地收回她不羈的感情。使別人憎恨自己到能夠被殺的地步，一定是對方被逼得太利害而促成這種殘忍的舉動的。但女人底毒辣也是不能諱言的事，能夠舉起一柄刀子來結束一個人的性命，這絕不是一個賦性溫柔的人所能作得了的事。

這時，她轉回臉來，因為我正在注意地守望她，在她急急地呷了一口茶而又轉向窗外的一瞬間，我看見了她底臉，但，那是一個怎樣姣好而又天真的面貌呀！雖然她底大眼睛裏有小鼠看見貓時那樣驚惶的表情，可是實在不能在那悸動的紅唇邊找到能夠殺人的毒辣的姿

微。

忽然，我身邊的一位老太太站起來，停下正咀嚼的鷄腿，也向我注意的女客身上看望。她底衣的裏有一種逼人的搜尋的光亮，那纖細的身軀彷彿已經覺到有人在看她；她站起來，預備向外走，我看到她底腹部有一點隆起，我想她至少有四個月的身孕了。

就來到一個小站的站口了，外邊開始出現了蒼蒼綠綠管轄的小磚屋，磚屋後面展開了開着野花的美麗的大地，春底太陽在花架上面照耀着，發散着春季艷陽天的誘惑力。

那可愛的男人拿起他們唯一的小皮包，隨在她身後，我想他們是要在這小小的站頭下去了。

車快到站的一瞬間，他們一前一後地往外走，我方慶幸他們可以安然下車的時候，車門突然被急遽地推開，我看見那個會嚴肅地詢問我的警官，急急地進來，他後面立着一個裝飾華貴但一臉殺氣的胖女人。

那妓好的女人像看見了一個吃人的猛獸一樣銳叫了一聲，臉色蒼白地頹倒在男人身上。那胖的女人撲上來，用全力向着那可憐的女人身上捶下了肥胖的雙手，警官擋着了她，男人則緊緊地抱着了那畫着花朵的腰肢，一方向着那胖女人瞪起憤恨的雙眼。

胖女人一次沒有打着，立開咆哮起來，在警察的攔阻裏，遊跳着，罵着不能入耳的俚語。警察用着莊嚴的臉色吩咐男人下車去，一面使他手臂中間纏着的女人也向車下走。

我身旁的老太太也怒氣橫收拾自己散亂的食品雜物，豫豫也要和他們一齊下車去。

幾聲不響去遠發着砲聲向敵試擊，發聲連想那聲聲響着響着，響聲更的響聲響着。

邊問著。

「怎麼回事？」

「怎麼，男人不要臉，帶着野丫頭租小公館，太太不答應，把事情攔下兩人跑。」她大聲地說，我想車上所有的人都能聽聽清楚她底話，車中這時正都繃緊着看着這幕活戲的進展。

「那麼，您——」我又替她插好了兩隻罐頭。

「我是太太底姐姐，一聽着她們要跑的信，哼——」

車動了動，她慌忙地提了東西跳下去，我隨後替她扔下去她那隻獵鷄的蒲包。

她們一行人已經進了站，我無從找到那好看的背影，我看見和我同坐的老太太正在躊躇着趕進站裏去，一會，車站的灰色的屋子便消逝了。

我坐下去，想不起來做什麼好，和那位姐姐坐在一條椅上的半老的男人舒服地嘆了一口長氣。

「不是說有一位蕩婦坐在這隻車上嗎？」我問他，他看去是一位慣於旅行的人，正把頭不經心地靠在那邊上。

「一上車就捉着了，這丫頭的女人簡直沒譜。」他說，立刻覺到自己底可笑，把聲音很

快地收回去，用眼睛望着我。

我不曉得他把我想成一個怎樣的女人，我不知地嘆了口氣。

（三十一年五月）

黃昏之獻

徵 男 友

「某女士新孀，年輕貌美，富有資財，願徵門第高貴未婚健壯之中年男士爲友，願者請至○○胡同

二號雲宅面洽。

這真是一條誘人的廣告，而且面洽。這種徵男女的事什九都是「來函請願」的，面洽簡直是萬分之一的俏事。一定是那位新孀的女士太寂寞了，急急需一雙健壯的胳膊來扶持她，伴着她排遣那幽香得像夜百合一樣的日子。

詩人李黎明索性放下了報紙，閉上了眼睛，在那小小的廣告上作着天上人間的夢。他想起了許多大詩人怎樣在結婚之外的愛上，產生了永垂不朽的傑作，寫後人留下了吟咏回味的驚人的事件。他想他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特別值得別人讚頌的作品發表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爲沒有這種精神上的刺激，以至他底詩思未能泛濫出來，而成功一篇驚人的著作。

這真是一個再好也沒有的機會，他不能放過她，年輕貌美又有錢的小孀婦，嘿！李黎

明忍不住地噙了口吐沫，就發一聲剛鑽下來的小白梨一樣的新面目，而又適口；一定它一些悅目又適口的梨子呀。

想着，李先生扔下手中的報紙，去鏡台前端相自己底面貌。鏡台因為多日未用的關係，掛滿了塵埃，裏面顯得李先生底臉更萎黃了，萎黃得只如一片垃圾箱裏的白菜葉。黃，原是黃種人的特色，本來算不得難看，但委實却有點討厭。李先生用雙手努力地揉搓着雙頰，希望雙頰能因揉搓而紅潤起來。

到雙掌下的雙頰因為揉搓而發熱的時候，鏡中的臉依舊。李先生把不愉遷移到女僕身上，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嘴裏邊罵着：

「混蛋；一天竟作什麼了，連鏡子也不擦擦。」

在廚房中忙着晚飯的女僕，爲這意外的聲音所驚擾，慌不迭地扎緊着兩隻濕手跑了進來。

待睡出了主人站在鏡台前發怒，方記起來今日正是歸寧三月的太太回家的日子，鏡台也委實太髒了，立刻陪着笑，檢說

「特會，我特候您上了車站，就來收拾，太太回來之前準能收拾乾淨的，您放心。」

說罷，又轉身欲走。

「我就不用了嗎？」李先生怒吼着，用手中的梳子敲着那隻爲塵埃所封的鏡子；「你聽聽，這還叫鏡子嗎？好人也照成鬼了。」

女僕仔細地瞧了主人一眼後，去廚房裏拖出一條抹布，橫橫豎豎地擦了一陣，一聲不響地又走回了廚房。

鏡面驟然一亮，李先生疾忙把臉湊上去，審視那彷彿久已忘却了的臉。

五官生得很是地方，眼睛尤其黑大，想當年的太太就是爲這一雙黑又大的眼睛醜得，今天又要藉牠去捕獲新鮮的情人的時候，不禁對眼睛又加了一份愛憐。抓起了身邊的濕毛巾，細細地把眼睛擦了過後，又學着太太日常化粧時的樣，在睫毛上小心地塗上了一點髮膏，陰色在亮的鏡面中，不但黃，又且靛青；雙頰也太瘦削了。身量高，沒有相稱於高度的肌肉，在鏡中愈顯瘦長，想起來平日爲朋友們取笑而題的諺號「細腿鷄」自己也覺有點兒相似，心裏一陣懷喪，不自主地把身子投向沙發裏，無可奈何地閉上眼睛。

十分鐘過去，李先生得救了，他記起了自己底詩，自古以來，才子佳人成對，女人從來真文藝者不操藝，何況年青美豔有姿顏又善居的女人呢？她日常一定是以讀書報爲消遣

的，說不定她早已看見了自己底著作，想及此，季先生立時跑到書桌前去翻那隻存着稿件的抽屜，抽屜中發表過的作品雖不少，但最近却沒有發表的地方都是報紙的副葉。經過幾度的斟酌，挑選，才選定了唯一的登在雜誌上的一隻戀歌，那是追求太太時，經七晝夜的吟咏才完成的傑作。當年，列爲給太太的禮物之一，幾經珍重的考慮後，才寄給一本文藝雜誌。刊出後，爲刊登地位的不好，還會罵過主編。如今，倒是心平氣和，反倒因爲那是作品中唯一刊在雜誌上的一首，對她抱着非常的熱愛，閒着，常常在那上面回想過去的一個彷彿夢一樣的前途又渺茫的事，在那事件裏擁着安慰，用那安慰陪伴着和太太已趨平淡的生活。

揀出來那一首珍貴已久的「青春之獻」又特意選出來一首前兩月刊過的小詩。用白紙包好，在外邊束上了一條從太太紙盒裏翻出來的紫色的絲帶，絲帶的顏色很鮮艷，而且帶着輕微的香氣。他想這樣一定會投美麗的女人的愛好，紫原是熱情的顏色，西洋人不是愛把一束紫羅蘭送給一位傾慕已久的女郎嗎？

他想着怎樣去叫門，怎樣送上名片，怎樣去到客廳裏，怎樣女主人爲這詩人的名望所驚，來不及換衣裳便迎了出來，也許她會穿一件白色的長睡衣。有錢的女人是明白怎樣把自己打扮得更動人的。白色睡衣上的一張紅潤的臉，額上雲髮下垂，也許她剛哭完，正無恨着

這過不完的寂寞的日子，珠淚還停在眼角，嘴角掩着驚喜的笑容，梨花一枝春帶雨，當年的楊貴妃也不過如此姿艷吧！

自己呢，蘭酒地走上去，恰合風度地致了打擾的歡語，然後在離她不遠的沙發中坐下，和她款款地談起詩人與著作，爲她讀着「青春之歡」，如果她興致好，陪着她晚饗，她一定要到廚房去爲這尊貴的客人燒兩樣可口的小菜。這時，可以停在她精巧細緻的小客廳裏，欣賞着她爲自己撥來的像冊，看她怎樣由一個可憂的女孩長成嬌艷的少女，怎樣由少女變成美麗的少婦，想到由少女到少婦的過程上，李先生覺到了莫明其妙的嫉妒，彷彿她底丈夫從自己懷中奪去她一樣。想到她的新孀，才放心地嘆了口氣。

也許她穿一件天藍色的長旗袍，這是素淨又動人的色素。自己呢，迎上去，爲適合她底中國服裝，稍之地彎一彎腰就好，或者像羅勃泰勒在銀幕上的一笑也好。

時間呢，和她會完就快午夜了，走出她底門來，她立在窗口目送着，殷勤的搖動着雙手，叮嚀着來日的聚會，自己帶着夢中情侶的愉悅的調子，把鞋底清脆地打在柏油路上，走向自己的家。那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呢？李先生迅速地抬起了自己底手腕。

時間並不晚，剛剛三點過一點兒，正是拜訪人的最合適的時間，他大聲叫着女僕，要她

爲他打一盆清潔的水來。

女僕進來了，端着菜和飯。

把菜擺在桌上，女僕來請他，並且說，因爲怕先生就誤了接車，只隨便作了一點菜，請先生少用一點，等太太回來再一道吃些。

女僕的話趕走了李先生的全部的煙士披理純，她魯莽地糟塌了他一隻絕好的詩。李先生瞪起了眼睛，許久才從憤恨中找出一句話來，厲聲地問着女僕。

「今天幾了？」

「不是二十嗎？您頭三天就關照我，說太太今晚五點的火車回來，叫我提前作晚飯……」

女僕清清楚楚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瞧着主人底瘦臉。

女僕平常就看不起這整天坐在書桌前搔首修筆，左一張右一張地謄寫，什麼事情也不作的主人的，念書原爲作官，沒聽說念書是爲作什麼濕人，乾人。就是濕人也不要緊，能賺回來錢就好。可沒看見過這樣的念大書的人，若不是老太爺給留下這一點房產，用老媽子，自己還不定給人當下幾等的聽差去呢。

女僕的話把李先生清之楚之地給安排了一個地位，那就是快吃飯，到車站上去，去接那

拉味同嚼蠟的太太。

「行啦！」李先生悠揚着女僕，「去給我的盆水去。我還不比你知道。」說着，走過來，逕自拿起來飯碗。悶々地吃起來。

他已想得了一個主意，他想無論如何也不能失去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要遲到明天，纔會被逮足先登的人搶了去。至於太太前，隨便撒個什麼謊都可以混過去，若爲太太喜歡，說趙伯父給找着了，一個差事，前五天定下了會見的時間，雖然知道了太太也在那時候歸來，但已無法推托就可以一點痕跡不露。那麼只要早一點回家就好了，忍痛犧牲她那兒的晚飯吧！並且第二次到人家去就吃飯也不好，太沒有禮貌，徐圖後會不也是一樣嗎？

想着，李先生很快的吃完了飯，到鏡台前去擦臉。

暮色中，雙頰彷彿豐滿了，臉也是一種文學家才有的那樣高雅的蒼白色。李先生底心中不自主地湧上來高興。他仔細地擦拭了臉，爲了使那蒼白的膚色更顯得柔和細緻，塗了一層滑滑的潤面膏。睫毛也仔細地收拾好，在兩頰的陰影下，極薄極薄彷彿天生一樣地少々用了一點胭脂。頭髮縱橫地梳了多次，才決定梳了一種前邊稍々隆起的樣式。這在李先生想是既不過於臨時（使人看成淺薄）又不過於古板（使人疑惑守舊）的紳士底頭髮型。

化完了粧，換上了白色的襯衫，穿好了上衣，前前後後地照過鏡子後，才滿意地拿起那束繫着紫色絲帶的「詩頁」。

很快的，李先生便在〇〇胡同的頭上尋着了二號，那是一個古老的府第的外門，很高大，門漆已經有一半剝落了，露着污穢的木頭。門拴着，門框上有一隻鐵絲做的拉鈴的拉手。

門給了興奮的李先生以蕭條之感。他覺到了輕微的失望，但想及這空漠的門內寂寞的日子時，覺得正是給萌芽的愛情一個好的推助力的時候，又禁不住高興。他摸著袋中紫色的帶子，強抑制着跳動的心，一隻手去拉那鐵絲的拉鈴。

鈴音帶着輕弱的回音回激到門上的時候，李先生聽到了一陣急遽的細碎的脚步聲。一會，有兩個人走近了，一齊停止了脚步。

約有一分鐘，門沒有開，門裏也沒聲音。

李先生有一點惶惑，他開始想到了也許是一個圈套。他想往後退一步看看再說。

這之間，一個人拉開門走出來，又隨手帶上門，把身子貼在薄薄舊的門板上。

和來人一照面的瞬間，李先生驟然覺得眼前一亮。那是一個好看的女人，的確是一個好

看的女人，暮色中，兩隻美麗的瞳睛星一樣的閃爍着。

李先生輕輕地咬着自己底嘴唇。

女人穿着藍的布衫，頭上繫着白色的紗結。看去最多不過十五六歲的模樣。

她驕傲又頑皮地望着他，暫時用凝視代替了語言。

因為摸不清開門者的身分，李先生一時想不出合適的話來說。也用眼光代替了言語，他聰明地想到了那是女主人的淘氣的小妹妹。

「您找誰？」女孩子問，一面回身挽着了門環，門內彷彿正有人要出來，正在拉那厚門。女孩子用力拽着不使門開開來，一面凝固地看着來訪者的臉。

「我是——」李先生不自主地頓了一頓。

「您是應徵來的吧？」女孩子臉上閃過了「絲笑，爽快地接過來李先生底話。

「那麼，您等一等。」女孩子反身進門去，立刻關緊了大門。跟着各插各插，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脚步聲遠了，李先生方記起方才爲女孩子的大方所震撼，忘記送名片。但人已經走遠了，李先生懊喪地皺起了眉頭，用手揉了揉一下頭頂。

女孩子底閃動的眼眼稀仍在眼前，姐姐更不知要怎樣美麗呢。李先生覺得從心底泛上甜甜香來。

這時候，有人在院內大聲地喊了起來：

「請進，請進來呀！」正是一個女孩的嬌脆的語調，那聲音震開了眼前的空氣，在耳內作了一個極其好聽的記號後，餘音裏裏地飄散開去。

李先生提起精神，試用手一推那隻大門。

應手而開。眼前展開了一個寬大的庭園的橫切面。迎面一架藤蘿，正在早春的暮色中，揮散着特有的香氣，青的葉子間，已經疏星似地有了小小的蓓蕾。藤蘿架後，青色的暮霧流動着，在花間樹梢儲聚着輕盈的得紗一樣的流質，樹後，稍稍看見了一點房脊，晚鴉正從頭上飛鳴過去。

李先生禮貌地停着了脚步，而且從頭上拿下來帽子。他等待着下人來領他進客廳去。

等了一會，沒有人來。

再等一會。

身後的垂柳後面，突然忍不住地爆發了一聲脆笑，李先生疾忙回過頭去。

那開門的女孩子忍着笑從一株垂柳後面躡出來，一本正經地繃起來臉，指着藤蘿架左的
地方說：

「您往西一走，就會有人接您來的，請吧！」

說話間，樹後一個曼長的白影一閃，小姑娘立刻追縱了去。

像到了童話中的果園裏一樣，李先生覺得迷惑又甜蜜。那女孩子的美麗的眼睛緊緊地擊
着他，雖然覺到了有些蹊蹺，但也不願在未明真相之前離去。那曼長的白影更加重了他底
興趣。他想那是女主人偷偷地來瞧這闖入迷宮中的勇敢的王子，爲給來者一個意外的喜報，
正回去趕着裝扮，他幻想她怎樣在柳前出現，穿着天藍的長衣，伴着那白紗結的姑娘。

他迫不及待地按着所指點的方向走去。

轉過一排垂柳，一間敞敞的小屋子，矗立在青色的暮靄中，屋子破得如一件乞丐的上
衣，到處都有塞着青草的漏洞。更使李先生驚異的是門前席上的一排人。

那是排孩子，一排營養不足而又污穢的孩子，一半光着脊梁，有兩個穿着鮮豔的過大的
女孩的舊布衣，鹿頭，一個婦人坐着，雙手交組着，頭枕在臂上。孩子們是五個，也許是六
個。都輪着，聽着有人走過來，便都機警地坐起來，一個嘴裏連續地叫着好心的姑娘。

婦人放下來交組的雙手，抬起了污穢的臉，看見了面前的李先生，便撲空地跪在腳下嗚咽起來。

孩子們也學着母親的樣子，先還有兩個遲疑着，終於都跪在後邊，啜啜地哭訴起來。

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奇事，李先生一時驚得血都凝凍了似的，半晌沒有知覺，過一會，才氣急敗壞地說：

「這……這……這是什麼意思。」

「您幫忙吧！」婦人哭泣着，淚縱橫地流過了積滿塵土的臉，「跑匪跑出來的，家全燒空了，孩子廬爸爸不知死活，這麼一羣要吃沒有，要穿沒有，等着死了，您有錢，不在乎幾塊錢的。」

婦人不慣於說這樣乞求的話，話斷續了幾次才說完，淚點點地流下來，前襟都濡濕了。大一點的孩子也哭着，小的則瞧着，驚異地瞧着。

「一盆冷水賞頭澆」，李先生這才明白了那句話所形容的立刻清醒了的心境。他已明白了他現在是處在一個怎樣的寮圍中，這真是滿天大謊，這可有罪。他強抑着憤怒，憤憤地轉向來路上。

「您幫忙吧！」婦人越發哭得淒慘起來，「那好心的小姐叫我等了一天了，說準有人來，果然您來了，您不幫我，怎麼好呢，這麼些要吃的小鬼。」婦人哭着追上來，孩子看見媽媽一走，立刻哭嚷成一片。

一切都抵不過去李先生心中爲被騙所激起的憤怒，他無心理會到那婦人的哀訴，她底哭聲更助長了他的暴燥，他舉起他底胳膊，預備劈那個可惡的婦人一下。

在他回身的時候，他聽見了五個可愛的字「好心的小姐。」他停着了喝問着。

「什麼好心的小姐，小姐在那兒。」

「就是這園子的小姐，小姐是我們地主的小姐，我們種的地，就是租的她家的，一團匪，滿想求求老爺看這幾年的情分給找個安身的地方，沒想老爺反倒攆我們出來，小姐好心叫我們上這所園子裏來，這兒老爺剛買，就要收拾住了，一收拾，我們就沒地方去了？……」

「……」婦人逼上來，「您用女工不用，我什麼都能作，只要您給飯吃就行……」

「那麼，你知道不知道登報的事……」李先生問：

「什麼登報，什麼是登報，可是那，也是一學就會的，我什麼都作得了，先生。」婦人彷彿抓到了一線救星似的緊問着，她誤解登報爲一種工作了。

不是問你，混……那位小姐呢？」

「她剛還在這，也許回公館去了……」一婦人四外看着，兩個小孩奔過來圍在她底腿下，她推開了孩子，惶惑地回答着。

「真是倒霉，」李先生重重地吐了口吐沫，看了看婦人的臉，一個爲生活熬煎得憔悴了，但並不難看的臉，一面把手插入口袋裏。

手觸着一個光滑的物體，李先生想起了那紫色的絲帶，憤怒重又反轉上來，他反身走向來路去。

「您……您……您……」婦人絕望地哭出聲來。

李先生不耐地把手翻到絲帶底下，摸出一枚角子來向地下一擲，大踏步地走向大門去。

婦人疾忙去拾那扔下來的東西，孩子們也圍上來。待瞧清楚了媽媽手中的小圓銀角不是可吃的東西的時候，最小的忍不住哇地聲哭了出來。

李先生已走近了門前，他用力地拉開了門，照着那古舊的門板重重地踹了兩腳。

「爲什麼踹我夜門，」一個好聽的聲音冷冷地說。

李先生驚得一退，才看見門底大柱後面，一個白衣的姑娘在站著，手中捧了一堆真熱氣

的包子。

「因為這門裏的人說謊。」李先生也盛氣地答，他覺得她很像剛才的女孩，舉動又不對，她像比她稍稍地大一點。

「誰說謊？」女孩子說：「你自己沒弄清楚，怎麼賴人說謊？就是說謊也比人面獸心的人強，你看。」她指着頸上的一張白色的紙說，說完，立刻閃進門裏去，發着很大聲音栓上了門。

那張白色的紙貼在門柱的後面，在一個非常不顯眼的地方。若不細心地在門前走上幾遍，是絕看不見的。

白紙上寫着很娟秀的字，在逐漸黑下來的夜色中，李先生把眼睛擡上去，很久才辨認清楚。

「啓者，所發勇友已內定，本人有事他出，來人新恕不招待之罪，勿致誤請，此啓。」

張劉淑貞謹上。

97

一切雜亂的思潮都因為這幾個寥寥的字句引上來，李先生底一腔憤怒，半變了無可如何。他穿行着那條胡同，希望立刻遇見一部車子好趕到車站去，時間是六點前十五分，鐘聲

的胡同偏偏在城角上，他不曉得他心裏是一種什麼樣的情緒，他只想只要別說了接太太的事就好。太太這一回來，最少也能拿回兩千塊錢，丈母娘一向疼姑娘，何況在買賣正興旺的年头呢。

兩千塊錢李先生至少可以沾五百，五百已經足夠跟大星舞場的小紅坐三夜台子了，說不定從小紅身上補回今天的損失，寫一篇驚人的著作。

真是可恨，李先生不由地又咬緊了牙關罵起來，「那兩個小子頭，多會我也得賒拾收拾她們，叫她們作好了圈套騙人！」雖是罵，腦中却懷戀地想起那雙星子一樣的眼睛，可恨的星子一樣的眼睛……

一輛車擦肩而過，李先生驚覺了似的忙轉過身子。

「洋車！」李先生追上去，搶錦標一樣飛快地登上了車座。

「車站！」

「悠給八毛，」車夫揮起來車把，慢慢地說。

「走吧！還少得了你底車錢。」李先生瞪起了眼睛。

「是是是——」車夫往前跑了起來，李先生伸出胳膊來攔了攔。

「行啦！完啦！道算完啦！」李先生敲着車座，蹣腳說，腕上的錶已經六點前五分了。

「怎麼，先生？」拉車時回了頭。

「○○胡同，快。」李先生說，仰天嘆了口氣。

（三十一年三月）

雨 夜

初夏的傍晚，一切都安適美麗，酷人的暑熱還沒有來，是醉人的有花香又有鳥語的暖溫的夏日。

但這夏日容易使敏感的人感到過分的孤獨和寂寞，譬如看見樹間交頤的雙棲鳥，看見地上的並蒂花，看見鄰家的小姐怎樣帶了甜甜的笑容去赴約會。

我們的女主角——一位年青的小媽媽——正在廊下，看着眼前的情景，聽着彷彿變遠了的正在脚下的海底溫柔的呼喚，任海風輕撫着裸露的雙臂，搖着手裏一個相等於一個柔軟的枕頭的嬰兒。

嬰兒剛剛會笑，笑得一如天使——時——嬰兒佔去了年輕的媽媽全部的注意力，她看他怎樣慢慢綻開了柔軟的嘴，怎樣在頰上做了好看的皺摺，露出淡紅的牙床，無邪地連續地笑着。

媽媽底心裏充滿了不能說出的滿足和驕傲。攬着她底小兒子，她像懷抱了整個世界，整個的世界在她腳下逐漸變小，身側只有她底兒子。她像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看着她無疵的傑作，對眼前無知的人群發出了輕蔑的微笑，她直感到她底兒子可以凌越過一切人群，作未來人羣的救世主，雖然他現在小得還不能直立自己的小身體。

那委實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愛嬌的五官和明亮的眼睛。他是怎樣轉動他那愛人的明亮的眼睛啊！那樣笑着，發着咕——咕的愉快的聲音，彷彿覺到了媽媽底無限的愛一樣，他向媽媽底臉上投去了溫柔的小手。

媽媽承受着這種撫摸，心裏泛濫着無盡的愛。她聽見一聲聲的鳥語時，她抬起頭，看見就在廊前的梅樹上，一隻翠鳥棲止着，互相啄磨着小小的嘴，她試驗着去引起孩子底注意。外邊，暮色正在逐漸降落，遠處的小山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光彩，帶着山上的樹，變成了大小的不同的黑團。迎着落日方向還餘留着淡漠的金光。海上，晚霞追逐着，幻成了耀目的奇彩。

孩子預感到夜之來臨，雙頰還留着笑意地閉上了毛茸茸的眼睛，舉起來的小手一點點的落下去，就在媽媽注意翠鳥的一瞬間，他睡了，帶着可愛的笑。

媽媽依舊用同樣的姿勢抱着他，聽着他勻整的呼吸，在慢慢暗下來的夜色中，凝視着愛子底臉。

夜色覆上廊子，角落裏流着黑紗似的着霜。外邊，海在輕俏地呼喚；宛如蜜會中的少女叫着他底愛人，那樣溫柔而又動人的呼喚。

黑闇整個佔領了廊子後，媽媽抱起她底嬰兒，唯恐夜海裏的潮風吹着他底小身體，緊緊地把那小身軀擁在懷裏，走到孩子底小床邊去，放下他，替他蓋上一條溫暖的絨被。

廚房裏，這家庭裏的忠心的女傭正在吸着她底旱煙管，旱煙特有的強烈的氣息從門隙中鑽進來。女主人知道她這一切都收拾整齊乾淨了的表示，她慣常是這樣，在一天工作結束後，安閒地啣起她底煙管。

一切都安靜，孩子發着健康的細小的鼾聲，間或女僕用着很大的響聲啣出一口唾液，外邊，似乎有一點風，海底呼聲熱烈的。但我們底女主人知道，這呼聲一會便會溫柔，這不過是一點小小的夜潮，到海整個偃臥在夜底懷抱裏後，這熱烈的呼喚便要一變爲呢喃的細語。

她扭開床前的燈，剛剛八點過半，今夜有一個異乎尋常的心情，安靜之外苦於寂寞，想作一點什麼，溫軟的被失去了一向對女主人的誘惑力，她記起了海上的月，她想到月中的

海。

朦朧中有音樂傳過來，一個哀怨的聲音在唱訴別離的寂寞。遠遠聽去似乎歌者正在幽泣，在海的巖石邊，漁家女的悲戀的情緒，很快地傳染給聽着歌唱的年輕的媽媽。這一瞬間，她想起海濱的六月獨處，想起怎樣在一個瀕死的掙扎裏產了嬰兒，嬰兒在她剛剛強健了的時候佔去了她全部的愛和注意力。把她安靜地從寂寞的冬天帶到夏天來，夏天又給海帶來了不同的棲息者。她沒有像她是小女兒時那樣一家一家地飛過去拜訪他們，她把自己鎖在小院子裏。在女僕底體貼的侍候裏，伴着她成長的嬰兒，過着安靜的日子。

今夜她第一次在安靜之外覺到了孤寂，鄰家小姐臉上初戀的光彩使她覺到了桎梏。她明白她失去了自由飛翔的能力，如今她是一個媽媽，但女孩底活潑的氣質在體內流蕩着，她需要撫摩和愛，她急切地盼望着一個聚會，宛如初戀時盼着一個秘密的約會那樣覺得焦灼。她底丈夫正在海外，遠遠的海底對岸。他說是爲了他底前程去求深造，在她生產後不久便一個人遠遠地過海而去。她答應他，而且鼓勵他，約定在海邊等待到他底假期。現在距離他回來的時候還遠，若是按時間計算的話，那距離是一個過分龐大的數字，怎樣也不能即刻縮短了拉到身前來。

把自己摔在床上，用心裏的聲音呼喚着一個可愛的名字，但這只有使她興奮，她完全無法去壓抑心裏的動蕩的感情。她想見到一個人，一個女朋友；一個好心的老太太都好。只要她身邊有一個人，有一個人能跟她閒談一會，談談海上的初夏的天氣都好。

這時，她聽見咚！咚的鼓聲，她能想像出近鄰的海濱旅館裏的熱烈情景。他們跳着一種野蠻人的舞，在那強烈的響聲裏，女孩子們被原始的追求的方式證媚着，追逐着。她也曾在那裏停留過，她是怎樣高興地大笑過啊！她被她底丈夫強劫一樣從舞廳裏擡到海上去，在嚴石的遮蔽裏，他放下她，在她唇上壓上了自己的，這樣，他訴說了他底愛。

這真是一個使人無可奈何的聲音，她盼望牠停止，她覺到了自己底心跳，如果換一個調子，一個安靜的嫺雅的調子，她願意去坐一會，藉此去找回昨日的恬甜的心情。

鼓聲果然停止了，她站起來，打開衣櫃的門。

在取衣的時候，她俯身去看她底嬰兒。他安穩地睡着，嬰兒有一個幾乎不變的良好習慣。他睡後，便不再醒，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到媽媽喂乳的時間他方醒，帶着一夜安睡後的微笑。媽媽注視他，看了一分鐘之久，在他頰上輕輕地吻了後，把手中一件粉紅的長衣套在身上。

年輕媽媽的身體正如盛開的花，一切都發育到了極點，各部都豐滿，美麗。未嫁時如蓓蕾，那是這人喜愛的時節，婚後却正如盛開的花，有誘人的，幾乎近於逼迫誘人的威致。這時候過去，花謝了，寂寞就來了。

在鏡前，反覆地看着粉色的自己的軀體，如鑒賞一件悅目的傑作，驕傲飛到心上。也正因看到了自己底美，而愈意識到寂寞。

年輕的媽媽決心地拉滅了燈，拂起來白色的皮夾，闖過了女僕後，婀娜地走出去。

海濱的夜，潮濕的，清快的，夾着特有的海底呼喚。

踏着碎石子路，路在軟底的皮鞋下狡猾地動轉着，時時有一兩枚小石子翻上來，打在裸露的腳趾上。

音樂的聲音近了的時候，海濱旅館繚然的身形清楚地送到眼前來，大部分的窗子都籠着黯淡的光，大廳裏樂聲抑揚，燈不時地從紫色窗帷的隙間射出來，人們正在歡笑。

在門口，在一株玫瑰前，女人停住了，她想去摘取一朵玫瑰，簪在未加修飾的頭上。她有些後悔出來得太匆忙了，她沒有加細地整理她底雲髮，她能想像出女伴們是怎樣裝飾得恰如天使，她這樣在她們之前出現了——整居了六月後第二次出現，是會減低她底美麗的誇讚。

的。她從沒有過讓她在沒整理頭髮的時候出現在一個集會上；當她作女兒的時候，爲了盛開的一朵，她躲避了一叢綠枝，去奉折一隻頭上的花。

黑闇中，玫瑰的刺刺在她底手上，雖然她想着躲開，但，這是怎樣難啊！在興奮的心青裏，在黑黯的夜色中，壓下去整個心內的情緒，把精神灌注在一根花莖上，戴不薄的刺上，忍着痛，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一朵，血從指間流下來，有兩滴落在她綠紅的旗後，她沒注意她，從她底白皮夾裏尋出來手帕，綁裹了傷處。

把花簪在髮邊，爲了不使她掉落，她用兩枚髮針壓緊了她。

她向大廳走去。

突然，鼓響起來，帶着熱帶人的熱情的歌聲。

隔窗，在一陣衣裳纏絆和輕微的交談裏，她聽見玉鞋子開始打在地板上的聲音，和着那興奮的鼓，和着熱情的歌聲。

如果她進去，她能拒絕別人請求共舞嗎？這是危險的嘗試。她明瞭自己今晚是怎樣容易動情，而這幽音樂又正是最使她動情的調子，她不能拒絕她正渴望着這樣的跳舞。那間大廳裏的獨身的男人一向不容易找到舞伴，因為那既不是營業的舞場，而女客又少於男客，他們

會放她過去嗎？她是那樣鮮豔而美麗；她底親愛的丈夫離開她遠得很。

她底純潔的心幫助她辨別了眼前的事非；丈夫的愛使她明白這是一件怎樣非禮的舉動，雖然她並不是想在那集會裏找到愛人，而只是想消遣初夏的溫暖的夜晚。

她回過身子來，走向歸路，一隻手撫摩着胸。

海風吹拂着，帶着夜涼，她覺得爽快了一些，她想起海。

天有一點像陰，失去了晴夜的特有的藍色，她突然決定去看海。

到海濱，走十分鐘的碎石子路，就可以達到沙灘上。

她輕快地走着，想着沙灘中的白日的餘熱，她預備脫下鞋子，把下身埋在沙裏，半坐着着海中的月。

風有點怒了似的，不時地挾了濕的水霧過來，她覺到了一點冷。但她不想回家睡覺去。

很快地她到了沙灘，脫去鞋子，用腳撥開上層的沙，她把雙腳深深地埋在沙裡，一直埋到腿肚上。

熱的沙，柔軟的沙，怎樣使人感到舒適的沙呀；女人坐下去，掬起一把沙子洒在裸着的腿上。沙在腿上積了淺黃的小山峯，在山峯的兩邊垂下去黃色的沙幕，沙粒繼續滴落着，做

成了好看的黃色的沙流。

沙流使她想到沙漠，想到沙漠中的原始的愛情的追逐，想到那動人心魄的鼓聲。

她向四外看了看。四週靜止的，只有她，她稱她腳下的海，在活動，在呼吸着夜的清涼的空氣。

她站起來，洒落身上的沙塵，一如和着音樂似的划開了她底四肢，在沙上走着原始的女兒們簡單的步伐。

她覺到異乎尋常的興奮，她徹底用跳舞發洩出心中的豐盛的感情了。她愉快地分給她底四肢，在輕柔的沙上，有時迅速地有時輕輕地落下她裸着的雙腳，海應合着她，爲她奏着自然的音樂。

風呼嘯得逐漸劇烈，青的月旁繪上了白暈，海上這一團黑影逐漸變來。

但我們底跳舞者並未注意及此，她放全注意力在她底跳躍上，風吹着她底粉紅的長衣，有時頑皮地掀起衣裳的底襟來露出圓的膝蓋骨，海不時把滾的水珠噴在她底臉上，她底臂上。

她底黑捲髮在風上飛舞，時時遮上了她底額，鬢邊的髮環正象徵了她底臉，在熱情中顫

動着，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海上的黑影逐漸消逝，聲勢也隨着逐漸增大。那正如一條箭着實彈的兵馬，雖然腳放疾走，但聲勢却不爲之稍減，使人充分地覺到了暴風雨前的恐懼。

突然，一個霹靂自天橫轟而下，天立刻被顯裂了，帶出條片的黑暗，很快地這些黑旋連結在一起，沉沉地壓到海上来。

跳舞者急速地停止了舞步，兩臂伸張着向海。黑髮搖擺着，長衫飛動着，兩臂承受着涼的海水。注視着這突然變態了脚下的怪物。她正像海中的精靈，在吆喝着水中的餘黨，願意她們出來混亂這黑暗的世界。

海嘯起來，彷彿她真喚出了海中的妖精。一捲白色的水飛到沙上来，在沙上重重地翻翻，做了美麗的白色的花朵，向距離尚在十碼外的粉色的身體上，投送過去腥冷的夜之海風。

幾年來的海邊的經驗，我們年輕的女主角是知道海王暴風雨的速勇的。這些不過發生在兩分鐘間，兩分鐘前她仰頭向天的時候，天上還有月。再過兩分鐘，海就許捉去了她，像在熱烈的鼓聲裡被愛人攫去時一樣的迅速而且不容抵抗。

她驚叫了一聲，立刻拾起沙灘上的鞋子，用着最大的速度跑回回路。

海在她身後追逐着，惡意地恐嚇地唱着，合着狂舞的風。

黑暗已經懷抱了整個的世界，離奇的雷聲也似乎搖搖欲滅。天上，第一條金蛇驟然下來，帶着震耳的雷聲，雨就要來了。

這時她想起親愛的丈夫和嬰兒，意識到海底恐嚇地高唱，她盡量將步子邁得最大，她底美麗的帶有銀光的長衫在開襟處被撕開了，整個露出來她底裸腿和白色的縫着好看的紗邊的襪褲。

幸而她離岸還近，在粗大的雨滴打下來的時候，她已經攀到水門汀的提岸上。

稍稍地喘息了一下。她立即向四外打量，辨別一下方向。

週圍黑暗的，只有海的吼聲和着風嘯，雨開始無忌憚地打下來，冰冷的像宛如秋末的冷雨那樣冰冷的，使人感到戰慄地落在身上。

又一條金蛇竄下來的時候，藉着那閃亮的瞬間，她看清了她正在海水浴場小屋的左側，在這樣暴烈的冷雨裡她是絕不能跑去分鐘的黑夜的路正確地摸到家門前，那麼，最好是到那小屋裡去，在那小屋裏避一避雨，等一會風勢稍緩時再走。

她用最正確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摸索向右，免得在光滑的水門汀路上滑倒了，而墜到海的那裡去，風惡作劇地搖撼着她，使她不得不時常站立一會，以保持全身的平衡，這樣，在

到這小屋的時候，她已經全身都濕透了。

小屋裡有黃的燈光，門緊閉着，她不能斷定看堤的老頭是不是還在，但她想她可以進去。這屋子向來是不上鎖的。於是，她推開門，用冷得戰慄的手。

屋子裡沒有人，她進去，帶好了門，倚着粗陋的桌子，安心地長嘆了一口氣。

恐懼失去了威脅的能力後，冷反轉上來，濕衣幫助了她，女人只覺到全身戰慄，皮膚到處灑滿了冷的顆粒，脚下，尤其奇冷無比。這時她想起她的鞋子。鞋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失落的，雖然到沙灘上的路並不遠，她可以找回來，但這是怎樣討厭的風和雨呀！

風和雨正在外邊的世界中扭結着，發着可怕的震耳欲聾的撕打聲，海幫助牠們，使整個的宇宙充滿了恐怖的高唱，樹被折斷了，松悲哭着，海底精靈在沙灘上恣意地吼叫，恰如飢餓的猛獸，帶着使人心胆碎裂的喘息，吞噬着漫漫的沙地。

女人想起她底嬰兒，他會不會爲這可怕的交易樂驚醒呢？如果醒了，女僕能溫存地抱他在懷裡，爲他驅逐小頭中驚悸的意識而使她重獲安睡嗎？

她焦灼起來，願意一下跑到家裡，抱起柔軟的嬰兒，用母親溫暖的懷抱包圍着他，使他一點覺不到暴風雨夜的可怖。但她不能回去，風恐嚇她，雨欺凌她，而且黑暗中她會找不出

歸路，還有多麼討厭的寒冷呀！

她抱緊雙臂，雙臂濕膩地貼着，更使人覺到濕的難挨。她想起浴室裡常有粗毛巾在，把這難挨的濕濕擦乾，也許會好一點的。

浴室裏的小燈也亮着，浴室那面是看堤老人的小屋，小屋的門開着，屋內寂然無人。一隻小小的炭爐在牆角燃燒着，煨着一隻泥製的茶壺。

老人一定是在暴雨襲來之前到海旁側的小漁村裡走去看望女兒，而未能能在雨前趕回來。這真是天堂，這小屋在她看來是這樣乾燥而暖和。稍稍躊躇後，她跨進去，用老人的毛巾擦乾了裸露的四肢。從肩上摘下來掛得緊緊的皮夾。皮夾的表面上滾着鹹的海水珠，她也拂拭了她，因為皮夾的未嘗失落，在寒冷和恐懼的脅迫後，她覺到了幸運。

喝一杯熱茶後，冷擺退了，她開始想她是不是可以烘乾她濕了的衣裳。

當然雨勢未減之前老人是不會回來的，她脫下最外的長衫把牠塞在火旁，用老人的粗毯子捲上了自己，坐在那粗木的板床上，細心地聽着雨。

雨勢仍舊，風也仍舊，雨從起始到現在也不過才一刻鐘，這一刻鐘使人覺得像游歷了一次地獄，也只有地獄中才有這樣淒厲的呼嘯吧！

突然，一個瑰麗的照滿天空的金光閃亮起來，亮得如批迅速而又刺眼，屋中的燈失去了牠僅有的光輝；女人剛剛想到這是不甚個災難的時候，雷劈下來，震天動地的劈下來，彷彿劈碎了房頂，屋子搖撼了，帶着嗡嗡的響聲。

本能地只能把頭蒙在毯子裡，如果房塌了，也只好坐受，逃出去也會落在海中的。

很久，雷才過去，雷過去，風聲頓着了，那樣能夠摧毀整個世界的驟烈的風啊！

燈沒再亮，雨敲打着脆弱的玻璃，黑暗灌注到小屋裡來，除了那小炭火的四週，到處暗得看不見自己的手指。

這時，在那邊，浴室的那一邊，傳出來一聲緩緩的長呼。

立刻，女人被驚得跳起來，顫抖不自主地擦出來汗珠，這許不是麼麼睡，她把全注意力都集中到聽覺上去，等待着以後的變化。

但徹底劇烈的心跳的聲音擾亂了她底聽覺，她像是聽見有人在浴室的那一角走動，浴室的牆比前聽聲被震得叮叮噹噹地響。這時，她才想起來，她進來的時候，沒仔細地看看浴室的浴盆裏，是不是有人或者其他的動物在，有許多吃醉了酒的男人常常在那浴盆裡睡一個整夜的。

想到她想到醉了的男人，女人產到了甚麼鬼魅以上的可怕。鬼魅的怕是單純的恐懼的恐懼。醉了的男人的身上則包藏着所有的罪惡，所有醜惡的事件。她只切盼着看牛老人願意他如一個奇蹟似的出現。那樣一切都可以揭過去了，不管他是人是鬼。

突然，她想到了一件事情，她迅速地揭開毯子，跳過去，把穿着熱氣的旗袍揹在手上，很快地披在身上。

沒容她繫上鈕扣，皮鞋打在地上的聲音逐漸近了，的確是有了一個人，而且的確是一個男人。

——女人屏息地守候着，不敢動一動手指，她只盼望他沒覺到她底存在就好。她從爐火旁退後去，把自己整個投在黑暗裏，她是怎樣盼望燈能在這一瞬間亮起來啊！

糊糊走到小燈門，來的男人已經看出來是一個女人，她在微紅的火光裡朦朧的臉，使他感到超越燈光下的任何一個臉，那樣豐滿，柔潤而美麗。對醉後熟睡後的他恰如一隻適口的果實，他幾乎想跳上去啃着那多漿汁的臉。

但他看見她慢慢地後退下去，退到漆黑的夜圍裏。他強忍着自已心中的某種渴望，他絕不願相信她不至於背過牆外而向暴風雨裏去，爲了躲開自己。他想他可以作得聰明一點，借著

暴風雨的幫助，過一個旖旎浪漫的夜晚。

他站着，用恭謹的聲音說：

「小姑娘，你爸爸呢？」他想她也許是看守老人的小女兒，因為她常常到海濱來，陪着她爸爸渡過海上的涼夜。

女人沒有回答，他正派的語調添給她一點勇氣，男人們也並不是沒有一個規矩人的。

她微微地哼了一聲，她願意男人想她就是老人底小女兒，這樣，是比她自己更容易對付一點的。

「他沒在嗎？」男人又問：

女人搖搖頭，但記起了眼前的夜闇，曉得搖頭是怎樣沒用的時候，不自覺地嘆了口氣，可是，立刻就想起跟隨嘆氣而來的副作用，很快地截止了嘆氣的尾巴，以至變成了一個奇怪的聲音。

男人歇了一會，彷彿在揣摩女人底心境，他渴想能見到她清瘦的面貌，他斷定她不是老人的小女兒，但她是誰呢？

「如果他不在，請你別介意我底打擾，我到外屋去，燈一來，我就走，務必請你原諒

我與你男僕說，用着禮貌的聲音。他真的就走過去，鞋很規規地敲着地面，一點一點地遠去。其實他並沒有走了多遠。他把身子藏在門旁的板壁後，在等待着電閃。在等待着電閃的光輝來判定女人的面貌。

女人安心了。她迅速地扣起依舊散着的鈕扣，未乾的旗袍冒着絲絲的熱氣，使她覺到了蒸氣的窒息。她把身子貼在板壁上，想起來自己的裸足，也許能尋到一雙草履吧！在老人底床舖底下。

她在等待電閃，藉着電的光閃看看床底是否有鞋，那管就是一雙破了的草履都好。

電閃了，男人立刻把全注意力放到女人底臉上，女人偏下頭去躲避。

「這是真的嗎？」男人疑惑自己的眼花了，那是她，爲了祈求她底眷顧自己挨過冷嘲揆過嘲笑揆過了數不清的難堪的侮辱。電只是一閃，她失去了再看的機會。他精神鄰近于他底身體，準備着再仔細地看一次。

電很快地又閃了一次，而且非常明亮，男人清楚地看頭頂了。那正是兩年來在這海灘上使年輕的男人們銷魂的李玲，她嫁了，而且作了母親，但她看去却很誘人，她底豐滿的前胸使他底心激動着，他想過去壓倒她，盡量洩了洩鬱積的怨氣。

女人也正窺著這屋裏的男人；但她不能看得很清楚，他底整個的身子都在板壁後面，她只看到一支白色的褲管，她猜想他是海濱旅館中的客人。男人爲這意外的相逢狂喜著，他甚至感激那位使他喝醉而又騙他到海灘上來的誘奸的女侍，那女侍正用著自己的聰明騙取這位花花公子的錢。他每年都到夏的海上來，每年都沒能捕獲一個女人去陪他過可咒詛的冬天。以至他一向憎恨著女人，因爲憎恨而蹂躪，因蹂躪而使女人們討厭。

今夜真是難得的機會，他很快地他就想起一個即能報復他，在對自己的歧視，而又能使她向自己屈服的壞主意，他在頭腦中構想最溫柔的勾子。

又一個雷劈下來，女人不自禁地輕喊了一聲，雷來得這樣震耳，震得神經都麻了似的。男人藉着這機會，走過去，輕輕地傍著女人，把臉藏在黑的角落裏。

一道閃電過去後，他做出特別驚訝的聲音。

「是你，王小姐，（這是一位年年到海上來養病的老小姐）您也是到海上來散步而未及趕回去的吧？我也是，風雨來得太快了。」說完，他在心裏暗笑着，他很明白女人不願意有人認出來自己，故意找出來那一個相等於朽木的女人的名字冠在她身上。

女人正焦灼地記起自己的孩子，她想他也許在醒着，她急於回字着他。她沒工夫留意男人的話，她想他把她看作誰都好，她並沒有看出來他是誰，雖然聲音聽去有一點熟，但兩年來的家居已經把她對往事的記憶弄模糊了，她想他至少不是一個流氓，並沒有看出來他是誰，她沒注意他底話，她正向着眼前的黑闇，投出去焦盼的注視，她是怎樣希望這可怕的風雨在一瞬間停了啊！

「啊！您底鞋子呢？在沙灘中失落了麼？我可以給您找去。」男人說，彷彿立刻就要出去的樣子。

「謝謝您！可是不必去找，我也不知落在那兒了。」女人感到男人溫柔的語調中的高尚的友情，不由得這樣輕輕地回答出。

「那麼」男人頓了一頓，「您穿上我底鞋子吧，請您原諒我的冒昧。我今天穿了一雙厚底的毛襪子，不穿鞋也不致於太冷，您一定覺得涼了吧，是不是。」男人說着，便俯身下去脫鞋，沒容女人回答，把鞋放在女人身旁，莊重地催促她穿上。

女人實在意識到腳之冷，腳在水門汀的地上，感到了像冬天被凍時一樣難堪的感覺。尤其是從腳下襲到身上來的冷氣，時時使她不自覺地打着寒戰，她底半乾的褲袍使她覺得像站

在冷雨裏一樣濕膩的感覺。目前，她實在是需要一雙鞋子，隔開腳趾和那潮濕的地面。

她還在躊躇的時候，男人得意地俯下身去，要爲她套上鞋子。

她疾忙自己去穿，他幫她將那雙過大的鞋子在她纖足上用鞋帶綁牢，這之間，男人底手碰在她俯着的臉上，他疾忙縮開，顯得他是謹慎而細心。

女人心中的恐懼已經失去了最後的根據，她心中只有感激，感激能在黑夜中遇見這樣忠厚的同伴，如果他再有什麼問話的時候，她一定要好好回答他，剛才，把他想得那樣卑鄙，她慚愧自己胸襟的狹小。

女人底豐滿的滑膩的額，更助長了男人心中抑壓的興奮，他嗅到她底香氣，從她身體上蒸發出來肉底特有的誘惑的氣味。他在黑暗中描繪她高聳的胸，她底細腰，甚至她裸露的小腿。他當然不能放過這萬分之一的機會去，他知道她底丈夫沒在家，他知道她底家中只有一個忠實的她底娘姨，他在記憶中找出她那誘人的姿態，他記起她走路的姿勢，輕笑的姿勢，連她怎樣和他丈夫從舞會中出去的姿態他都想到，他以後可以到她家去，今晚是一個最好的脅迫的口實，他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她一向被人寵得一如風凰，有損於面子的事，當然她要謙避，這謙避就是佔有了她的好本錢，就是不然，他也可以利用這個口實佔她一點便

宜。

想着，他是這樣地高興，他幾乎要笑。這時，他聽見電線上有一點響聲，他嚇得電燈來了後，女人認出來他是誰，他底一切都裏推翻了。

雨漸漸小了，風也像停止了呼號，海底嘩嘩一變爲哭泣，男人想到時機不再，他慢慢地靠近了女人，女人正站在老人的粗板床邊，拿着自己的皮夾。她聽見雨小了，她正想她是不可以約那位先生送她回家去。

他已經摸準了她底地位，他把自己的身子也擺好了。突然，他像一隻出洞的猛虎，他撲倒她，壓在她身上。用隻手去堵着她底嘴。

一切都來得這樣急驟，女人被驚得一時失去了意識，木板床在她身下發出吱吱的響聲，她覺得男人底另一隻手正撕扯她底半濕的衣裳，她底裸體有一隻靠近了火爐，感到了焦急的難過。

她本能地說：「我底腿，我底腿。」聲音從男人底指縫間模糊地流出來。

男人的一隻白褲管也正挨在火上，立刻，有輕煙飄出來，他也覺到了火底炎熱，但他並不管，他只努力扯着那緊緊包住了女人下身的旗衫，旗衫因爲半濕，變得皮革一樣地滑膩可

腿，性慾急切地想弄壞牠，牠愈不容易被握在手裡。

褥子上的烟愈來愈厚，女人痛苦地扭動着腿，掙扎着要離開那裏，沉重的重壓，到早晨她醒來，腿上覺得難受的時候，褥子上已經沾滿了一片紅紅的火星。他慌忙地跨下來看腿上的火，兩腿緊緊纏着女人。

女人用盡了全身的精力，在他用一隻手去撲滅腿上的火星的時候，她掙脫了他底手，慌忙忙把身子從木板床旁滾開。

這一瞬間，燈亮了，免得這樣刺眼，女人第一步就是去看他是誰。

她第一眼就認出來他是誰，她覺得從心裡泛出來惡心，他底卑鄙使她只想隱匿，他站在那兒，身上洩滿所有人格上的污穢與醜惡，他甚至不如一個惡魔。他正用雙手去撲滅腿上的火，她立刻想到了自己的處境，她看到門，她急忙奪門逃出去。

她順着石子路狂奔，路上積滿了水，水濺起來，濺在她底身上，但她忘了寒冷，她只曉得能立刻能到家裡。雨還在落，風息了，冷的雨絲一條條地落在她興奮的臉上。

他已經追了出來，拿着她底白皮夾，光着襪底。

過大的鞋子加上圓滑的石子，女人時時傾跌，她看見了眼前的一條柏油路時，她跑。

去，順着她跑起來，她沒想她已經走上了和回家相反的路。

路底盡頭，是那座巍巍的海濱旅館，她進去，把身子投在一叢結了實的櫻桃裏。喘息了一下，開始解下綁在腳上的惡麗的皮鞋。

男人已經追到了，而且看見她怎樣躲在櫻桃叢中，他輕輕地從她背後抄過去，這正是他想把她帶來的最好地方，這樣，他和她底親暱就可以使大家都看見了。

他躡足過去，一下擒着她濕漉漉的頭，女人尖叫了一聲，恰好屋中的音樂正停，她掙扎着脫開他底手，樹枝在她底掙扎下，發着很大的響聲折斷了。而且樹枝劃破了她底臂，在她身上留下了斑斑點點的血跡。

男人特意用兩個櫻桃在自己底頰上塗了兩顆紅色的圓痕，他牢牢地握緊了她底一隻腿。室內人從敞開的窗子裏聽到這騷動，他們走到門廊中來，有兩個人走下來，用發亮的鞋踏着柏油的甬路。

「別再出聲，不要動，不然，你底名譽破產。」男人說，低低地帶着可怖的威脅。

女人底心中燃燒着憤怒，什麼意識都從思索中飛走了，她只想到報復，她用她怒得發藍的眼睛去尋找，她看見樹叢裏有一枚雞蛋大的圓石。她拿牠起來，用力地向男人擊下。

一個苦痛的淒厲的喊聲迸出來，從男人的頭上湧流出來紅色的液體。他顛倒下去，在她底腳邊。

廊上的人們踏着雨走過來，他們看見她，那和大家分別了兩年的李玲，她穿着濕濕的佈滿了血跡的長衣，赤着一隻腳，另一隻腳上套着一隻男人的皮鞋。頭髮濕濕地搭在肩上，臉青白的，髮上一朶揉亂了的玫瑰。

獸在血泊中的男人的身上，掛着一隻白色的女人的皮夾。

(三十一年五月)

一個蚌

潮把他擲在灘上

乾涸着

她

忍耐不了——

才一開殼

肉仁就被啄去

——蚌——

——系已

一葉驚聞天下秋

「再玩一會吧！麗，不是還早嗎？」倚着樹幹的琦這樣說着。

「不！我要回家了，弟弟們等着我吃晚飯。」椅中的梅麗捲着膝上的手帕，惱怒了似的。

「就是回去，我送你去也不行嗎？」稍窘地，琦從樹上抽出來握着枝椏的双手。

「哥，讓我一人回去吧！今天……」拾起了臉，梅麗溫淑地說。

「今天，今天怎樣就不要哥了呢？」琦過來俯下了頭，臉輕輕地靠在梅麗底髮上。

「哥！別問，讓我一人回去吧！哥不是聽我話嗎？」梅麗斜過臉來，半命令地握起來琦底双手。

「好，我聽你，可是還要等五分鐘。」琦再次把臉俯在那梳得很整齊的髮上。

突然，一枚石子嬉戲地從頂上的樹枝間掠過去。

兩人同時立起身來。

夕陽已經落下去了，透過繁密的小榆樹，小姐們底五顏六色的長衫飄浮在暝色中，戴着小小的白帽子的男孩在俯身拾取着石塊。

伴着孩子底大人，在微笑着講論什麼。

二次孩子舉起來握着石塊的手，嘴蔑笑地歪着。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梅麗嚙着自己底下唇。

風搖着葉兒響。

「那麼，我走吧！」梅麗望着琦底臉。

兩拉起來梅麗底手，愠怒地回過頭去。

白帽的孩子已經隨着大人走去，孩子挺着小小的身子，驕傲地邁着大步。

一枚黃了尖的葉子悄然落在梅麗底髮上。摘下了黃葉，梅麗不安地轉動手中的錢包。

「哥，你也回去吧！晚上涼，你穿了那麼一點衣服。」

「唔？」琦點了點頭。接着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來「那今天我們不再見了？」

「哥，」梅麗熱情地「不見吧，明天早上早一點。」

「你什麼時候出來呢？」

「六點吧！」

「好的，六點來，上我那兒吃早飯，再一塊上班去。」

琦又握起了梅麗底双手。

波

轉過了隱在樹後的小丘，梅麗再次地窺探着方才坐着的椅子。那兒已經全無所有了，夕陽的淡光無力地從椅角上斜照下來。

下意識地停著了脚步。

「回家嗎？」

「回家去作什麼呢？」

「不回家爲什麼一家要攆琦走呢？」

今天娘說是回來的，娘回來看見下班不回家又免不了囉嗦，囉嗦由她好了，爲什麼怕聽她囉嗦呢。

到河邊，暝色穿過了柳叢撲在臉上，河中人少了，游艇已大半繫在了小小的船塢上。

梅鑿惘惘地揀了一隻空椅子坐下來。

心裏空空地，一時彷彿連思索都停止了，用手托著腮，目光直射入水中去。水像鏡子似的，燈光不動地站在水上。

「琦該到公寓了，不，也許去喝酒，他是不喝酒的，去吃茶，去吃女招待，爲什麼我不多和他在一起玩會呢？我們不是彼此的最大的安慰嗎？就爲怕娘說，也就爲怕娘說就把他給攆回去了，你這懦怯的東西！」

不想，但思潮總不能從琦底身上拉開去。

有微風了；燈光金蛇似地閃爍在水上。

一對漿亂暴地激着水，撞到梅麗底眼前來。突然一陣冰冷的水珠濺在旗袍下的腿上，接着一陣哄笑；梅麗迅速地抬起頭來。

白艇上四個輕狂的男人，男人們醉着紅臉。艇後的一個用着可笑的生硬的音調，唱着不完整的：「天涯呀！」

握着槳的大聲地喊起了姑娘。

一驚，梅麗拉直了衣裳，急急地走出了池邊，艇上的人歪斜地唱着，水在艇後不安地跳動着，激起了圈圈的水波。

兩小無猜

快走近園門，梅麗下意識地從一個最僻靜的樹叢中穿行着。

樹枝不時地從頭上拂過，葉間發着素素的響聲，夜色中的淡黃的燈光從葉隙間透了過來，葉兒在地上擺着黑的影。

不遠的前面，黑影濃重，且搖擺着，梅麗把停在鞋尖上的眼睛抬了起來。

是兩個人，正在珍珠梅的樹下揀着落下來的小小的花。

放輕了腳步，梅麗隱藏着自己，她不願由自己加給別人驚擾。

但再次抬頭後，她在花叢後蹲下了，把眼光從花隙間透過去。

那對着她穿了條格子布襯衫的是十六歲的生得美麗的小五。

女孩子穿着白衣青裙的女校制服，短短的頭髮斜披過來半遮着臉。

兩人搜集着小的花，在地上擺着字，五的腳邊有半個字擺成了，是一個女字旁的什麼。

兩人都不出聲，熱心地往一塊緊攏着殘花，女的不時從花堆中揀出過於萎黃的來。

梅麗搔着自己底胸，恬靜的氣勢沁沁地襲進胸來，梅麗無緣由地半閉起自己底眼睛。

「六點半了，我要回家了，回頭媽媽又說。」女孩子抬起了頭，平按在拿着花的五底手

上，腕上的方錶，兩針正疊在五和六的中間。

「那……」五睜起了自己的大眼睛。

「明天見！」女孩子拿起了那隻握着花的手按在自己底嘴上親了親，立刻遮了臉迅速地

跑出樹叢去。

五依舊蹲着，微笑地目送着跑去的背影把那隻被親過的手慢慢地送向嘴邊來。

梅麗折斷了一根小枝，一個小小的爆音迸了出來。

五立刻臉紅紅地站起來，手背向身後去。

「五！」梅麗笑呼着。

「啊！是你，四姐！」五安心地呼出一口氣來。

家

又有人來打牌了，二姨娘底屋子裏燈燭輝煌，笑語紛然的。一有人在二姨娘底屋裏打牌，娘更該沒好氣，等着挨說吧！

轉過了屏門的梅麗和五，望着正房中的燈燭輝煌，不禁互相看了一眼，五不由地伸了伸舌頭。

悄悄地走過花磚的甬道，梅麗竭力地放輕了穿着皮鞋的雙腳，五悄悄地把兩隻鞋全脫了去。

轉過了正房中的最西邊的娘底屋子時，五輕輕地把臉貼在玻璃上。娘底窗上已經放下了紫呢的窗帷，五底臉貼在一線的帷縫上。

五在招着手，梅麗也把身子湊近去。

娘底屋中點着一隻小小的燈，那位上管天下管地的白公館中的管事的福叔，正把臉貼在娘底耳朵上，娘不時地點著頭，顯然兩人又在商量着什麼了。

梅麗底心不自禁地往下一沉。

最近家裏層出的風波，多半是福叔搗的鬼，原本就不大和睦的家裏，最近因為收入減少已經鬧得一塌胡塗，再加上這位先生左右一討好，人們更互相地仇恨起來，簡直沒有一天不吵架。一吵，大人們心不順，孩子們就更倒霉了，原來是好的就許挨說，原來為大人們不齒的事情就更不能混過去了。

誰「呀！」地聲推開了客廳的門。兩人同時轉過了房角。

步聲直向東廂房走去，許正是娘姨為打牌的太太們取茶去。

兩人再輕輕地探出頭來。

對面，一個人蹣着腳直奔向娘底窗戶，那是纖細的三簾。

梅麗悄悄地扯着五。

轉過了正房，通過了去後院的月亮門，梅麗拉起了五底手。

「五！回你屋去吧！我還要做事什麼。」
 姊弟們分進了三四間廂房的東西屋。

長兄

「好妹妹！叫我再抽一回，就今天一回，再也不麻煩你還不行……你看。」

大哥左一個右一個地向站在門口的梅麗鞠着躬，一邊捲着一隻袖子在哀求着。

「總是這一回，一百個一回了，老上我這兒來，回頭不管娘不管是大嫂子看見了，又都是我不對！好像我……」

「不能，沒那事，娘才不勞動脚步上這大後院來，大嫂！吓！管她，憑我白大少還能怕老婆……」

「別這會背地嘴硬，人家一瞪眼跪都跪不及呢，說娘不來，娘萬一要來了呢。」

「來就來，老太太架不着磨，一磨就沒事，我肚子痛還不許我抽口麼？爸爸還一點病沒有呢，整天騎着袖，還懷着姨太太，我，我不單袖一口，說不定隔幾天才這麼一回，這算什麼了。」

「你不是爸爸嗎？反正我不叫你在我屋抽！」梅麗索性把整個背部靠在門上。

「別生氣，我走，誰叫我沒攤着好妹妹呢。」大哥死了心地回轉了身子。

「梅麗，快看，那個小姐是來找你的吧！」大哥一臉正經地指着窗外。

「是麼？」梅麗揚起臉來。

身子驕地被撞得一歪，大哥已經兩步併一步地跑向床前去。

「缺德！」梅麗用力地拽着已經縮下了的大哥，大哥只懶懶地賴在床上。

「就一回，就這一回！」大哥用力地點着頭。

梅麗堵着氣地坐到窗前去。

「嚶！」地，一根洋火劃着了，床上亮起了一盞小小的燈，燈花軟弱地跳動着，大哥拾起來一根銀質的長針。

撥動着，挑剔着，燈光逐漸明亮起來，於是在床前的衣櫥的大鏡子中，在櫥旁的沙發的木框裏，在遠在窗前的書桌的漆邊裏，都有一棵淡黃的光燄在跳動着。

大哥開始從一個小小的漆罐中挑着稀薄的煙管，在小小的燈上燒烤着，轉動着。

鴉片的異樣的香味立刻瀰漫在室內。

「唉！大煙也不像從前了，一股難聞的味，這還是上等的官煙；四毛錢一份，還真不如私土好，味也好也賤，等多會我有錢了，也像老太爺似地，一買買他個三十兩五十兩，存着，抽着痛快，也省得受賣煙人的氣。」大哥嘆息着抽出袖筒中的竹製的煙槍來。

「這煙槍也不帶勁，一抽只漏氣，還得是象牙的，拿着也光滑。」

「就有心研究這個，可惜你還是大學生呢。」

梅麗輕蔑地撇着嘴，過去扶正了桌旁的花架上的水仙。「不研究這個研究什麼？這叫各有一好，你整天看小說也不比我這個高明。」

大哥爭辯着，把裝好了煙泡的槍一下塞進嘴裏。

「滋滋！」大哥底鼻下爬出兩條青龍，白煙籠罩着臉。

「挺大的個子，幹點什麼不好，單弄這個，還得背東背西的。」

「你說我幹什麼去？作官，我沒在陸士畢業，作事，頂多作個股長，還得受夾板氣，上得時候長官，下得對付咱們同胞，一月拿個百十塊錢，什麼都不夠。研究學問，比咱們聰明的人多的多，顯不出來咱們，作苦工又沒長那膀子氣力。」

大哥說，滾動手中的煙泡。

「所以，這不是家裏還有這一點東西嗎？湊合着過吧！對付着吃點，喝點，抽點，抽足兩眼一閉，也自是一番舒服滋味，人活着不就是爲舒服嗎？」

「什麼舒服，兩眼一閉，離死不遠了。」梅麗扔開了手中的書。

「離死不遠不要緊，倒死時候再說。」大哥真的兩眼一閉，假寐起來。

梅麗厭惡地皺起了眉頭，想要狠狠地照那蒼白的臉上槌一拳頭才痛快。但她不能，那是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那是她娘的乖兒子，那是這個家的未來的擎天柱。

「梅麗！」大哥半睜着眼睛「剛才四弟來找你沒！」

「找我作甚麼。」

「找你借錢！」

「我哪有錢。」梅麗挺直了半躺在沙發上的身子，手中的書攤在膝上。「他要錢幹什麼用。」

「捧糞姐去，幾個同學一塊，其中有一個姓安的，爸爸是警察廳的什麼長。」

「娘怎麼不管？」

「娘不是不管，一來，管緊了撇着兒子，二來想有事的時候借那位姓安的同學一點光。」

「不敢得罪人家，四弟就拿着這點事當把柄，不知道賺了老太太多少錢去了呢。」大哥說着，語調在錢字那一頓。

「梅麗，湊合着借我幾圓，正趕上手緊，老太太又心不順，等明兒來錢加倍還你。」大哥坐起來，收拾着自己底煙具。

「沒有一月三十元，除了車錢，午飯錢，賸不了兩個半子，你們還都彷彿我是財主是的，其實你們哪位少爺手裏不比我敷餘。」梅麗扔了手中的書照着鏡子，用手梳攏着頭髮。

「不是那麼說，梅麗，」大哥稍窘地「這幾天到月的房錢都沒要上來，房戶你推我推地都不肯給，比你有錢的人是多，可是我沒法張嘴，爸那有存款摺一拿，別說幾元，幾百也不要緊，可是頭一個二姨就捨不出來，二姨那有，二姨連話都不跟我說，我還去借錢。三姨也有，嚇，那眼珠子一轉，借不來錢湊巧就許揆頓指桑說柳的排噎，再，再就是你大嫂了，你大嫂你還不知道，人家從娘家帶來的，我這樣男子漢大丈夫不但不不能掙錢給她，哪還有臉再去要，所以……」

「別繞灣子，知道我剛發薪，留着我一個人花都不痛快，我不是家裏供的念書嗎？掙錢就該給家花，你是代表，給你，都拿去。」

梅麗拉開床前小櫃的抽屜，把抽屜中零放着的錢，嘩地往桌上一倒。

「看這皮氣，本來你掙的錢該交給家，你別覺著……」

煙其揣在懷裏，順手摸起來一張五元的紙幣，大哥羞怒着臉，轉身走向門兒去。

到門口，望着背轉着臉的梅麗，不自然地笑着說。

「別生氣，四小姐，明天連上月的一塊還你。」

「隨你。」

梅麗向着牆，手按在蠢動的胸上。

晴空

「愛姐！你又瘦了。臉上也不擦點紅，跟個病鬼似的。」扶着愛底頭，梅麗關切地。

「反正離死不遠了！病鬼就病鬼吧！」愛把頭貼在梅麗底胸上，臉陰鬱的。

「又說死不死的話，沒有二十來歲的人死不離嘴的。」

「你當然不說了，要愛有溫存的哥。回家，有軟軟的沙發一坐，上班，同事們捧鳳凰似的。咱們，吃一口得自己作去，作件衣裳先打算打算錢，上班，別人拿你當老嫗，不死幹什

麼去呀！是不是，雯姐。」坐在沙發上的愛談諧的秀文溜了雯一眼，正經地說。

「你也這麼說我，我是啞吧吃黃連，苦——自個知道。來雯姐，別聽她的，我給你擦臉，這麼好的天，咱們划船去，回頭，我請你們吃晚飯。」

梅麗望着外面水一樣的藍天，把臉貼着雯的臉。

「雯姐！放開點想，這社會原不是給女人預備的，原來還可以希望讀書，作事，現在連那樣一點小希望都沒有了，讀書去，一天六點鐘功課有三點鐘家事，作事，女人是低能的，只配端茶水，一天八點鐘兩手不閒着，給你一塊錢還覺得太多。可是我們已經是幸運的了，我們有一個能感到苦悶的心。若是所有的女人都感到這樣苦悶，那我們就有救了，不是嗎？雯姐。」

梅麗把臉從坐着的雯底臉上送過去，眼睛熱情地閃爍着。

「是的，梅麗。」坐在鞋台前的雯回過身來抱着站着的梅麗。

「可是……」

「不說可是，雯姐，什麼都不怕，忘了在學校打籃球時你是衝鋒衝得最猛的一個嗎？」
「這可不比打籃球，拿誰當敵手，拿男人嗎？人高馬大的那可衝不了。」秀文咯咯地笑

了出來，一會兒，雲姐不理她，來，我跟你擦臉，擦完了，出去，繞個圈子，船就這樣自由我們總管吧！

雲姐開了門窗，拿出淡黃的粉撲來。

「雲姐，倩和蘭怎麼沒來？」

「看貞去了，真他們昨天又打了架，真要強，受了委曲不肯跟人說，那才真是睡吧吃黃連呢。」

秀文也走過來，看着鏡中的自己底臉。

「戀愛的時候不替你選擇，結婚頭幾天新鮮的，過幾天發覺清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無聊，於是男人出去荒唐，左右女人受罪。」雲又想起了愛情。

「我看就是人精缺德，兩人剛認識，一塊走一次，就不得了，彷彿要不把兩人說得如何如何絕對不起誰似的。結果，兩人想不好也不行，就認錯馬路走。這好，絕不會迷路。一條道，走到黑。」雲——結婚。」

秀文告別着蘭，雲姐也告別着雲。

「貞自由吧。」

「真有什麼辦法呢，除了離婚，離婚是那樣容易的事嗎！而且肚子裏的孩子怎麼處理呢？帶了大肚子去找職業，誰用？回家，原來跟家裏鬧翻了，還怎麼回去。不受着委曲，就得尋着尋死。」

秀文再投身於沙發中，頭低下去望着舖在地上的油漆布的花紋。

三人都沉默着，貞底秀麗的臉從這一個心上爬向那一個。

「你們怎樣呢？」

半晌，秀文望着梅麗底臉。

「我們？」梅麗長吁着「我們也一樣，認識了，愛了，就差沒結婚，將來也好不了。」

梅麗慢慢地垂下了頭。

母訓

「說什麼都是白說，你也那麼大了，自己想一想吧！家現在落到這個樣子，你爸爸就會躺在床上抽，什麼也不管。你二叔澡塘子裏一坐，二東家一份，說東別不敢說西，錢使多少也沒人問。餓這樣還只說煤磨子磨錢，你三叔，外頭混着差，不好一個月也是二百家塊，你

爸倒是幹過好事，撿過大錢，那不是都置辦產業了，手裏還餘幾個，還不夠供那個小狐狸精的。歸總，就是咱們這幾個受罪，這是明白孩子，不不是娘……」

娘嚥了口吐沫，拿起了煙碟中燃着的半隻香煙，臉凜然地。

梅麗斜倚在放在門口的長條案上，在屋中紫紅硬木傢俱的照射裏，她底臉蒼白着。

「昨天你福叔出去要房錢，好幾家大份的都不肯給，燒鍋，糧囤昨天給貼封條了，存粮不許買，都得歸組合，是不是一點活路都沒有啦，我們這股花銷又大，你大哥身體太弱不能作事去，小四小五上學又是一筆錢，你愛上學，娘知道，知道也是沒法子，錢難辦，不然，念書還不好嗎？」

娘嗑去了煙上的灰燼，掃視着梅麗底臉。

梅麗只無言地垂著頭。

「我在中間這樣的爲難，你二嬸們還以爲我這個當家的撈錢，今個罵，明個吵，要分家，分吧！反正分也是三三三十一，誰也拿不了。若是真能分家，我倒也淨心，就是你叫人惦記著，二十來歲還沒個主知道的人都知道是淨在外邊念書了，不知道的以爲是我這作後娘的，不是親姑娘就不管哪。」

跌落在主櫃上，梅麗覺得心往下落。

「還有，雖說這年頭與自個找主，可是咱們可不能作那種丟臉的事。叫別人提起來，都說白參議的姑娘跟個野小子瞎跑，那種丟臉的事，你爸可是不能答應，你在外頭……」

梅麗忽然地紅上雙頰，心猛烈地跳了起來。頭更低了。她沒勇氣去對着娘的臉。娘噓了
一下煙灰。

「你在外頭可得樣樣小心，現在人心太壞，稍微什麼一點，毀了自個不說連家裏的名聲也糟塌了，你……」

梅麗的心稍微安定了一點，她試着抬起她底頭。

「前天朱家又來信了，我看那位少爺倒真不錯，而且朱家老太爺和你爸又是多年的交情，財是財，勢是勢，你爸也有這種意思，並且想借着定親的機會也搬到天津去，省得在這挨窩受氣。」

再抽一隻煙來，娘眼望着梅麗，手無方向地摸索着洋火。

梅麗強壓下心跳，竭力作出不動聲色的臉，過去爲娘點燃了煙。

娘再仔細地望着梅麗底臉，顯然地，她是想在那臉上搜尋出一些什麼來。

梅麗底心裏亂着，她覺得自己有一點發顫了，她試想做點什麼來遮飾自己，但這屋中除了娘就只有那幾件破的家俱了。她無奈地把眼睛滑行在那長長的條案上。

娘慢慢地吁出口氣來。

「我想，你也不會有什麼不願意，你和朱少爺也沒少見過面，彼此都知道，將來過門了，娘家也跟去，什麼事也驚鬧不住，這不強似自個在外面找個不知根不知底的人嗎？」

「我……」

梅麗抬起了半面臉，要說什麼。

「稅局子也不用去了，朱家這幾天就來人，那幾十塊錢掙不掙不算什麼，你沒零錢，我給你。」

娘溫存地說着，從手旁的小櫃中抽出兩張十元的紙幣來。

「我……」梅麗望着外面的晴空，兩裸大的淚珠雙雙地墜了下來。

夜會

會去了罷哉，梅麗想，梅麗地聲在房門上。

「我走吧！今天太晚了，再不回去，娘聽說回來又該挨罵了。你又喝了這麼多的酒，早點睡吧！」

「連你也不愛理我了是不是，班上的人冤枉我，並我會討上司的喜歡，會作面子活，我才倒黴呢。別人不明白我，我不管。你不明白我，我死去。」

半醉了的蔭把臉輪在書上，哭了似的。

「瞧！又遷人，不是沒法子嗎？哥，我……」梅麗哀話頓了頓「我以後也許不能上班了。」

「爲什麼？」蔭驚慌地坐直了身子，捧過來梅麗底臉。

「娘不答應，娘不叫我作了。」

「爲什麼？」

「他們要給我定婚。」梅麗委曲地把臉埋在那底懷裏。

「那你呢？」蔭急急地問。

「我……我不知道。」

「那麼，噫，我們走吧！何必一定要在這住呢？」蔭輕輕地撫着梅麗底頭髮。

「走到什麼地方去呢？天津，北京，甚至於再遠一點的上海，南京，走到那兒還不是一

樣呢？」

梅麗鬆起了臉，眼睛溼潤的望着房子正中吊着的四十燭的燈光。

燈下，相對着的兩隻椅子和一隻小桌，過去，一隻鋪着白床單的單人床，牆角，一隻古老的沙發，床的頭上刻着大大的吉祥公廨的黃字。

只要我們兩人永遠在一起，永遠合成一個力，天堂也可以走到的，不是嗎？麗。」琦熱情的望着梅麗底臉，替梅麗拉起來垂到地下的衣襟。

「是的，哥。」梅麗把身子倚在琦懷裏，用琦底雙手圍着自己底臉。

古老的壞了兩隻彈簧的床，在兩人身下輕輕地「吱！」了一聲。

「麗！我頭暈。」

琦察過身子躺下，梅麗起身走到桌前去。

「麗！你來。」

琦招呼着，梅麗笑着不動身。

「麗！我跟你說。」

梅麗慢慢地走近床邊來。

琦坐起來，拉近了梅麗，手輕輕地撫着梅麗底背，臉也靠近來，嘴貼在梅麗底臉上。琦底灼熱的呼吸從耳中直吹到了梅麗底心上。

撫着背的手慢慢地繞到胸前去。

梅麗底心猛烈地跳着，隨着琦底暖熱的手，梅麗覺得體內起了一種特異的感覺，那一種稍稍摩挲却又不能抑遏的衝動。

梅麗覺得熱上變頰來。

「麗！你真好！你底臉跟一朵花似的。」

突地，琦粗重地喘息着，用一種不能抗拒的熱力攪到了梅麗，雙腿壓住了梅麗底身子。

「哥，你……。」

梅麗慌地用手撐起來上半身，用力地抽動着雙腿。……

「咚！咚！咚！」

外面擂鼓似地敲着門，接着人聲雜沓，其中夾雜着馬蹄針打在洋灰地上的聲音。

兩人立刻屏着呼吸，梅麗推動着琦，她底心幾乎跳到胸外來。

「誰！」琦調整着呼吸，竭力地把聲音放得平常地問。

「王先生！外邊來了查店的了，您……」是茶房底低濁的聲音。

梅麗困惑地望着琦底臉。

琦拿過來身邊的自己底衣裳。

隔壁房間響起來的掛鐘，清清楚楚地敲了一下。

人言

推開了辦公室的門的僕役，手裏捏了厚厚的一疊信，他把一個淡綠色的封筒擱在了梅底眼前。

梅麗放下了筆拿過信來。

陌生的字——

「梅麗小姐……」

突然，壓下了喧鬧，爰吵嚷的老張囔了出來「這好事還發楞，沒聽說過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有不愛娶媳婦的。」

原本沒什麼工作的人立刻把頭埋了過去。

梅邊也輕輕地轉過頭去。

老張正坐在琦底桌角上，手拍着琦底肩膀。琦木然地望着窗外，眼前擺着一個有航空郵戳的信封。

瞧着大家注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老張更加得意地。「諸位聽聽，王先生底老太爺來信催王先生回去結婚，對方是良地的名閨，從小就訂了的，兩方彼此又都見過，據說正是郎才女貌，這好事這位先生反到發起楞來，說可笑不可笑，不用自己操心，一回去就有個名閨的媳婦，這麼長長的旗袍一穿，高跟鞋一踩，登！登！登！真是仙女下凡一樣，嘿。」

老張在地中間扭動着肥滿的身子，墊起來雙腳，兩手往腰間一擡，做着女人走路的神勢。

人們哄堂地笑起來。

琦底臉赭紅着，惶急地瞪望着梅邊。

梅邊驀地一陣嘔心上來，眼前迷飛着金星。

坐在梅邊身邊的季秋，穩存地扶着了梅邊腰間。

「怎麼了？白。」

「有點頭暈。」梅麗扶着自己底頭。

「回去歇會吧！反正沒什麼事。」

「不要緊！一會兒就好了。」梅麗試把自己底身子靠在椅背上。

老張跑過來。

「白小姐叫我氣着了吧！我這入說話粗魯，您別見怪，別看我學女人走路，我可一點也沒輕看女人的心。」說着，鞠了個九十度的躬。

這那的話，「梅麗作了一個倩笑，「您太多心了。我……」

麗再把頭伏在椅背上，只覺得陣陣噁心，昨夜過度的興奮和驚慌已經難耐於那上的喧嚷。剛才老張的話，那老張底鋒利的話呀！

她閉上了眼睛，跌坐在椅子裏。

那邊，瑤瑤地拉開了門跑出家。

議論紛紛

正午辦公室中殘存着一部分人。

看報

吃東西

吸煙

望着天花板

讀着報的大聲念了出來。

「K劇團決於本月五日上演世界名作『茶花女』於光明劇場，主演者爲名震……」

「今早上多精彩的一幕，看，男主角臉紅脖子粗，真是英雄氣概，女主角楚楚可憐，完全美人風度，還用上外邊去看什麼劇。」角落中坐着的人擲了煙蒂站起來表演着。

「喂！到底怎麼回事！」一個比較老成的從雜誌上抬起臉來。

「這個傻瓜，就會回家侍候老婆，整天一塊，連這麼點事還看不出來。你看，男的眼睛這麼一溜，女的眼睛這麼一轉，於是就吃茶去，於是就愛，於是聽着男人又要結婚就酸酸發酸就……」

大家笑了，說的人也禁不住地笑起來。

「那位白，平常架子端得挺足，還有這麼一手呢，」一個不聲不響地看著。

「有這麼一手，也沒瞞上你，你不是白癩癩嗎？」又打趣起來。

「就沒瞞上我，真是，能寫能算，長的又好，說話又中聽，小王真他媽的造化，我老朱……」一口濃吐沫唾到痰盂裏。

「別着急，老朱，這會的女學生就是架子足，兩句好話都受不了，再來點香水，雪花膏之類的，準得乖乖地叫哥哥。」「說倒是挺容易，上那找去呀！街上沒住着，家裏沒那樣的親戚，又沒有姐姐妹妹的，好容易班上兩個同事，我這脖子粗胳膊硬的又瞞不上我，又沒有錢的爸爸給我說媳婦等，當一輩子光棍吧！」

老朱抱起了自己的腦袋。

「喂！你李大人，跟小白隣居，怎麼個來歷呀。」

「怎麼個來歷？小姐唄，就是根不大正，是位姨奶奶生的，姨奶奶死了，還會跟着娘，娘倒是不錯，可就有一樣，心裏就有自個的兒子，老爺當過什麼長，錢足了，歲數也到了，一天抽點，吃點，哪邊有心管女兒，女兒若不自個出來活動活動，說不定也許富尼姑去了

解個

呢。

「家人不是挺多嗎？」

「倒不少，可沒有她親的，還有兩房叔叔孀子，也就都認識，整天你算計我，我算計你的，另外有位遠房的叔叔給管帳，哈，那位先生，眼睛一轉就是一條道，滿身心眼，老白家那點家當將來都得轉到他腰去。」

「家不錯，人又挺聰明，怎麼沒繼續上學呢，怪可惜了兒的。」

「一位埋頭看着雜誌的人，也加入了說話圈。」

「到高中還不夠數，白老太太有話，哪麼大的姑娘怎麼能放出去？認兩個字就得了，誰還指着姑娘養老。」

「本來也是，供到頭也是得嫁人，一嫁人就算完蛋。」

「一個人給打了個纏結。」

「那都是廢話；我總結學緊，理理髮去，回頭換條領帶，不愛我也能多看我兩眼。」一位望着天的先生把頭從桌上拿下來，扔開了手中的「金粉世家」。

「你不去，老朱，修理門面才是先決問題。」那位先生擦着老朱底一隻膀子。

「我？」老朱摸着自己染生苦惱子的下頰，作了個怪臉。

人們再次哄笑着，笑聲裏，梅麗推開了門進來，蒼白着臉。

大家立刻噤了口，目送着那俏麗的身子從眼前滑過去。

到自己桌旁，梅麗收拾起來自己底東西。

「張先生！」梅麗抱起來錢包，「回頭課長過來您替我說一聲，我有點不舒服，下午不來了。」

「可以可以，我替你叫輛車去吧。」老張連忙笑應着。

「不！謝謝吧，門口有車。」

梅麗無言地走出來。

雨道上

「麗，上公廬裏去等我吧！反正家裏以爲你是在班上。」
在甬路上追上了梅麗的琦這樣小聲的說着。

「不——」

「爲什麼？」

「有事。」

「有事我下班回去陪你辦去。」

「那可不敢勞駕。」

「麗，你不該生我氣，我決不是……」琦瞧着梅麗底臉，熱情又堅決地。

「我才不敢生氣呢！」梅麗臉向着牆，並沒停止脚步。

「那你……」

「我有事我才請假回家的。」

「什麼事？」

「去會情人。」

「你膽說，你沒有。」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這不是來的信，」梅麗從手提包中揀出一個淡淡的信封來。

陌生的字。

梅麗從那張淡綠的信紙上撕下一條來，接着把其餘的撕得粉碎，一齊裝在信封裏。

「你看去，這是我別有愛人的證據。我不要你，我不愛你。」梅麗氣憤得幾乎要哭出

來。

「我不再看，我……」琦頹低到胸上，雙手垂着。

「給你，不看也得看。」梅麗像擲一個千斤重的東西似地，努力地用微戰的手把那鼓鼓的信封扔給琦。

信封撞在琦底胸上，淡綠的紙屑飛花似地四散開來。

身後的門「呀」的一聲。

梅麗迅速地用手提包遮了臉，飛一樣跑出去。

琦木立着，眼前升起了一片雲霧。從左側屋中出來的長裙的姑娘在琦身上投了奇異的一眼。

半晌，琦涼下來，搜集着身邊的紙屑，長條的紙上，清清楚楚地寫着，「八月午後四點
東公園池畔。」

秋天裏的春天

「五，不許哭了，回頭娘看見，還得罵你，要錢我給你，要多少。」

梅麗擡起來倚在門上的小五底頭，替五擦着淚。

「要六元——」

「爲什麼要那麼多。」

「我……」

五底臉突地緋紅着。

拉五到沙發前坐，梅麗溫存地替五掠上去額前的短髮。

「要作什麼？」拉起了五底手，梅麗彷彿沉溺在海中的人看見一隻救生船似地平添了分希望，這家裏的她底唯一的親人，死去的母親留下的一雙可憐的姊弟。但五是這樣的小如果五是在大哥底地位呢，也許兩人能再幸福一點，不，五若是像大哥那樣的是家中的第個少爺，也許被養育得比大哥還可惡也不一定。

「明天李露過生日，我想給她……」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梅麗拿起錢包來「六元夠了嗎？」

「夠。」五揉着自己的眼睛。

「娘剛才怎樣罵你了。」

「跟娘要錢，娘不給，還說我不如四哥，儘花些沒用的錢，又說你跟你姐姐一樣，可倒好，就會戀什麼愛，等明天人家姑娘底爸爸找你來我可不能管。又說根不正，底不行，什麼根不根的，四哥好，四哥上窩子去也是好。我這算什麼戀愛，李霖從小同學，跟同學好有什麼關係。」五憤憤地掏出自己底手帕擦着臉。

「五，別說了，錢給你，另外這一塊錢給你買糖，從後門走吧！省得娘看見問你。」
五高興地接過來錢。看着梅麗底臉。

「四姐，你今兒怎麼回來的這樣早，四姐，你臉不好看。」

「我頭痛，請假了。」梅麗用手按着前額。

「你哭來的？」看着梅麗底微腫的眼，五關心地問。

「沒有，你去吧。」梅麗假笑着。

五再瞧了姐姐一眼，拿了錢走向門口去。

突地，五想起來什麼似他回轉了身子，從襯衣的袋中摸出一封淡綠的信來。

「四姐，你底信。」

「什麼時候來的？」

「昨晚。」

「昨晚娘找我沒。」

「昨晚娘聽戲回來就睡了，我只怕她問你，結果沒有，今天看你以經回來了，你上那去了。」

「我：我在雯姐那。」梅麗遲疑了一下，慢慢地扯開了信封。

同樣的陌生的字。開頭：「敬愛的梅麗小姐——」梅麗皺了一下眉，團成了一團擲向紙簍去。

「幹麼扔了？」五驚異的。

「不認識。」

「不認識怎麼給你寫信。」

「他還約我四點上公園去呢。」梅麗把身子半躺在床上，苦笑著。

「五，你要給李霖買什麼。」梅麗把話差開去。

「買一個紅色的花旅行包，明年放春假的時候，我們一齊上山玩去，李霖說每年她都是跟媽去，明年她和我去，我們去採花，把花放在那包裏。」

五慢慢地走着，二靜靜地白門的房裡。

「五，那真好——那——」

梅麗跑到枕頭上去，眼睛望着白白的天棚，眼前出現了清清的藍天，藍天下下散開着紅花的碧綠的山和原野；山坡上一對愉快的小伴，女孩子手中的紫紅的包。幸福地笑。」

梅麗輕輕地闔上了眼睛，用手握着了胸。她半瘋狂了的她覺得她底幸福正從心中慢慢地昇騰出去。

「四姐——五在招呼着。」

「唔！」梅麗應着，望着五的臉，半晌說：「五！去吧！」

五關上了內門出去。

梅麗猛然地轉過來，把整個的身軀重重地摔在床上。

乘龍婿

五走，梅麗一直陷在半昏迷的狀態裏，意識上並沒有哭，可是枕頭却濕濡着，頰下冷冷的。

黃昏來，臉色穿過了沙發，屋中逐漸地充滿了半黃半暗的光，這能引起來，夢遊者似地巡行在屋中。

她坐在床上，躺在沙發上，凭着書桌，倚着小桌，怎樣也不能安靜下去，額上一陣陣地滲出黏性的冷汗。

走到大鏡子前，她看着一個陌生的東西似地對照着自已底臉。臉依舊，只是泛著死人似的蒼白色，大眼睛依舊安靜的臥在長睫毛的裏面，但黑的瞳孔凝滯着，顯示出她正是爲某一件事情所苦。

眼前逐漸模糊，夜間悄悄地變進來。

鏡中是琦，溫存地笑着的琦，是柳叢，是柳下定情的甜密的吻。

梅麗困惑地揉着自己底眼睛，把前額猛烈地頂在冰冷的玻璃上。

只那樣不動地看着自己。

誰拉開了屋門。

「四小姐，喲，你還沒有開燈。」娘屋裏的玉媽底聲音。

梅麗飛到床前，一下用被蒙上了自己底臉。

王媽走進來。

「四小姐，四小姐。」

梅麗夢醒了似地「誰？」

「前院來客了，天津來的，大太太叫請你進去。」

「我頭痛，不去了。」梅麗拉下來一點被頭。

「一定請過去吧：大太太說。而且請你換件衣裳。」

王媽走近床前，作了個勉勉的笑臉。

「好，你先去吧！」梅麗稍稍遲疑着，隨即決然地坐起來。

「我替你打開燈。」

「不用，我自己來吧，」梅麗用腳摸索着拖鞋，王媽含着笑退出去。

梅麗拉開了燈。

驟然亮起來的燈光刺激着溼滯的眼睛，梅麗彷彿初到一個地方似地掃視着自己底屋子。接着，她走到鏡前去，用手別着自己底修長的眉，眉彷彿變了，中間的短的部分豎立着。梅麗試用手按下去那些豎立着的。

那樣短，怎樣按，推，捏也彷彿仍然立着，梅麗苦惱地用雙手揪着眉毛，跌坐在鏡旁的沙發中。

「都說姑娘底眉毛是輪着的……」

鄰說……

大嫂底刀子嘴，大嫂底機伶伶的眼睛。」

梅覺得心突地涼了下來。

「四小姐！」

外邊有人在叩着窗戶。

梅麗霍地跳了起來，打開衣櫃，抽出來一件銀紅的衣裳。再走到鏡前去，拿起盪脂的小盒來。

轉過了屏門，梅麗下意識地放慢了脚步。

客廳中香煙繚繞，笑語紛然的。

梅麗掠起了垂到額前來的頭髮，輕輕地提起來自己底銀紅的衣襟。

脚步不自主地遲疑着，一種莫名的感情催她躡足走向了窗前。

人們底笑掩在紗帳上，再與地開關來，這裏裏的諸君自紗帳的隙中找到了梅驪的，梅驪只覺得一切都隔得很遠，遠得如自己正獨自站在一個山峰上，遙望著另一個山。

梅驪打起精神來尋找着自己要看的人。

她底目光由站在門口的大嫂身上起，到捲著頭髮的三嬸，到臉擦得妖媚的二姨，到半白頭髮的爸，到張羅著的娘，到那位敬著念珠的朱家的老太太，到捻著鬚子的朱家的老爺，他正和大哥並坐在沙發中。

他正講着什麼，深藍色的臂在眼前劃着圈子，露出來腕上明晃晃的金表。臉上浮著輕浮又驕傲的笑。

他底父母以特殊愛憐的眼光瞞着自己底兒子。

梅驪掩上了自己底眼睛。

依然如舊，那會在法租界的邊上以一種加快的步法尾送自己到英租的家中的花花公子。

梅驪再抬起臉來。

白白的臉，流動的眼睛，臉上的輕淨的笑。

霎地，梅驪舉起雙手來抱緊了自己底肩，一陣震動通過了她的全身，她覺得四肢凸出到

皮疙瘩來。

二日記

一 日

起來，頭沈沈的，夜來噩夢連續，心無休止地跳，想也許要病了，癩了倒好，病不也是一種解脫嗎？

飯後，已經寫信去請假了，心却不安着，原是爲了躲避着琦才請假的。但心却始終縈繫在琦身上，雖然在恨他。兩天沒見了，他將怎樣想我呢。不會因爲我這突然的冷淡而惹起了什麼另外的不幸吧。他，他真的是有個未婚妻在等待着他的回去結婚嗎？娘來這不意的光臨驚了我，我想是他一定知道了我的事，來察看我的，我竭力地裝着平常的樣子，但總覺有什麼地方已經是變了樣了似的。

娘問我「爲什麼不上班？」

「有點頭痛，班上人太鬧。」

「本來嗎？這年頭哪有規矩人，你起頭一上班你爹就不滿意，若不是我橫說豎說的。家

裏哪缺你掙那一點錢。雖說是自己零花方便，娘可沒屈過你，既然班上鬧，就別去了挺大的姑娘整天往外跋也不成樣子。還有……」

我知道底下要說什麼。我沒出聲，並且作了個不耐煩的臉，娘半天沒出聲。

我心裏說不出地難過，頭痛就頭痛完了，說什麼班上人鬧，這一頓排喧，都是自己找的，辯遮掩什麼，卑鄙的東西！娘要走了！把手中的包裹遞給我，到門口說「朱家底事，家人都願意，依你爹意思早就定了，我總覺得你大了，還是得問問你才算對，怎麼說也是你自己底事。你……咱們家可不能像別人家，姑娘隨便出去找主去。」

我依舊不出聲。

娘仔細地瞧着我底臉，我底心不自主地跳動起來。

「這是朱少爺打發人送來的，聽說你病了，還說明晚來看你。」

我沒接包，身子只是戰慄着，娘放包在桌上又瞧了我一眼出去。

娘走，我如脫了繩索的一隻動物一樣喘息着撲在床上。

頭裏只是攪着朱家和琦，就那樣半昏迷地輪到黃昏。

夜來，我安靜了許多，心却始終神經質地跳動着，一點小聲，一句話，一聲咳嗽都會劇

烈地跳，跳過，額上滲着冷汗，這樣，我想我該死了。

二 日

昨晚很早地躺下，但不能睡，輾轉着，床發出了被壓抑的聲音響聲，使我想起了琦處的
一夜。我底險突地燒上來；血在四肢中沸騰地奔流着，心不安地跳。

手按着胸，但不能安靜上去，把臉貼緊了床，抱着長長的枕頭，整個身子壓到枕頭上，
心深處却依舊不安，我要抱的不是那枕頭，我興奮地把枕頭擲在床下。

枕頭打在地上發出來軟弱的回聲，突然覺得枕頭可憐了，「扔牠作什麼呢？」你懦弱的
東西，就會拿東西洩憤。

再拾起枕頭來放在床上，枕頭的紅花裏爬出來琦的漲紅了的臉。

該怨琦嗎？

不，該怨的是我自己，該怨是自己二十歲的心，總然起意在琦，但也是自己抑止不住醉
了的心才促成的。

不，也不該怨自己，那是本性之一，誰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絕而不得的事。

我不該惋惜我處女底失去了。

不，我不該現在結婚，至少應該再過些日子，那僅只相識了六月的琦。貞不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認識，愛，結婚最短的時間完成了三部，結果認識不足整天吵架。

容我們相處得更長一點嗎。

許多人在蔑笑，許多人在注意，許多人在監視。

原本寂寞着的心爲得到不易得的表面上可心的異性而狂跳了。

相會時間的不易更加重了會見後的熱烈。

由於熱烈發生了……

我同情着貞，我可憐着我自己，我可憐着和我一樣的患着青春症的女人。

家裏知道怎麼辦呢。

他們會不要我，會把我從家裏擡出去，不，他們會擡一家他們認爲卑下的人家把我賜惠地嫁過去。於是這事情鬧過了，他們保全了面子，他們少了個吃閒飯的人。

娘將如何呢？二孀？三孀？

大嫂……

他們笑我，譏笑我，全我不當人。

隨他們好了，我非得喫家裡這口飯嗎。

雖然這話強硬地想着，但心中禁不住戰慄起來。

什麼地方有給女人留著的路呢。

如果像貞一樣的有了小孩呢。

打胎去嗎？醫院會傳揚出去的。留待着生嗎？什麼地方容許呢？

帶着孩子遠遠地走吧！去作女工，去作老媽子，甚至去作女招待也好，把孩子養大了。

孩子一定不會跟現在的人一樣。他會明白媽媽，理解媽媽的，和我一樣遭遇的女人若都這樣地教育着她的孩子，未來的世界一定會成爲合理的。

胡想——在沒生孩子之間的一段日子怎麼過。孩子生了誰給養，能帶着孩子去作工嗎？

那麼，燃到朱家去吧？反正朱少爺不是什麼童男，也沒有什麼愧對於他們，他有錢有錢就好辦，要錢不管人吧！

不，那怎麼會過下去呢，心飄浮了，心煩惱着，會能過得比較有意義些嗎？

還是苟可惡。爲什麼不替我想一想呢？女人底路是窄的，尤其這社會是拿貞操來衡量女人的。既然愛，就該愛到底，不然算什麼愛呢。他不會想到我現在的心境是怎麼苦惱着我吧！

他不會親的，他預備回去結婚，鬼。我遇見了魔，我遇見了吃女人的鬼，他如果真愛我，他會向我說起他底婚事的，他不說，他騙了我。也許去這次後他不再理我了。不理也好。我真就不能一個人活下嗎？我年青，我是這樣的年青，我還怕跟生活鬥爭的力量不夠嗎。

心委曲着，我覺得我正是狹的籠中的虎。不，連那狹的籠中的虎也不如，牠原還過着了一段自由的生活來的。

一個人——我自己，我要同情，要安慰，要鼓勵，我不是白癡，不是傻子，有機會，我會作出點什麼來的，至少我要使我身邊的女人們明白，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女人們聯合起來才能自救。

但我沒有那樣欣愉的心情了，我找不着愛，我找不到同情，我二十歲的心寂寞地飄浮着。

寫着字，淚不斷地滲出來。我死去吧！我爲什麼這樣脆弱呢。

三 日

娘早晨又爲了分家的事和二孀們吵了，爸正爲自己運動着一個位子帶了二姨和朱家們一塊到天津去。我知道娘底心，怕爸將來走了。自己底家當不了，受別人底氣。我呢！我更倒

罷了，爸一定定了朱家的事，爸原不疼我，而且爸也不會想到什麼徵求我底意思的事。

那位坐汽車吊膀子，捧舞女的大小怎麼單喜歡我呢？想起來那一次從法租界直尾送到家的事，心裏便彷彿吃了蒼蠅似地嘔心着。我……我不能到朱家去，我走，家有什麼值得我戀着的地方呢？出去總不至於立刻就餓死吧？就是餓死也不會比過了一段行屍生活以後再死還多遺憾的吧！

午間五蒼白着臉進來，我明白娘又把沒地方發散的怨氣洩在他身上了。五說，「娘叫我不許再去找李霖，這麼點的孩子就會糟塌人家姑娘，真是沒聽說過。」

安慰着五，結果給五錢，五說是會李霖看電影去，五悄悄地走了後，心更絞着繭子似地疼痛起來。還有什麼羅帳，娘不許十六歲的五和小朋友好，却許十七歲的四去逛簪子，五從認識李霖後，用着功，努力把一切都作得好，甚至連衣裳都小心地穿，怕李霖笑，怕李霖不喜歡他。結果娘告訴他不對，四偷了娘底錢，被大一點的同學誘去捧妓女，娘知道了，不但說而且爲他掩飾着。這是痛兒子，五不是娘生的倒造化了，不然也許比大哥比四還壞。但別人都承認娘作的對。娘作的才是應當的，該死的娘才該咒的社會！

晚飯後，秀文來，我彷彿在無處烟的地方又看見了人一樣的興奮與喜歡，並肩坐在沙發

上，秀文忽然緊盯着我底臉；我底心不能自主地跳起來。我想和秀文說，我知道她絕不會笑的，但我羞澀着，我想掩飾，我想還是誰都不知道好。

我問秀文，

「幹麼那樣瞧我？」

「你哭來的。」

半晌，秀文這樣說。

我點了點頭。

「文，我變樣了嗎？」

過一會，我再問他。

「沒，就是臉色不好，眼睛有點腫。」

我底心，放下了一塊石頭似的。拉起了秀文底手。

「雯姐怎麼來。」

「雯姐不大舒服。」

「又不舒服了？」

「心裏煩，病自然容易侵入，昨晚涼着了，今兒頭痛，主要的還是因爲昨晚失眠的緣故。」

回答秀文什麼呢？雯姐二十六歲了，自然比我還迫切地需要着異性的愛撫，但那樣拘謹又不大好看的雯姐，誰會一見了她就喜歡她呢。何況在我們底熟識的小圈子中根本就不認識幾個男人。

我知道雯姐具備一切時代的妻底條件，她能作一切家事，而且作得很好，她有清新的頭腦，她知道怎樣扶育她底孩子，而且她有謀生的智力，但誰會一見她就知道了她這優點呢？誰都是愛好更美麗一點的東西的。可是上哪去找那樣自由的境遇去叫兩個拘謹的人長期地相對着而去發現內心底美呢？

心再次爲煩惱所擊，把頭輕輕地靠在秀文底肩上。

秀文輕輕地撫着我底頭髮，我感到一種不能言喻的安慰，淚又幾乎流出來。

「麗！是你沒上班嗎？」

「是。」

「爲什麼？」

「我要結婚了。」我故意開着玩笑。

「真？和誰？和琦？」秀文睜大了眼睛。

「不是，他也要結婚了。」

「究竟怎麼回事？」

「琦家底老太爺叫他回去結婚，對方是名門小姐。我娘也替我定了婚，對方是有錢老爺，不都是門當戶對嗎？」我笑起來。

「麗，別跟我開玩笑。快告訴我真話。」

「琦要回去結婚是在班上聽說的，我決定婚倒是真的，文……我……」

我底淚不能遏止地流出來，撲在她懷中，盡情地抽噎着，幾天來的委屈都有了訴說的機會似的。

文輕輕地搬起了我底臉。

「琦底事也許不是真的，你不該去問他一次嗎？也許是誰故意惡作劇才說的吧？」秀文輕柔地這樣說。

「你要花嗎？姑娘！」

「雙姐，我快死了，你也不來看我。」看見秀文和雙雙地進了屋門，躺在床上的梅麗一下跳起來抓着了雙底手。

「這不是來了嗎？」雙笑着，推梅麗到床前去。

「麗，你臉彷彿有一點腫了似的，這樣整夜躺着哭非疾病不可。那麼聰明的人，怎麼一點也不想不開呢。」秀文細瞧着梅麗的臉，這樣愛撫的說。

「你們來，我就不哭了。」梅麗坐直了身子，把背靠在床欄杆上。

「倩和蘭怎麼還不肯來看我。」

「倩回家了，她底母親來接她回去的。說她底未婚夫家整天逼着老太太，若再不把姑娘找回來就跟她打官司。倩母親害怕了，來叫倩，倩不願母親受苦，硬着頭皮回去了，誰知道怎樣結果，倩總不至於屈服的吧！」雙半躺在床上望着梅麗底臉。

「蘭呢？」梅麗抽出床頭的絨衣穿上，雙手互握着。

「蘭從清早就跳出去，不知作什麼，也許已經找到愛人了。可是樣子不像，誰會喜歡她

呢？一個已經結了婚的而且離婚手續還沒辦清的人。」

「也許有人會喜歡她的，我想，若是拿着結過婚和未結婚作準繩來挑選女人，那樣人就不值得我們找了，不是嗎？雯姐。」梅麗拉起來要底手。

夕陽從右側的窗中伸進來，在地上投下來黃色的方格。

三人暫時沉默着，無聲地望着那幾塊跛動的光影。

「秀文！我也去加入你們底合股的家吧！」梅麗找到了一線希望似地，臉上現出來一點

微笑。

「爲什麼不在家住了。」秀文驚異的。

「家，不容我住，不，是我家住不了，我想那樣自己掙，自己花，自己作，自己吃，比我這飯來張口舒服得多的。」

「隨你吧！你願意來我們倒是不會拒絕的。可是你家絕不會放你的，不是嗎？」秀文走到書桌前，替梅麗整理着亂堆着的書籍。

「我知道他們不會放我，要等他們放我就該死了。」梅麗下床來，拉開窗門，拿出一碟糖來。

「這會，不比一年前，你家，有錢，米麵存的沒過頂，什麼時候吃什麼時候有，外邊，才難呢，一家二斤米票，二斤麵票，頓去，清早起來接到下午四點還領不着，人太多，擠不上去，簡直沒法子，吃高標米還得托人買，至米面兩毛錢一斤，你知道我們現在吃什麼，鹹菜熬蕪下，窩頭，饅頭饅頭還不夠，上月虧了十幾天，一月四十元，吃，穿，住連行都在內，一件旗袍起碼十元，一雙皮鞋廿五元。過去吧！這叫時代的女子職業。」秀文一下躺在床上，望着白白的天花板。「而且，覺着從家裏走出來不算回事，其實跟着就得走進另一個去，父母底和自己底並沒什麼兩樣，一樣的洗衣服，作飯還得看孩子，到天邊也是扮演着受欺侮的脚色。想不結婚，一人活不到老，那個公司那個商店會要放着二十歲的女士不取而取四十歲的老太太呢，左右這點事，小學畢業的也幹得了，高中畢業也顯不出太高來。」

秀文憤憤地走到鏡前去，要和梅麗目隨着她，顯然地秀文底話在三人底心中掀起了波浪。

「結婚要也算是職業，到四十歲的時候一樣不會有人要的。」梅麗說，再輪到床上用手帕蓋上了臉。

「我死了，要姐，你們哭我吧；我明天就嫁到朱家去，你們都當我死了那樣地記念我，

我邊彷彿舒服一點似地。」梅麗僵了似地挺直了四肢。

「能這樣輕易地死了倒好呢。」雯拉下了梅麗臉上的手帕，嘆息着。

「雯姐，不說了，我們走走，我心裏悶得利害，這屋裏憋得透不過氣來，你們陪我，趁我娘還沒禁止我行動的時候，爲什麼不多玩兩次呢？」

梅麗猛然地跳起來，拉過來手巾去洗臉。

出了黑漆的掛着白宅的木牌的大門，梅麗仰天呼了口長氣，左右擺着，雯和秀文的手。

「雯姐，今天放膽到鑿子街去走一回好不好，我想去看看不知道爲什麼我對那些爲大人們所不齒的姑娘覺得很親，將來我也許去，不，我去作馬路天使，我以爲如其賣給一個男人去作太太去作室內的安琪兒，還不如去作野妓不如去作馬路天使好呢。」

梅麗看那剛亮起來的第一隻衛燈，決絕地說。

轉過了橫街，繁華的夜之都挑出來歇斯迭里式的興隆，人們擁擠着，雜沓着，夾雜着汽車的吼聲。

三人滑行在人行道裏，百貨店的窗飾擺着新秋的服務，梅麗拉着了雯。

「雯姐！我結婚時你替我作件衣裳。黑的，從頭上直到腳底下要一塊整的布，等我死時好拿去鋪棺材。」

梅麗用手比量着。

突然，一個人只撞到三人眼前來，手中的一束花擲到梅麗底臉上。

「姑娘！你要花嗎？姑娘。」

舌頭不成形地搖動着，生硬地操着當地的土語，酒氣只填到三人底臉上，襯衫半開着，裸露着前胸。領帶歪斜到一邊去。

三人焦灼地望着街中。一輛空車救命地駛過來，三人急急地跳上去。

「快走，快走！馬車。」秀文惶急地催促着，雯和梅麗憤恨地撫着自己底跳動的胸。

醉了的人踉蹌地在車後追上來，看見車子逐漸遠了。大聲地吵嚷了些什麼，接着怪聲怪氣地唱起了。「夜深深」的歌。

第一隻燈

「雯姐，爲什麼早不告訴我？今晚還要我陪你來。」

梅麗拂開吹到臉上來的柳枝，向着雯底臉。

「雯不是告訴你了嗎？」雯驟閃地。

「不，不是現在，我說王先生說給你介紹這位先生的時候。」

「我……」雯咬着自己底嘴唇，「我想這是沒意思的，抱着結婚的心思來會見，還不如鄉下相媳婦來的準確，那至少還有別人幫着看。這樣單單地兩個人對着，怪僵的。我原不想來的，但又覺得這是一個機會，麗，你別笑我，我覺得也許有希望，這樣……」

雯竭力地低着頭，女人底自尊心迫使着她底話囁囁着。

「雯姐，我怎麼會……」

梅麗拾起來雯底臉，滿溢着友情的雙眼直對着雯底。

一會，雯繼續着。

「王先生說，那位先生今晚就要離開這，條件各方面都合適，要是能互相中意不更好嗎？我……」

「雯姐！」梅麗熱情地打斷了雯底話，「你該來的，雖然見了沒什麼好印象，以後還可以寫信的，認識總比不認識好，我們不是認識得太少嗎？」

並坐在公園小丘背後的雲和梅麗，興奮地談著，夕陽一點點地落下去，面前是一片榆林，頭上是柳，腳旁殘存着不知名的小花。

榆林逐漸幽暗起來，一隻小鳥啼叫着飛出林去。

望著消逝了的鳥，梅麗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輪到草上去。

天上殘存着淡了的晚霞，長條的淡粉色的晚霞播瀾著，又慢慢地散開來。

「雲姐，你說我該去找琦一下嗎？」梅麗向着天，她底眼是琦底繁瑣的會。

「你自己想呢？我以為你是應該去看他一次的，我想也許有人中傷你們也不一定，不對嗎？小梅麗。」雲移到梅麗身邊去，看着梅麗的眼睛。

「也許，可是……」梅麗想起了雲底紅漲着的臉。

「不，雲姐，」梅麗翻身伏在草上，嗚咽着：「他不是愛我，他不會再理我的，我知道，但我想他，這幾天我安靜了一點，他却加倍地苦著我，娘替我辭去了稅局的事，我怕他知道了難過，又願意他知道。他是鬼，他騙我。」

「梅麗！別這樣興奮，被人聽見了。」雲抱起來梅麗，替她擦着臉。

「家裏已經替我定了朱家，而且正在為我作着嫁粧，我不知怎樣才好，我想自殺去，又

沒有勇氣，也彷彿並沒有值得自殺的事。我想大病一場也好，但也不病，這樣下去，我會瘋的。」

梅麗倚着雙底胸，搖着自己底手帕。

「梅麗，你還是沒安靜的緣故，你不長說人活著在吃飯之外還該有一個自的嗎？你還勸過我，寫點什麼，學點什麼，你自己爲什麼不那樣作呢？委下心去作一件工作，盡進你整個的精力去，用不上兩天你就會安定的，安定了再想對策，不管是對朱家也好，對琦也好。」雙用着大姐姐底慈愛撫着梅麗底髮，溫存地說着。

「雙姐，我這會才明白我是最沒用的一個人，我就會說嘴到自己頭上時，完全一團糟，我駕馭不了我底感情，我又沒有那樣大的毅力，去反抗去報復那壓迫我底一切，這樣的結果，也是自己找的，我……」梅麗低下了自己底頭，一會，梅麗再仰起臉來望着小丘上的茅亭。亭邊的一隻燈突然地亮了起來。

「雙姐，他們什麼時候來呢？」

梅麗轉過臉來向着雙，岔開了剛才的話。

「七點。」雙瞧着梅麗底臉，明白了似地說。

「地址呢？」

「池畔。」

「那我們該去了，現在七點前五分。雙姐，一會你活潑些像平常跟我們在一塊時那樣最好，別一句話都不說，就不至於太僵了，還有我想在見了他們之後依舊到這兒來等你，回去的時候你來招呼我。」梅麗點起來，替雙姐整理着頭上披起來的髮辮。

「爲什麼呢？麗，爲什麼？」雙姐異的。

「不爲什麼！雙姐，我以爲兩人說起什麼來是比有旁人在場時自由得多。」

深夜的七點半鐘

重慶小丘下的草上，梅麗覺得冷空穆利書。

雙姐將和那位先生說些什麼呢？那位中年看去又拘謹的先生。他們會彼此中意嗎？中意又能怎樣呢？真的見了，一回就定婚？就結婚嗎？你個這纏綿的愛的鏡面書。

梅麗無端地碎了一口吐沫，用手拉下頭上的綫結來。

「繫什麼綫結，好看是禍水而且不是爲陪雙姐才來的嗎？陪雙姐爲什麼要加意地打扮

了自己，要顯示年青，要顯示美貌，無聊，孔雀式的炫耀，肯付出真愛的人是不在乎美貌的。」

不自禁地想起琦來，恨心的，五天沒見了，縱然不能到家中去，不也可以寫信送到愛姐那兒去嗎？他不是愛，他是玩，他拿自己消遣了這幾個月。

梅麗重想起在一條椅子上隔開一點坐著的愛姐和那位先生。

於是寂寞由四面八方罩了下來，梅麗覺得宛如置身在網羅中。

無端地想笑，而且想吼似的大笑。

梅麗高高地揚起了頭，抖動着波似的長髮。有人聲，而且踏踏地走近來，鞋聲夾雜着醉了似的離奇的語言。

梅麗底心驟然地猛跳起來；她想起來那次街上的醉鬼，那不止一次的獨行時所受過的委屈。

爲什麼一個人跑到這樣幽暗的地方來呢！見鬼。

步驟進了，直登上了身後的小丘，梅麗本能地站起來，拿好了錢包。

「白小姐！」丘上的人招呼着，稔熟的聲音。

梅麗轉回身走。是老張，裹着灰色西服的身子操腫地擺動着，肥滿的臉上露着精悍的笑，燈從他身後照過來，爲那圓圓的身子描了一條光明的邊緣。

「噢！」梅麗底心安定下來「張先生！」

「你一個人嗎？」張用手杖撥動着草，走下來。

「是……不。」

梅麗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她不願張來伴着她，也不願意回到雯姐那兒去，又沒有勇氣再一個人繼續着坐下去，她遲疑着。

「那麼，是等王……」

「不，是等一個女朋友。」梅麗清楚地說着，望着張底臉。

「白小姐，王先生回K地去了，今晚可以回來了吧！」張走過來，站在稍稍隔開一點的草上。

「什麼，」梅麗覺得變羅一激，身子傾斜在草上。「他——回——去了——我——不——知——道。」

「你請假的那天早——走的，你辭職的事情他還不知道。」

張鋪一塊白手帕在草上，梅麗底脚旁坐下，梅麗慢慢地支起來上半身，用最大的努力嚙

下去昇上來的淚水。

「白小姐！」張慢慢地，眼珠滾動着，窺着梅麗底臉。

夜圍索的梅麗底臉，泛着死似的青白，大眼睛明亮地，眼珠上罩着欲墜的液體，嘴唇歎斯迷里地顫動着。

「白小姐！您走了，真是我們稅局的最大損失，班士，少了您，真如少了一棵星一樣，人人都感到了黑暗……」張劃着眼前的草，半笑着說。

頭漲着，漲到木然的程度，心中絞着一團繩子似地，彷彿張是說了些什麼，但梅麗並沒有聽清楚，她含糊地點着頭。

丘上的小小的咖啡店，放出來表示晚市開始的留聲機聲。

一個女人悲哀地唱着，強調的伴奏混合着女人底挹的音充溢在頂上的大空裏。

一道電光突然金蛇似地在臉上一轉，又倏地從面頰小的榆樹隙間收了回去。

張機聲地站起來，梅麗半清醒地睜大了眼睛，林左的碎石子路上，有人厲聲地喊着「出來。」

「走吧！白小姐，我們倒霉，遇上了。」張低聲地說。

梅麗明白了，一半，腿越發地攢動起來，她竭力挑起來身子，搖搖地又要墜下去。張不自禁地扶了她一把！

「還他媽拉拉扯扯的呢，痛快滾出來。」

林外的人急了，腳頓着地，大聲地吵罵着。

站在滾圓的石子路上，梅麗努力穩着自己底兩腳，頭上正有一隻燈，這驟然的光亮使她底眼睛迷離着。

那條電光嬉戲地又在臉上轉了兩轉。

梅麗閉起來一半眼睛瞧過去。

是兩個人，兩個穿着黃衣服的人，他們身邊橫騎着腳踏車，似乎兩人正在出巡中。

一個矮胖，另一個高高的，矮胖地正奔向張去。

沒等梅麗思索，「拍！拍！」身側起了肉擊打底肉的聲音。

梅麗迅速地側過了身子。

那矮胖的正恣意地向張臉上掄着巴掌，張底左右臉上交替地顯出來紫紅。

矮胖的罵着「不知廉恥，上草地裏去，開個房間方便不方便，有傷風化，非打你不可。」

張只無言地承受着。

憤怒與侮辱炸開了梅麗底胸，梅麗抱不平地邁開了腳，她要去隔開他們。身旁的高個子扯着了梅麗，做了個尷尬的笑臉。

「你別心疼，他不過教訓教訓他就是，這，哪天都有幾份。」

「你穿什麼洋服，沒臉的，你他媽的……」

矮胖的一個似乎打足了，巴掌的速度慢了下來。

「說，你是哪的，你們什麼關係。」矮胖的把雙手往腰間一叉，吼着。

「我是稅捐總局的，她也是，我們是同事。」

「什麼稅局的，扯他媽的蛋，同事的跑野地裏來幹這個，這麼深更半夜的。」矮胖的又跳起來，霍的一個很響的啣口實在張底左臉上。「這般的欺騙，非尋着你不可。」

張掏出自己壓名片夾，並且指著身上的徽飾。「那是得國上人，高高手設計方便，現在」張掏出夾中的筆「也不過七點半鐘，同事的在公園裏遇見了說兩句閒話到那個國家裏也行得通。」

這樣不軟不硬，張把名片遞過去。

名片印着四方的宋字

××稅捐總局一等翻譯官

張振邦

興國××

接了片，矮胖的一頓，隨即「搜他，這小子是藍衣社，違害治安的。」又作勢要撲上來。

「得了，」高個的開了口：「算了吧！咱們還另有公事，說是稅捐局許沒錯，都是一國
人得饒就饒吧！」

矮胖的得了台階，鬆了手中揪着的張底衣領「算你福大，碰着李警官給你講情，不然，
哼一報是藍衣社，一桶辣椒水就叫你找媽，看你還有心出來吃野食沒有。翻譯官能怎樣？話
說得好也得有理在。這會兒的警察你當還跟事變前的一樣呢，怕你們官老爺。矮胖氣洶洶地
整理着自己歪斜了的皮帶，聲調已經不那樣吃人似的了。

「得嘍！王大哥，讓他們去吧！咱們也得走啦，以後記着別再犯就好。」高個的鬆開了

梅麗，過去拉起自己底車來。

「忘不了您這回教訓就是，」張冷笑着「咱們都是給人辦事的，碰頭的時候在後頭呢，張某可不是見了外國人就魂飛的。」

「得了，張先生，你也別在意，一時的誤會誰也免不了，你不知道這事多着呢，像你這樣的同事溜公園，自然是沒關係，可是……王大哥也是辦得冒撞點，您這叫受了壞人的影響了。好吧，我們還有事，改天再見吧！」

矮胖地也露着哭笑不得的臉色過去扶起了自己底車。

說着再見！兩人不再回頭地馳開去。

「白小姐！」張轆過來身子「你受驚了吧！這群東西，也不過仗着有幾個巡官給撐腰，就這麼揚氣起來了，多會碰見了他們頭，兩句話就得叫人打折了腰，你……」張勉強愉快地笑出來。

梅麗靠着電燈柱子，雙手按着胸，臉上殘存着驚懼和被侮辱的興奮的餘驚，她緊嚙着下唇，正在努力地安靜着自己。

「白小姐……：怨……：」張再走近一步來。

剛才壓下去的底心絞痛再泛上來，眼前跳出來矮胖的叢生着鬚須的黑臉。
梅麗突然地反轉了身子，頭頂着電燈柱子，哽咽起來。

晴天霹靂

彷彿外面天已經亮了，直坐了一夜的梅麗，遲呆地過去擦開了厚呢的窗帷。

秋的清新的晨光愉快地流進來，院中充溢着淡青的晨霧，東天飛起來絳絲的朱紅。

清晨特有的潑刺的生命力活潑底梅麗底心，梅麗覺得心中彷彿推開了一扇窗子似地重又見到了一點光亮。

一夜直如瘋人，身子在昂奮時自己捶打過的地方，殘存點點的紅斑，書散漫在地下，琦照片和信被撕成了碎屑寂地臥在書上。

頭沈，梅麗這時幾乎全無思索，只傻了一樣望着那睡過了二十年的自己底牀。

壁上的鐘鏗然地敲了六下。

目光移到鐘上，梅麗恢復了一點知覺似的撫摸着自己底臉。「看琦一次去吧！總然他是去結婚，他到底是唯一的最愛自己的人。」

她叩好自己底衣裳，慢慢地開了房門走去。

院子依舊在靜寂中，所有的屋子都垂着窗帷，家人們都在睡，至少還要睡五個鐘點才能起來，一種過分孤獨的感覺重攪着了梅麗底心。

通過了甬道，轉過了屏門，梅麗輕輕地旋開了大門底洋鎖。

街也清靜着，間或有一兩個人迅速地走過去，馬車一輛又一輛地拖着閒散的步伐。

梅麗 眼睛向街中一轉，她想爲自己叫一輛車子。

突然，她底視線攪着了一個人，一個押黑色的帽子戴得低低的人，他是琦，以往他會不止一次地在清晨來這等着她。

梅麗飛似地跑過去。

兩手插在衣袋裏，臉青白着，身子似乎不耐晨涼地抖動着。

兩人轉入身旁的僻靜的小巷中。

「哥！」梅麗熱烈地叫着，不能自禁地上去握着了琦底手。「你是回家去了嗎？」

琦往前逼視着梅麗的臉，直到兩個險快相碰的時候才停着，他慢慢地點了點頭。

「你……」梅麗底手無力地鬆開，眼前迸飛着金星，她覺得一陣頭暈，把身子靠在人家

的土牆上。

「我是回家了，我是回家去進餐，我要把我整個地獻給你，我用了我最大的犧牲，我背叛了我底父親。昨夜我懷着幾乎要歇斯得離出森林心幾顆到了客廳，我作了一夜幸福的夢，今早晨再也忘不了地到你家門前敲門，我還我底愛得到你，我對着東方的太陽。」笑底聲音顫顫但沉重地一個字一個字地還響着，頓了頓，盯着梅麗底臉。

梅麗底頭脫開了土牆的倚靠，兩腮透出一紅色。

「但你已不是從我底懷中飛出去，你不要我，不，你原就是騙我，你不過以我消遣了你底寂寞，你告訴我你有愛人，我不信，到今早晨我才知道，你不但有愛人，而且還不止一個。

兩裸大的淚從琦底眼裏流出來，琦忍着哽咽繼續着，「到今早晨我才知道，到我見你底前五分鐘我才知道，但我不怨你，我懦弱，我因循，這是我應得的懲罰，我如果再早一點地獲得了我底自由，我一定可以得到你。你……」琦突然發了地笑出來，他狠狠地抓住了梅麗。

「你，你給了我搶回我底自由的勇氣，你給了我幸福的夢想，但結果你不但收回去一切，還賞給我致命的打擊，我！想不到你是愛那個蠢張的。」

琦忽然地摔開梅麗底手，從衣袋中掏出一張小報來，擲在梅麗底臉上，她那樣眼淚縱橫

地跑出巷口去。

梅麗一怔，沒容她思索，琦已經沒了蹤跡。

「哥你，哥」梅麗哭叫着，拚命地搶出小巷來，街上已經擺攤了曬櫃序幕，人踏沓着，車子跑着。賣東西的小販大聲地吆喝着。

梅麗焦灼地搜尋着，眼前只是一個又一個的陌生的臉。

無可奈何地走近了自己底家門。倚在閉着的門扉上，她打開了報紙。

報紙的左下角折起來一塊，她飛快地打開來。

一個三段的標題。

道後淪亡

女職員公園竄笑

廉恥全無

編譯官飽吃巴掌

本市××總局有名花瓶員其姓者，年方及笄，貌美風流，昨年卒業於×市高中，今春投考××總局爲司賬員，在校時即有浪漫小姐之譽，就職後更加風流自賞，每日搔首弄姿，以致一般登徒子之男同事者流，爲之神魂顛倒，爭端叢生。昨晚該女又約翻譯官康公園叙情，兩人正擁臥草上，情意綿綿之際，不幸爲出巡中

之二警官發見，隨將一對野鴛鴦揪至大路之上，固有鬧社會風紀，對某翻譯官飽以老拳云。

又，該翻譯官被打之際，該女心慘生情，竟跑至翻譯官身畔以己身遮中，因之該翻譯官脾氣少起幾條案印，該翻譯官亦可差堪自慰矣。

又該女本係名門小姐，父以顯宦而兼巨賈，平日雍容自重，家教森然，該女或將遭受被逐之虞耶，一切詳情，容訪再誌。

眼前一陣昏黑，梅麗緊蹙着眼睛再瞧那張半頁的小報。

報紙上的字蠕動着，蠕動着，一群黑蟲似地爬上心來，梅麗感覺得心非癢非痛的難受，她反過手去握着了門鈕。

「四姐，你，你怎麼這樣早就出來了。」有人在身後扶着她，那是她底唯一的弟弟小五。

「五！」梅麗軟攤在五肩上，「五，你扶我回屋去，我，我病了。」

軟禁

「三孃，你抽煙吧！我去給你找洋火。」梅麗拚命地振作着自己，作出笑臉來，「不會

抽煙，老也起不起來預備。」「不要，四姑娘，你先別忙，」穿袍的三十多歲的三爹，笑着阻止着梅麗。

「不麻煩，那邊大廳屋中坐着，您……」

「更不用了，可別去惹她，那小娘們的嘴刀子似的，好話也帶刺，誰受得了。」

三爹皺了皺眉，望着梅麗底臉。

梅麗原有僥倖着，這樣的被望，她底心更加慌亂起來對。三爹的不意地光降，在飽受了驚恐和憤後的梅麗，直如脫出了一層地獄又入一層中，她明白那狡黠的三爹絕不會無緣由地前來的。

三爹的眼睛閃動着，有一種從未在她眼中出現過的愛撫在流動着，梅麗底心稍稍地安定些。

「你娘今早沒叫你？」三爹曖昧地笑了笑，再望着梅麗底臉。

「什麼？」梅麗一鳴，她不自主地聯想到那張報紙，爸看見了，叫娘問的嗎，爸是向來不看小報的，也許隨便看了去報功，不，都不至於這樣早，他們也不過懶起來。但梅麗底心不能自禁地猛擊着胸膛，她緊張地唯着三爹擦得又紅又白的臉。

「我說你娘叫你沒有？」三權慢慢地說，再笑着望着梅麗。梅麗搖着頭。

「到底不是親生的，不疼，你那位娘，別看像是跟你挺親，心可不毒去啦，就是碰上你這種忠厚的孩子就是了，換個人，早不受她底了，那有這樣的事，不跟孩子說的。」

坐在床上的三權，眼睛轉動着，望了望窗外，作出慈愛的樣子拉起來倚着小櫃站着的梅麗底手。

「真沒叫你跟你說什麼。」

「我邊顧你。」梅麗勉強笑着。

三權頓了頓，

「四姑娘，朱家這頭親事你自個願意不願意？」

三權繼續大灣子。

梅麗遲疑着，她不知道怎麼回答好，朱家底事，梅麗明白只有自己才是不願意的，至少，家中人都會因了朱家炫目的禮物，起過羨慕的。

她垂下了頭。

「我想你也是不願意，這年頭，哪個姑娘不想自己找個稱心如意的，朱家是不错，是有

錢，可是……」

三孀又頓了頓，再瞧着梅麗底臉。

梅麗望着天，她底心已經一半從三孀的話中飛出去，她想著琦，她要去找他，她要去向他說：她是他的，而且她下了決心和她走出這塊地方去，她焦灼於三孀的嘮叨。但她不能容她走，二十年的家教使她明白對長輩要溫順，使她知道最好表面上要對別人好。她就這樣爲討別人喜歡，第一次失去了再次上學的機會，第二次無目的地被人給定了親，如果她再倔強一點，她也許依舊在提著書包上學，也許有機會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去，至少朱家底事娘和爸不會這樣悄悄地就給定了的。不。至少在一切誤會沒發生之前，她會和琦走出去。

「四姑娘！」三孀低喚着。梅麗惘然地收回來奔馳出去的意境。臉不自然地轉向三孀。

「朱家的那位少爺家裏還有一個人哪，是什麼跳舞的，兩人在外邊租小房子過，老太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不知道，這將來不都是魔難嗎？咱們好人家的姑娘，哪能跟那種人處禱了？還有，還有，那位少爺還有一身髒病，那病一輩子也除不了根，你娘，這不是硬拿自個姑娘往火坑送嗎？」

三孀低悒地，表示着不勝氣憤又婉惜的神氣，梅麗底心從報紙上放下來，朱的事，早在

她意料中，她知道那位少爺自然會玩出來這些有錢的少爺的玩意的，但她作出來驚愕的樣子，一絲得意的笑在三嬸底嘴邊浮起，隨即曇花似的逝去。

「你別看我是你嬸子，我心可比你娘都疼你，今早上我一聽你福叔說，我底心就跟刀搗似的，你三叔不在家，你二叔他們跟路人似的，誰能替你說句話？我又嘴笨。唉！」

三嬸故意長地嘆息着，窺看梅麗底臉。

梅麗把頭埋在自己底雙臂裏，她聽見了壁上的鐘聲，那是十一點，她正好這時候去找琦，琦今天一定會回公廩去，他每當心裏不高興的時候，午間都回公廩裏躺着，她可以在他必走的路上等着他，這樣可以不看公廩老板無言的蔑視的臉色。

梅麗抬起了臉，作出難過的樣子。

三嬸拉過梅麗底耳朵來。

「還不單這個呢，你娘把咱們這所宅子押給朱家了，押了十萬，入到朱家的紗廠裏，股票寫的是你大哥的名字。你二叔不是張羅着分家嗎？你娘假裝好人，不分，宅子先自個這樣住着，紗廠得的花紅就够朱家的利錢了，她借着你結婚這原因也搬到天津去，你爸又正托朱家給運動着事，把你大哥大嫂一帶，他們那一股賞心樂意地在天津一住。過個三年、四年的朱

家把宅子一收，你娘那時打算說是你爸爸當參議時運動事早就把房子押出去了，這樣一來，實惠不都叫她一人得了嗎？你說她心狠不狠，害了一家人就她一個人享福，連窩都給我們拆了，我們不也是姓的「白」字嗎。」

三姨狠狠地嚼着牙齒，稍歇歇，又接着。

「預備這兩天裏就走，咱們存的米，麵也偷着往出賣呢，叫你福叔給寫花賬，怒你福叔不跟她一條心，給你福叔一百塊錢，還假說帶福叔一塊上天津去，你福叔什麼不明白，她這樣地用人一大陣完了就一甩，誰也不能受，你福叔可真是好人，若不是昨晚心裏鬱屈喝醉了還不能說這些話呢。一百塊算什麼，一袋子面多插五塊錢，早就出來了，你說你娘這叫什麼人，這……」

三姨站起來，走到窗前四外望了望。回來，再俯着梅麗底耳。

「你娘這會就看你當寶貝，怕你跟他劈扭朱家的事就全完，所以趕快把稅局的事給你辭了，怕你走野了心，你這會也別難受，也別說什麼，上你娘屋裏巡過去，若看見押房子的字據真有，真是有押房子這回事了，你告訴我，我一會就坐火車去找你三叔，回來一報官，不用說別的，就說私存米面，私賣米面，這一樣就不得了，若不給她手瞧瞧，她還上了天

呢。誰叫夥裏的家業她私賣了呀。」

三孀重嚙着牙齒，瞧着梅麗底臉。

梅麗底心急得油煎似的，她眼瞧着鐘的指針一分一分地挪過去。她恨不得一拳打出了三孀才痛快。

「你三叔回來，準能把朱家的事給你退了，你想，你自個的親叔叔能不管她底姪女嗎？」
三孀再找補着。

梅麗明白福叔爲了將來不能再吃這碗飯，調唆了三孀，三孀來設的最高目的也不過想利用自己去看看究竟有沒有字據，而證明福叔的話是不是真的而已，誰會想到自己呢，除非他們想藉自己得到點什麼。

梅麗裝作明白又感激的臉色點了點頭，她切望着三孀出去，她作出來要上前辭去的樣子。

三孀安心地開門口走去。

「千萬別說什麼，趕上你姨不在屋更好。」三孀再囑咐着。

梅麗替三孀拉開了門。

一個人忽忽地走向門前來，幾乎撞到了三嬸。

那是穿着女事務員的工作服的秀文。

秀文收住了腳，恭敬地向三嬸行着禮。

「嗨！你來的正好，四姑娘正悶的難受呢。多玩一會吧！我屋裏有點心，回頭叫老媽子給你們送來。」

三嬸笑着說。

「謝謝你，好些日子沒看見三嬸了，慫好。」秀文也寒暄着。

「你不再進來坐會。」

「我不啦！你們進去吧！」三嬸走向月亮門去，目送着三嬸身影轉過了月亮門後，秀文拉起梅麗底手。

「麗，怎回事，今早我上班時看見琦了，他正買捆行李的繩子，他說他辭職了，明天早六點回家，另外再問什麼也不說，臉難看極了。」

「什麼？什麼，他說他回家。」梅麗底腿軟顫着，她順着秀文底身子往下滑，曠登地坐在地下。

「還，你，」秀文拉着梅麗的雙臂。

「難過不行，你看他一次去不好嗎？」

「我去！我去，我爲什麼不去呢？」梅麗凄凄似地，「他不會走，他說他愛我，他愛我！」
秀文，秀文你拉我去呀！」

瞧着梅麗底怔忡的樣子，秀文溫存地扶好了壽繩。

「走吧！還，我送你去，回來再上班。」

將要轉過屏門，娘底屋門開了，王媽急急地走過來。

「四小姐！你要上得不是。太太叫我陪你去，還是給你底車錢。」

王媽陪笑着。

「什麼，太太叫你陪着我，陪着我呀！」梅麗又哭又笑地擦過王媽手中的錢來，仰天幫

開去。

秋風挾着片片的紙幣，飛旋着，飛旋着。迷茫。

娘叫王媽在梅麗屋裏，說「梅麗病了，看夜裏梅麗醒了，要什麼不方便。」

梅麗明白娘江鏡王媽來，只爲看着自己而已，不是那篇小報被爹發見了，就是娘又讓

見了什麼消息證實了她想像中的梅麗在外面戀愛了的事。娘們知道自己底戀愛，在梅麗匆寧說是高興的，這樣她彷彿放出來口悶氣，她也可以借着娘和爸大發雷霆之際跟他們弄翻了走出去。但娘並沒那樣，她更愛愛了梅麗，她爲梅麗煮了最愛吃的蓮子粥，她溫存着她直如一個最慈愛的母親。而且爸，向來不以女兒爲着的爸也特意地來到梅麗底房裡，在梅麗枕邊放下了足夠梅麗奔波半年的錢數，梅麗僵着了，她沒有可以抓住的口實去跟他們吵，雖然她明白他們也不過是豬銀肥了好殺的意思，又因爲向來沒在家裏得過這樣的溫存，她底心委曲又多少感激地顫動着，她把白色的被單遮在臉上，無力地悄悄地流着淚。

直到午夜娘們在海麗底房中徘徊着，看護着他們說她病了，梅麗底臉泛着死白，額上滲流着冷汗，昏神經質地蠕動着。

只有梅麗知道自己並不是病，她在熬受着心中的最大的焦灼，她想他們以爲自己病了真好，他們會因今夜的疲勞在明早更睡得舒適的，那時她可以悄悄地溜出去。目前，她只有一個信念，只有一點希望，那就是再見到琦。

朦朧中直到三時娘們才離開了梅麗底屋子，梅麗自己陷在半昏迷的狀態中。她不時地驚高處墜下的夢所驚醒，她不時地驚悸於黎明之將近，貼身的小衣，爲冷汗濡濕，賦賦地占奪

背脊上。

再次梅麗由噩夢中醒轉來，她瞪起了自己底眼睛，屋中點着一隻幽暗的藍色的小燈，屋中處處隱伏幢幢的黑影，那黑黢直似夢中的妖魔，那妖魔攫去了琦，鞭撻着自己。梅麗半清醒地摸著在夢中受著鞭撻部分的發著悸冷的背脊和前額。

突然，她記起了什麼似的翻轉了枕頭，枕下電光針的小錶上清清楚楚地照着五點十五分，她霍地跳了起來。

隨即立刻放輕了尙攔在床上一半的雙腿，她擔心地轉向睡在沙發中的王媽去。

王媽蹲曲着，合衣裹着毯子，似乎睡得正濃地透出來均勻鼾聲，嘴角垂着長長的口涎，梅麗蹣跚地下了床，腿軟顫着，四肢疼痛着之夜的折磨，她覺出自己是真病了。

她迅速地扣了衣裳，把枕邊的錢塞在了小小口袋中，慢慢地在地上滑行着。將要旋開屋門，她模糊地記得屋門是鎖着的，鑰匙在王媽手中。

走近王媽，梅麗提着發出來綉綉聲音的衣襟，她屏息搜尋着王媽周圍的一切。什麼地方都沒有鑰匙，王媽一定是放在身上，梅麗絕望地站起來，她翻閱着記憶中可以鑽出去的窗子，但怎樣去掀起那厚重的窗帷呢？光亮流進來，王媽會即醒的。

她不動地站着，宛如一個石影的塑像。

王媽動了一下，沙發透出了被壓抑地響聲，梅麗驚懼地用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敏捷把身子平放在地下。

毯子由沙發上落下來，蓋着了地下的梅麗。

半晌無聲音。

梅麗試探着推開毯子坐起來。

王媽平躺着，雙腿擱在沙發的邊緣上，藍色小褂的下襟垂下來，口袋的邊緣上露着鑰匙的紅繩。

梅麗底心緊張地跳動着，她平躺着伸出手來抓取了那段紅繩。

膝着到門邊，王媽依舊濃郁地睡着。

鑰匙放在鎖孔裏，梅麗最後掃視了屋子一眼，床，書桌，沙發，梳台，小鐘這二十年朝夕與共的東西。一股爽楚擁上心裏，梅麗的枯澀的眼裏備滿了淚水。

她決心地旋轉了鑰匙。

鑰匙鏗然地一響，梅麗倒抽了一口冷氣地把身子筆直地貼在門扉上。

王媽出了一句模糊的謔語，梅麗底心跳得幾乎沖出腔子來。

謝天，王媽依舊在睡，只是出了一句謔語而已。

梅麗鋪一樣，輕微的溜出了屋子。

院中靜謐的，角落裏存着尚未消淨的夜闇，花磚的甬道寂然地臥着。

提着衣裳，屏着呼吸，緊抑着蹣跚的胸。梅麗賊似地四下提防着，前進着。

熟穩地旋開了洋鎖，梅麗把身子從扁的門縫擠出來，鏗然地帶上了門。

門在身後沉重地一響，起了金鈔相碰的聲音，梅麗知道門已經自動地鎖上了，她仰天長呼了一口氣。迅速地跑入身旁的樓巷中。

巷中渦漩着夜來的冷風，風嬉戲地吹着梅麗的薄綢的長袍。梅麗冷得牙齒打着戰，她拚命地向巷口馳着。

出了巷口，她傾倒了似地投到一輛衝車裡，放出了最後的一點力量告訴車夫上車站去。

隨即倒了似地靠着車壁，眼前迸飛着金星，腳間起了欲嘔吐的惡心

昏迷着隨車子的奔馳，天已經升上來朝紅，遠處響起了汽笛的吼聲。

梅麗一下子坐直了身子，往前方睜大了眼睛。眼前迷濛着稀薄的朝霧，霧裏聳立着車站

的黑影。

「幾點鐘的汽笛？」

梅麗情急地問，她從車上站起來。

「五點半，也許六點，反正是那麼個時候。」車夫說，在馬背上加了一鞭子。

「這位姑娘上那去？」

「我，我送人。你勞駕快一點。」梅麗說，她幾乎急得哭出來，她抱着了爲晨風吹擊着的頭。

到車站，梅麗掏出了一張票子扔給車夫，用最大的速度跑到了出入口。

她聽見火車開行的鐘聲。

她直衝過去。

誰扯着了她的胳膊，她喘着濁重的氣息站着，是查票員，他帶着不在意又開玩笑的神氣。

「你上那去。」

「我，我送人，梅麗稍頓一頓。」

「送人，票拿來。」查票員不在乎地把梅麗往旁邊一推，大聲吆喝着擁擠的群眾。

梅麗困惑地望着眼前的人，那樣遲呆地擁擠着的人們，怎樣穿行過去買一張入口底票呢？

她抬起臉來看着鐘，鐘指在六點五分上。

梅麗底心驟然地冷縮着，冷縮到消失了的程度，她只覺得胸膛中真空，血液都停止了流動，她不由自主地往後退着，直到身體靠着了牆壁她不動地站立着。

一個戴着路員徽章的人過來。

「去K地的車開了嗎？」她帶了最後的一線希望急急地問。

「剛開。」那人在梅麗底青白的臉上投了一眼，平淡地「沒趕上車嗎？明天再來吧！一天就一趟。」

這平淡的話在梅麗底耳間爆開來，梅麗宛如聽見了一個炮彈的爆發，從頭到腳的一陣轟然。

她不動地倚着牆壁站着，儼木然地，眼睛茫然地直望着前路，恰如百貨店的窗飾中的模特兒。

良久，有人喝着，梅麗僵了似地望着面前的人們底臉。

養生着，醜惡的黑臉，惡狠狠地壓着梅麗。

梅麗怔怔望了一眼，隨即溜進城的鄉下姑娘似的，膽怯惶惑地在人群中挪動着自己，不知怎樣出了車站的門。

外面，陽光直射，人喧聲着，汽吐着必必的聲音。

梅麗緊閉着眼睛，陽光在一切東西上塗了紅綠的邊線。一切都在她眼前躍動着，旋轉，旋轉的渦心是蹄底流着淚的臉。

她慌動地揉着眼睛。

半晌，她拾起臉來，直向着藍的天，一堆白雲飄過來！

梅麗覺得眼前扯起一片雲霧來。

跋

小說這個文學形式看起來很容易，動手去寫却有相當的困難。所以愛讀小說的人雖有怎樣多，而結構嚴整的作品畢竟還很少見；中國新文學二十幾年的進展過程中，所以沒有一部偉大的「紀念碑」的作品產生，也是這個關係。我們平常把事情看得過於容易，常常漠視了它本身的價值，到幾年來創作界的收穫的貧乏，大的環境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一般讀者和作者漠視小說的價值，恐怕也不能關係吧。

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然有很多成型的作品產生，有的缺乏中心思想，有的沒有緊密結構，「小說散文化」的現象普遍的現象，這也就是作者懶把這件艱巨工作輕輕忽視的結果。這時候，如果有一二稍帶熱心創作不甘寂寞的作品出現，也自然為我們注意了。

梅娘是這作家中的一個，而且比較特出，有自己風格的一個。雖然她過去在另外的地方已經建立了相當的聲譽，我覺得能代表她作品的特色的，「魚」是很好的一本書。

梅娘的作品的片段的篇章，像在這文集裡收集的「旅」和「黃昏之獻」，「旅」發表的時候用 Conte 的標題，它又近於 Sketon，就篇幅難說不很長，然而裡面却十足具有故事性，和內容全然異形。這種作品的出現，我想是對庸俗作品的反動，孤寂的特立的奠下了新基礎。

德意志新體小說 Novelle 或 Short Story，像這集子裡的「魚」和「一個蚌」。後者在

格式上給讀者一種清新的空氣，「蚌」是象徵，然而故事刻畫却相當深刻。「魚」雖然沒有怎樣曲折的故事，在作者筆下文句出現很多感觸。同樣，「雨夜」也是這樣一篇作品。

更具體和切實的說，作者將這本集子平常的憂鬱告訴我們特別貼切，這原因一是她事先早有編者和作者的計劃，一是在文字上沒有絲毫阻隔和隱晦。做到這點也就不難而易舉的了。

就「魚」這本集子來看，可以分作幾個類別，這也許是不大恰當的。第一是「魚」，「一個蚌」和「雨夜」三篇作品，所寫是男女間的愛情故事，「魚」和「一個蚌」就大方面看來甚或很相似，「雨夜」則稍稍有較新的內容。第二是「旅」和「貴昏之歡」，前面說過是簡短的描述，體裁也由愛情故事擴展到整個社會裡面。第三只有「傑雷」一篇，和那些全然不同。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取材已經從男女之間到社會之上，更進至於描述人間的醜惡與感情了。在這方面說「傑雷」恐怕該是這裡面最成功的。不過這僅僅是個開始，作者的前途希望能在這條道路上展開。

寫了這些短領的話我覺得恐怕於作者還是「隔靴搔癢」不着要處，因為我自己原是一個不能寫小說的人，但稍稍知道一點寫作過程中的甘苦，同時在讀者的立場上也有一般人的愛憎，所以只願把這集子推薦給愛讀小說的人，我却應該無言了。

集家作進新

集二第

魚

權作著有

圖拾六價定

刷印日十二月六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行發日五十二月六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版再日十二月三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版三日五十二月二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著者

梅

娘

發行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元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館

發行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館

新民印書館



新 民 印 書 館 發 行